

相應部
第三十五至四十四經

蕭式球譯

目錄

三十五·六處相應.....	1
三十六·受相應.....	140
三十七·女士相應.....	161
三十八·閻浮迦相應.....	170
三十九·娑曼陀迦相應.....	175
四十·目犍連相應.....	176
四十一·質多相應.....	184
四十二·首長相應.....	194
四十三·無行相應.....	213
四十四·不解說相應.....	221

相應部·三十五·六處相應

一·內無常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眼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耳……

“鼻……

“舌……

“身……

“意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內苦之一

“比丘們，眼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耳……

“鼻……

“舌……

“身……

“意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內無我之一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

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耳……

“鼻……

“舌……

“身……

“意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四·外無常之一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沒有我是色這回事’、‘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色。

“聲……

“香……

“味……

“觸……

“法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法這回事’、‘沒有我是法這回事’、‘沒有法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法。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五·外苦之一

“比丘們，色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沒有我是色這回事’、‘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色。

“聲……

“香……

“味……

“觸……

“法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法這回事’、‘沒有我是法這回事’、‘沒有法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法。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

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六·外無我之一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色這回事’、‘沒有我是色這回事’、‘沒有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色。

“聲……

“香……

“味……

“觸……

“法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法這回事’、‘沒有我是法這回事’、‘沒有法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法。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七·內無常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眼無常，更不用說現在的眼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眼沒有戀棧，對未來的眼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眼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意無常，更不用說現在的意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意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意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意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八·內苦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眼苦，更不用說現在的眼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眼沒有戀棧，對未來的眼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眼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意苦，更不用說現在的意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意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意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意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九·內無我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眼無我，更不用說現在的眼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眼沒有戀棧，對未來的眼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眼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意無我，更不用說現在的意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意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意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意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十·外無常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色無常，更不用說現在的色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色沒有戀棧，對未來的色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色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聲……

……香……

……味……

……觸……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法無常，更不用說現在的法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法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法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法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十一·外苦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色苦，更不用說現在的色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色沒有戀棧，對未來的色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色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聲……

……香……

……味……

……觸……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法苦，更不用說現在的法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法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法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法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十二·外無我之二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色無我，更不用說現在的色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色沒有戀棧，對未來的色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色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聲……

……香……

……味……

……觸……

“比丘們，過去和未來的法無我，更不用說現在的法了。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過去的法沒有戀棧，對未來的法沒有愛喜，他進入一條對現在的法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第一無常品完

十三·等正覺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什麼是眼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耳的味、患、離呢？什麼是鼻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舌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身的味、患、離呢？什麼是意的味、患、離呢？’

“比丘們，我再這樣想：‘以眼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眼的味；眼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眼的患；清除對眼的愛著，捨棄對眼的愛著，這就是眼的離。

“‘以耳……

“‘以鼻……

“‘以舌……

“‘以身……

“‘以意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意的味；意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意的患；清除對意的愛著，捨棄對意的愛著，這就是意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內六處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內六處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我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十四·等正覺之二

“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什麼是色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聲的味、患、離呢？什麼是香的味、患、離呢？什麼是味的味、患、離呢？什麼是觸的味、患、離呢？什麼是法的味、患、離呢？’

“比丘們，我再這樣想：‘以色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色的味；色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色的患；清除對色的愛著，捨棄對色的愛著，這就是色的離。

“‘以聲……

“‘以香……

“‘以味……

“‘以觸……

“‘以法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法的味；法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法的患；清除對法的愛著，捨棄對法的愛著，這就是法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外六處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外六處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

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十五·味之一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眼的味，領會眼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眼的味；了解眼的患，領會眼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眼的患；了解眼的離，領會眼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眼的離。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意的味，領會意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意的味；了解意的患，領會意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意的患；了解意的離，領會意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意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內六處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內六處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十六·味之二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色的味，領會色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色的味；了解色的患，領會色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色的患；了解色的離，領會色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色的離。

“……聲……

“……香……

“……味……

“……觸……

“比丘們，我曾經作出修行：了解法的味，領會法的味，以智慧善見各種法的味；了解法的患，領會法的患，以智慧善見各種法的患；了解法的離，領會法的離，以智慧善見各種法的離。

“比丘們，如果我不能如實知道外六處的味、患、離的話，便不會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

“比丘們，由於我如實知道外六處的味、患、離，所以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稱我是無上等正覺。我的智和見生出來了，我有不動搖的心解脫。這是最後的一生，從此不再受後有。”

十七·如果沒有之一

“比丘們，如果眼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眼貪染的；因為眼有味，所以眾生會對眼貪染。

“比丘們，如果眼沒有患，眾生是不會對眼厭離的；因為眼有患，所以眾生

應對眼厭離。

“比丘們，如果眼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眼出離的；因為眼有離，所以眾生應從眼出離。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如果意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意貪染的；因為意有味，所以眾生會對意貪染。

“比丘們，如果意沒有患，眾生是不應對意厭離的；因為意有患，所以眾生應對意厭離。

“比丘們，如果意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意出離的；因為意有離，所以眾生應從意出離。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不能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內六處的味、患、離，便不能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不能得到自在。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能夠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內六處的味、患、離，便能夠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能夠得到自在。”

十八·如果沒有之二

“比丘們，如果色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色貪染的；因為色有味，所以眾生會對色貪染。

“比丘們，如果色沒有患，眾生是不應對色厭離的；因為色有患，所以眾生應對色厭離。

“比丘們，如果色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色出離的；因為色有離，所以眾生應從色出離。

……聲……

……香……

……味……

……觸……

“比丘們，如果法沒有味，眾生是不會對法貪染的；因為法有味，所以眾生會對法貪染。

“比丘們，如果法沒有患，眾生是不應對法厭離的；因為法有患，所以眾生應對法厭離。

“比丘們，如果法沒有離，眾生是不應從法出離的；因為法有離，所以眾生應從法出離。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不能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外六處的味、患、離，便不能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不能得到自在。

“比丘們，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一旦能夠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外六處的味、患、離，便能夠出離、斷結、解脫，內心便能夠得到自在。”

十九·愛喜之一

“比丘們，愛喜眼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愛喜耳……

“愛喜鼻……

“愛喜舌……

“愛喜身……

“愛喜意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不愛喜眼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不愛喜耳……

“不愛喜鼻……

“不愛喜舌……

“不愛喜身……

“不愛喜意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二十·愛喜之二

“比丘們，愛喜色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愛喜聲……

“愛喜香……

“愛喜味……

“愛喜觸……

“愛喜法的人就是愛喜苦；愛喜苦的人，我說，他不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比丘們，不愛喜色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不愛喜聲……

“不愛喜香……

“不愛喜味……

“不愛喜觸……

“不愛喜法的人就是不愛喜苦；不愛喜苦的人，我說，他能從苦之中解脫出來。”

二十一·生起之一

“比丘們，眼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耳……

“鼻……

“舌……

“身……

“意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比丘們，眼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耳……
“鼻……
“舌……
“身……
“意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二十二·生起之二

“比丘們，色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聲……

“香……

“味……

“觸……

“法的生起、持續、產生、出現就是苦的生起，病的持續，老死的出現。

“比丘們，色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聲……

“香……

“味……

“觸……

“法的息滅、平息、滅除就是苦的息滅，病的平息，老死的滅除。”

第二雙品完

二十三·一切事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什麼是一切事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一切事物呢？”

“眼和色，耳和聲，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觸，意和法。這就是稱為一切事物了。

“比丘們，若有人說這十二處不是一切事物，他要宣說另一種一切事物的話，他只是空說而已。如果問他所說的是什麼，他將沒有辦法解答，還有，他將陷入困惱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道理不是他的範圍。”

二十四·捨棄之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呢？”

“比丘們，應要捨棄眼，應要捨棄色，應要捨棄眼識，應要捨棄眼觸，應要捨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捨棄耳，應要捨棄聲，應要捨棄耳識，應要捨棄耳觸，應要捨棄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捨棄鼻，應要捨棄香，應要捨棄鼻識，應要捨棄鼻觸，應要捨棄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捨棄舌，應要捨棄味，應要捨棄舌識，應要捨棄舌觸，應要捨棄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捨棄身，應要捨棄觸，應要捨棄身識，應要捨棄身觸，應要捨棄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捨棄意，應要捨棄法，應要捨棄意識，應要捨棄意觸，應要捨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這就是‘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了。”

二十五·捨棄之二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呢？”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眼，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色，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眼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眼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

和捨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耳，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聲，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耳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耳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鼻，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香，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鼻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鼻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舌，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味，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舌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舌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身，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身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身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意，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法，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意識，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意觸，應要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這就是‘以無比智遍知和捨棄一切事物’的法義了。”

二十六·遍知之一

“比丘們，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呢？

“比丘們，不知眼、不遍知眼、貪著眼、不捨棄眼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色、不遍知色、貪著色、不捨棄色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眼識、不遍知眼識、貪著眼識、不捨棄眼識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眼觸、不遍知眼觸、貪著眼觸、不捨棄眼觸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遍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貪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捨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不知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知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知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知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知意、不遍知意、貪著意、不捨棄意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法、不遍知法、貪著法、不捨棄法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意識、不遍知意識、貪著意識、不捨棄意識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意觸、不遍知意觸、貪著意觸、不捨棄意觸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不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遍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貪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捨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

人，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什麼是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有能力盡除苦呢？”

“比丘們，知眼、遍知眼、不貪著眼、捨棄眼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色、遍知色、不貪著色、捨棄色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眼識、遍知眼識、不貪著眼識、捨棄眼識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眼觸、遍知眼觸、不貪著眼觸、捨棄眼觸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遍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貪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捨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知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意、遍知意、不貪著意、捨棄意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法、遍知法、不貪著法、捨棄法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意識、遍知意識、不貪著意識、捨棄意識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意觸、遍知意觸、不貪著意觸、捨棄意觸的人，有能力盡除苦；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遍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不貪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捨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二十七·遍知之二

“比丘們，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什麼是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呢？”

“於眼、色、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於耳、聲、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於鼻、香、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於舌、味、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於身、觸、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於意、法、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不知、不遍知、貪著、不捨棄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不知一切事物、不遍知一切事物、貪著一切事物、不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什麼是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有能力盡除苦呢？”

“於眼、色、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於耳、聲、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於鼻、香、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於舌、味、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於身、觸、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於意、法、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知、遍知、不貪著、捨棄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一切事物、遍知一切事物、不貪著一切事物、捨棄一切事物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二十八·燃燒

有一次，世尊和一千位比丘一起住在伽耶城的伽耶尸沙山。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切事物在燃燒。什麼是一切事物在燃燒呢？”

“比丘們，眼在燃燒，色在燃燒，眼識在燃燒，眼觸在燃燒，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我說，以貪欲之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來燃燒。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在燃燒，法在燃燒，意識在燃燒，意觸在燃燒，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在燃燒。以什麼來燃燒呢？我說，以貪欲之火、瞋恚之火、愚癡之火來燃燒，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來燃燒。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一千位比丘在這段解說中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二十九·帶來暗冥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一切事物帶來暗冥。什麼是一切事物帶來暗冥呢？

“比丘們，眼帶來暗冥，色帶來暗冥，眼識帶來暗冥，眼觸帶來暗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帶來暗冥。怎樣帶來暗冥呢？我說，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帶來暗冥。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帶來暗冥，法帶來暗冥，意識帶來暗冥，意觸帶來暗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帶來暗冥。怎樣帶來暗冥呢？我說，以生、老、死、憂、悲、苦、惱、哀帶來暗冥。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十·正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正確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正確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沒有‘我就是眼’、‘我在眼之中’、‘我在眼之外’、‘我擁有眼’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色’、‘我在色之中’、‘我在色之外’、‘我擁有色’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識’、‘我在眼識之中’、‘我在眼識之外’、‘我擁有眼識’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觸’、‘我在眼觸之中’、‘我在眼觸之外’、‘我擁有眼觸’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沒有‘我就是意’、‘我在意之中’、‘我在意之外’、‘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法’、‘我在法之中’、‘我在法之外’、‘我擁有法’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識’、‘我在意識之中’、‘我在意識之外’、‘我擁有意識’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觸’、‘我在意觸之中’、‘我在意觸之外’、‘我擁有意觸’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一切事物’、‘我在一切事物之中’、‘我在一切事物之外’、‘我擁有一切事物’這些想法。

“一個這樣沒有我想的人，會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正確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了。”

三十一·確當之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沒有‘我就是眼’、‘我在眼之中’、‘我在眼之外’、‘我擁有眼’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色’、‘我在色之中’、‘我在色之外’、‘我擁有色’這些

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識’、‘我在眼識之中’、‘我在眼識之外’、‘我擁有眼識’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觸’、‘我在眼觸之中’、‘我在眼觸之外’、‘我擁有眼觸’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比丘們，這些東西是會改變的。世人視這些會改變的東西為‘我就是這些東西’、‘我在這些東西之中’、‘我在這些東西之外’、‘我擁有這些東西’，就是貪染會改變的有，對有生起愛喜。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沒有‘我就是意’、‘我在意之中’、‘我在意之外’、‘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法’、‘我在法之中’、‘我在法之外’、‘我擁有法’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識’、‘我在意識之中’、‘我在意識之外’、‘我擁有意識’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觸’、‘我在意觸之中’、‘我在意觸之外’、‘我擁有意觸’這些想法。

“沒有‘我就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比丘們，這些東西是會改變的。世人視這些會改變的東西為‘我就是這些東西’、‘我在這些東西之中’、‘我在這些東西之外’、‘我擁有這些東西’，就是貪染會改變的有，對有生起愛喜。

“比丘們，一個人沒有‘我就是蘊、處、界’、‘我在蘊、處、界之中’、‘我在蘊、處、界之外’、‘我擁有蘊、處、界’這些想法，會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了。”

三十二·確當之二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呢？”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確當根除一切我想的方法了。”

第三一切品完

三十三·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一切事物是生法。什麼是一切事物是生法呢？”

“比丘們，眼是生法，色是生法，眼識是生法，眼觸是生法，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生法。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生法，法是生法，意識是生法，意觸是生法，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生法。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十四·老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老法……(除了“生法”改作“老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三十五·病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病法……(除了“生法”改作“病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三十六·死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死法……(除了“生法”改作“死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三十七·憂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憂法……(除了“生法”改作“憂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三十八·污染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污染法……(除了“生法”改作“污染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三十九·壞滅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壞滅法……(除了“生法”改作“壞滅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衰敗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衰敗法……(除了“生法”改作“衰敗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一·集起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集起法……(除了“生法”改作“集起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二·息滅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息滅法……(除了“生法”改作“息滅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第四生法品完

四十三·無常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無常法……(除了“生法”改作“無常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四·苦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苦法……(除了“生法”改作“苦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五·無我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無我法……(除了“生法”改作“無我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六·應知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應知法……(除了“生法”改作“應知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七·應遍知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應遍知法……(除了“生法”改作“應遍知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八·應捨棄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應捨棄法……(除了“生法”改作“應捨棄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四十九·應證悟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應證悟法……(除了“生法”改作“應證悟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五十·應知與遍知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應知與遍知法……(除了“生法”改作“應知與遍知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五十一·熱惱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熱惱法……(除了“生法”改作“熱惱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五十二·苦迫

……比丘們，一切事物是苦迫法……(除了“生法”改作“苦迫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三十三經相同)……

第五無常品完

五十三·無明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呢？”

“比丘，知眼無常¹，見眼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色無常，見色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識無常，見眼識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觸無常，見眼觸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知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知意無常，見意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法無常，見法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識無常，見意識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觸無常，見意觸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的人，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比丘，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五十四·結縛之一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斷除結縛……(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斷除結縛”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五十五·結縛之二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根除結縛……(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根除結縛”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五十六·漏之一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斷除漏……(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斷除漏”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¹ 在《相應部》的註釋《精義顯揚》之中解說，這篇經文中的“無常”也通於“苦”與“無我”。

五十七·漏之二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根除漏……(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根除漏”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五十八·性向之一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斷除性向……(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斷除性向”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五十九·性向之二

……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的人，能根除性向……(除了“斷除無明而生起明”改作“根除性向”之外，其餘部分跟五十三經相同)……

六十·遍知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遍知一切取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遍知一切取的法義呢？”

“比丘們，以眼和色為緣，生起眼識，三者¹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受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知道自己遍知一切取。

“以耳和聲為緣，生起耳識……

“以鼻和香為緣，生起鼻識……

“以舌和味為緣，生起舌識……

“以身和觸為緣，生起身識……

“以意和法為緣，生起意識，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受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知道自己遍知一切取。

“比丘們，這就是遍知一切取的法義了。”

¹“三者”是指根(眼、耳、鼻、舌、身、意)、境(色、聲、香、味、觸、法)、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三個地方。當這三個地方在一起時便會有“觸”(感覺官能的體驗)的產生。

六十一・清除之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清除一切取的法義……(除了“遍知一切取”改作“清除一切取”之外，其餘部分跟六十經相同)……”

六十二・清除之二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清除一切取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清除一切取的法義呢？”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

‘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

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清除一切取的法義了。”

第六無明品完

六十三·鹿網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鹿網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獨住，獨住’。獨住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結伴而住所包含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鹿網，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當有愛喜時便會有貪著；當有貪著時便會有結縛。鹿網，一個被愛喜的結縛所束縛的比丘，便稱為一個結伴而住的人。

“鹿網，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鹿網，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鹿網，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鹿網，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鹿網，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當有愛喜時便會有貪著；當有貪著時便會有結縛。鹿網，一個被愛喜的結縛所束縛的比丘，便稱為一個結伴而住的人。

“鹿網，這樣的比丘，即使居住在沒有聲音、沒有人煙、適合靜修、偏僻的森林或樹林，也稱為一個結伴而住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渴愛才是他的伴侶。因他沒有斷除渴愛，所以稱為一個結伴而住的人。

“鹿網，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當沒有愛喜時便不會有貪著；當沒有貪著時便不會有結縛。鹿網，一位解除了愛喜的結縛的比丘，便稱為一位獨住的人。

“鹿網，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鹿網，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鹿網，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鹿網，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鹿網，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當沒有愛喜時便不會有貪著；當沒有貪著時便不會有結縛。鹿網，一位解除了愛喜的結縛的比丘，便稱為一位獨住的人。

“鹿網，這樣的比丘，即使居住在村落附近，周圍有很多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外道、外道弟子，也稱為一位獨住的人。這是什

麼原因呢？渴愛才是他的伴侶。因他斷除了渴愛，所以稱為一位獨住的人。”

六十四·鹿網之二

這時候，鹿網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那些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鹿網，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鹿網，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鹿網，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鹿網，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鹿網，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鹿網，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鹿網，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鹿網，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鹿網，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鹿網，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鹿網，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鹿網，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鹿網，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鹿網，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鹿網，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鹿網，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鹿網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鹿網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鹿網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六十五·沙彌提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沙彌提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魔羅，魔羅’。魔羅或魔羅的展示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沙彌提，哪裏有眼、有色、有眼識、有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那裏就有魔羅或魔羅的展示。

“哪裏有耳、有聲、有耳識、有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哪裏有鼻、有香、有鼻識、有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哪裏有舌、有味、有舌識、有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哪裏有身、有觸、有身識、有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哪裏有意、有法、有意識、有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那裏就有魔羅或魔羅的展示。

“沙彌提，沒有眼、沒有色、沒有眼識、沒有眼識所識別的事物，就沒有魔羅或魔羅的展示。

“沒有耳、沒有聲、沒有耳識、沒有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沒有鼻、沒有香、沒有鼻識、沒有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沒有舌、沒有味、沒有舌識、沒有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沒有身、沒有觸、沒有身識、沒有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沒有意、沒有法、沒有意識、沒有意識所識別的事物，就沒有魔羅或魔羅的展示。”

六十六·沙彌提之二

……大德，人們說‘眾生，眾生’。眾生或眾生的展示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除了“魔羅”改作“眾生”之外，其餘部分跟六十五經相同)……

六十七·沙彌提之三

……大德，人們說‘苦，苦’。苦或苦的展示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除了“魔羅”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六十五經相同)……

六十八·沙彌提之四

……大德，人們說‘世間，世間’。世間或世間的展示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除了“魔羅”改作“世間”之外，其餘部分跟六十五經相同)……

六十九·優波舍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優波舍那尊者住在王舍城尸陀林的蛇頭山坡。

在那裏，優波舍那尊者中了蛇毒。於是，優波舍那尊者對比丘說：“賢友

們，來吧，在我的身體像碎土那樣散壞之前扶我起床，把我抬出外邊吧。”

優波舍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對他說：“我們看不到你的身體有任何異樣或你的根門有任何改變。然而，優波舍那尊者為什麼叫我們把你抬出外邊呢？”

優波舍那尊者再說：“賢友們，來吧，在我的身體像碎土那樣散壞之前扶我起床，把我抬出外邊吧。

“舍利弗賢友，一個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的人，他的身體才會有異樣，他的根門才會有改變。舍利弗賢友，我沒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我的身體又怎會有異樣，我的根門又怎會有改變呢。”

“優波舍那尊者一定是長久以來清除了我、我所、我慢的性向，所以你沒有‘我是眼，我擁有眼’、‘我是耳，我擁有耳’、‘我是鼻，我擁有鼻’、‘我是舌，我擁有舌’、‘我是身，我擁有身’或‘我是意，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於是，比丘扶優波舍那尊者起床，把他抬出外邊。這時候，優波舍那尊者的身體就在那裏像碎土那樣散壞。

七十·優波婆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優波婆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現生體證，現生體證’。大德，‘法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優波婆那，一位比丘眼看到色，體驗到色和對色有貪著——當內裏對色有貪著時，知道自己內裏對色有貪著。優波婆那，就是這樣，法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耳聽到聲……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鼻嗅到香……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舌嚐到味……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身感到觸……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意想到法，體驗到法和對法有貪著——當內裏對法有貪著時，知道自己內裏對法有貪著。優波婆那，就是這樣，法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優波婆那，一位比丘眼看到色，體驗到色和對色沒有貪著——當內裏對色沒有貪著時，知道自己內裏對色沒有貪著。優波婆那，就是這樣，法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耳聽到聲……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鼻嗅到香……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舌嚐到味……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身感到觸……

“優波婆那，再者，一位比丘意想到法，體驗到法和對法沒有貪著——當內裏對法沒有貪著時，知道自己內裏對法沒有貪著。優波婆那，就是這樣，法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七十一·六觸入處之一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的比丘，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遠離這裏的法和律。”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我感到惶恐。大德，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

“比丘，你認為怎樣，你會不會視眼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十分好。比丘，‘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你將會達到苦的盡頭。

……耳……

……鼻……

……舌……

……身……

“比丘，你認為怎樣，你會不會視意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十分好。比丘，‘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你將會達到苦的盡頭。”

七十二·六觸入處之二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的比丘，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遠離這裏的法和律。”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我感到惶恐。大德，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

“比丘，你認為怎樣，你視眼為‘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嗎？”

“大德，是的。”

“比丘，十分好。比丘，‘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你將會捨棄第一個觸入處，因而沒有將來的後有。

……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耳，你將會捨棄第二個觸入處……

……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鼻，你將會捨棄第三個觸入處……

……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舌，你將會捨棄第四個觸入處……

……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身，你將會捨棄第五個觸入處……

“比丘，你認為怎樣，你視意為‘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嗎？”

“大德，是的。”

“比丘，十分好。比丘，‘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你將會捨棄第六個觸入處，因而沒有將來的後有。”

七十三·六觸入處之三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的比丘，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遠離這裏的法和律。”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我感到惶恐。大德，我不能如實知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

“比丘，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比丘，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第七鹿網品完

七十四·病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間寺院一位新出家、智慧不足的比丘生了病，病得很重。如果世尊悲憫，前往那位比丘那裏就好了。”

世尊聽到那是一位新出家、患病、智慧不足的比丘，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

那位比丘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想起床，於是世尊對那位比丘說：“比丘，你不用起床了。這裏有為我預備好的座位，我坐在那裏便行了。”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那位比丘說：“比丘，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比丘，你有沒有任何悔疚，有沒有任何遺憾呢？”

“大德，我有不少悔疚，不少遺憾。”

“比丘，你自身的戒有沒有受譴責的地方呢？”

“大德，沒有。”

“比丘，聽你所說，如果你自身的戒沒有受譴責的地方，那麼，悔疚和遺憾從哪裏來呢？”

“大德，我知道世尊說法的目的不僅是戒清淨。”

“比丘，聽你所說，如果我說法的目的不僅是戒清淨，那麼，據你所知，我說法的目的是什麼呢？”

“大德，我知道世尊說法的目的是無欲。”

“比丘，十分好，十分好！你能知道我說法的目的是無欲。無欲，這就是我說法的目的。

“比丘，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比丘，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那位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他在這段解說中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

七十五·病之二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間寺院一位新出家、智慧不足的比丘生了病，病得很重。如果世尊悲憫，前往那位比丘那裏就好了。”

世尊聽到那是一位新出家、患病、智慧不足的比丘，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

那位比丘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想起床，於是世尊對那位比丘說：“比丘，你不用起床了。這裏有為我預備好的座位，我坐在那裏便行了。”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那位比丘說：“比丘，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大德，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比丘，你有沒有任何悔疚，有沒有任何遺憾呢？”

“大德，我有不少悔疚，不少遺憾。”

“比丘，你自身的戒有沒有受譴責的地方呢？”

“大德，沒有。”

“比丘，聽你所說，如果你自身的戒沒有受譴責的地方，那麼，悔疚和遺憾從哪裏來呢？”

“大德，我知道世尊說法的目的是戒清淨。”

“比丘，聽你所說，如果我說法的目的是戒清淨，那麼，據你所知，我說法的目的是什麼呢？”

“大德，我知道世尊說法的目的是無取涅槃。”

“比丘，十分好，十分好！你能知道我說法的目的是無取涅槃。無取涅槃，這就是我說法的目的。

“比丘，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比丘，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那位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他在這段解說中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七十六·羅陀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羅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羅陀，凡是無常的東西，你都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

“什麼是無常的東西呢？”

“羅陀，眼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色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眼識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眼觸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法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意識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意觸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東西，你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

“羅陀，凡是無常的東西，你都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

七十七·羅陀之二

……羅陀，凡是苦的東西，你都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除了“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七十六經相同)……

七十八·羅陀之三

……羅陀，凡是無我的東西，你都要捨棄對它的愛欲與貪著……(除了“無常”

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七十六經相同)……

七十九·無明之一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沒有一法，當比丘捨棄它之後，能夠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呢？”

“比丘，是有的。”

“大德，這一法是什麼呢？”

“比丘，這一法就是無明了。當比丘捨棄它之後，能夠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大德，一位比丘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呢？”

“比丘，一位比丘知眼無常，見眼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色無常，見色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識無常，見眼識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觸無常，見眼觸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一位比丘知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一位比丘知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一位比丘知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一位比丘知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一位比丘知意無常，見意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法無常，見法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識無常，見意識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觸無常，見意觸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比丘，一位比丘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八十·無明之二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沒有一法，當比丘捨棄它之後，能夠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呢？”

“比丘，是有的。”

“大德，這一法是什麼呢？”

“比丘，這一法就是無明了。當比丘捨棄它之後，能夠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大德，一位比丘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呢？”

“比丘，當一位比丘聽了‘不被一切事物所困窘’的法義時，便會正確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正確認知時，便會遍知一切事物；當對一切事物有遍知時，便會有別於凡夫地視一切事相：

“有別於凡夫地視眼，色，眼識，眼觸，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有別於凡夫地視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有別於凡夫地視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有別於凡夫地視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有別於凡夫地視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有別於凡夫地視意，法，意識，意觸，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一位比丘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斷除無明而生起明。”

八十一·比丘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些外道遊方者這樣問我們：‘賢友們，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有什麼得益呢？’

“大德，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我們這樣解說：‘賢友們，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苦。’

“大德，如果有人這樣問我們，當我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比丘們，你們的解說是正確的。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了。

“比丘們，在我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苦。

“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你們：‘賢友們，怎樣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來遍知苦呢？’

“比丘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眼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色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眼識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眼觸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法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意識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意觸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苦的，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這種苦。’

“比丘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你們的時候，你們便這樣來解說。”

八十二·世間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世間，世間’。世間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比丘，因為會壞滅，所以這稱為世間。

“比丘，眼會壞滅，色會壞滅，眼識會壞滅，眼觸會壞滅，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耳會壞滅，聲會壞滅，耳識會壞滅，耳觸會壞滅，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鼻會壞滅，香會壞滅，鼻識會壞滅，鼻觸會壞滅，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舌會壞滅，味會壞滅，舌識會壞滅，舌觸會壞滅，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身會壞滅，觸會壞滅，身識會壞滅，身觸會壞滅，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意會壞滅，法會壞滅，意識會壞滅，意觸會壞滅，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會壞滅。

“比丘，因為會壞滅，所以這稱為世間。”

八十三·頗求那

這時候，頗求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過去的佛陀已經入滅，他們斷除戲論、斷除邪途、止息輪轉、超越眾苦，現在能否用眼來接觸他們，用耳來接觸他們，用鼻來接觸他們，用舌來接觸他們，用身來接觸他們，用意來接觸他們呢？”

“頗求那，過去的佛陀已經入滅，他們斷除戲論、斷除邪途、止息輪轉、超越眾苦，現在不能用眼來接觸他們，用耳來接觸他們，用鼻來接觸他們，用舌來接觸他們，用身來接觸他們，用意來接觸他們。”

第八病品完

八十四·破滅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世間，世間’。世間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阿難，在聖者的律之中，任何破滅法都稱為世間。

“阿難，什麼是破滅法呢？”

“阿難，眼是破滅法，色是破滅法，眼識是破滅法，眼觸是破滅法，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耳是破滅法，聲是破滅法，耳識是破滅法，耳觸是破滅法，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鼻是破滅法，香是破滅法，鼻識是破滅法，鼻觸是破滅法，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舌是破滅法，味是破滅法，舌識是破滅法，舌觸是破滅法，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身是破滅法，觸是破滅法，身識是破滅法，身觸是破滅法，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意是破滅法，法是破滅法，意識是破滅法，意觸是破滅法，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破滅法。

“阿難，在聖者的律之中，任何破滅法都稱為世間。”

八十五·空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世間空，世間空’。世間空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阿難，由於沒有我、沒有我所，所以人們說世間空。

“阿難，什麼東西沒有我、沒有我所呢？”

“阿難，眼沒有我、沒有我所，色沒有我、沒有我所，眼識沒有我、沒有我所，眼觸沒有我、沒有我所，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耳沒有我、沒有我所，聲沒有我、沒有我所，耳識沒有我、沒有我所，耳觸沒有我、沒有我所，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鼻沒有我、沒有我所，香沒有我、沒有我所，鼻識沒有我、沒有我所，鼻觸沒有我、沒有我所，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舌沒有我、沒有我所，味沒有我、沒有我所，舌識沒有我、沒有我所，舌觸沒有我、沒有我所，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身沒有我、沒有我所，觸沒有我、沒有我所，身識沒有我、沒有我所，身觸沒有我、沒有我所，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意沒有我、沒有我所，法沒有我、沒有我所，意識沒有我、沒有我所，意觸沒有我、沒有我所，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沒有我、沒有我所。

“阿難，由於沒有我、沒有我所，所以人們說世間空。”

八十六·簡略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阿難，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阿難，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阿難，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

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八十七·車匿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大純陀尊者、車匿尊者一起住在靈鷲山。

這時候，車匿尊者生了病，病得很重。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純陀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純陀賢友，來吧，前往車匿尊者那裏探病吧。”

大純陀尊者回答舍利弗尊者：“賢友，好的。”於是二人一起前往車匿尊者那裏，去到車匿尊者那裏之後，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舍利弗尊者對車匿尊者說：“車匿賢友，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賢友，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友，我想用刀自殺，不想活命！”

“車匿尊者不要自殺！車匿尊者要生存下去！我們想車匿尊者生存下去！如果車匿尊者沒有適當的食物，我可為你找尋適當的食物；如果車匿尊者沒有適當的藥物，我可為你找尋適當的藥物；如果沒有人侍奉車匿尊者，我可侍奉車匿尊者。車匿尊者不要自殺！車匿尊者要生存下去！我們想車匿尊者生存下去！”

“舍利弗賢友，我不是沒有適當的食物，我有適當的食物；我不是沒有適當的藥物，我有適當的藥物；我不是沒有人侍奉，我有人侍奉。舍利弗賢友，我長期以歡喜心對導師，沒有不歡喜之心；舍利弗賢友，一位弟子應以歡喜心對導師，沒有不歡喜之心。舍利弗賢友，請你這樣受持於心：‘車匿比丘用刀自殺，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

“我能否問車匿尊者一些東西呢，車匿尊者能否給我解答一個問題呢？”

“舍利弗賢友，你問吧，我聽了之後才知道能否為你解答。”

“車匿賢友，你有沒有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我擁有眼、眼

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呢？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車匿賢友，你有沒有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呢？”

“舍利弗賢友，我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舍利弗賢友，我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車匿賢友，你是通過怎麼樣的見、怎麼樣的無比智，而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的呢？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車匿賢友，你是通過怎麼樣的見、怎麼樣的無比智，而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的呢？”

“舍利弗賢友，我通過見息滅、以無比智知息滅，而視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眼、眼識、眼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耳、耳識、耳識所識別的事物……

“……鼻、鼻識、鼻識所識別的事物……

“……舌、舌識、舌識所識別的事物……

“……身、身識、身識所識別的事物……

“舍利弗賢友，我通過見息滅、以無比智知息滅，而視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為‘沒有我擁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我是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這回事’、‘沒有意、意識、意識所識別的事物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車匿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純陀尊者對他說：“車匿賢友，因此，應要恆

常在這世尊的教法之中作意。有依賴便會有動搖；沒有依賴便沒有動搖，沒有動搖便會有猗息，有猗息便沒有傾向，沒有傾向便沒有來去，沒有來去便沒有死生，沒有死生便沒有此世、沒有他世、沒有此世與他世之中間，這就是苦的終結。”

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教化車匿尊者之後，便起座離去。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離去不久，車匿尊者使用刀自殺。

於是，舍利弗尊者和大純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世尊說：“大德，車匿尊者用刀自殺，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舍利弗，車匿比丘不是在你面前解說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嗎？”

“大德，有一個名叫富波耆羅的跋祇人村落，那裏的族人有車匿尊者的朋友、供養者、他常往探訪的人¹。”

“舍利弗，那些族人有車匿尊者的朋友、供養者、他常往探訪的人，我不說他因此而應受譴責，舍利弗，一個人如果身命完結後又執取另一個身命，我說，這才應受譴責。舍利弗，你要這樣受持於心：‘車匿比丘用刀自殺，但他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

八十八·富那

這時候，富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簡略地教化我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富那，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富那，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富那，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富那，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富那，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富那，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富那，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便會生起愛喜。富那，我說，愛喜的集起帶來苦的集起。

“富那，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富那，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富那，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富那，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

¹ 這裏的原文沒有清楚說明所指的内容，可能是舍利弗尊者指車匿尊者過多地跟那些族人交往。

香……

“富那，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富那，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富那，當意識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愛喜便會息滅。富那，我說，愛喜的息滅帶來苦的息滅。

“富那，你聽了我簡略的教化後將到哪裏居住呢？”

“大德，有一個名叫輸盧的國家，我將到那裏居住。”

“富那，輸盧人兇惡，輸盧人暴戾，如果輸盧人責罵、斥罵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責罵、斥罵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手來打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手來打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手來打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石來擲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石來擲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石來擲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棒來打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棒來打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棒來打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刀來斬我！’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刀來斬你，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刀來斬我，我會心想：‘這些輸盧人還算好，這些輸盧人真是好，他們還沒有用利刀取去我的性命！’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如果輸盧人用利刀取去你的性命，你怎麼辦呢？”

“大德，如果輸盧人用利刀取去我的性命，我會心想：‘世尊有些弟子對身命感到煩擾、厭惡，他們想找機會用刀自殺，現在我不用找機會便得到刀殺了。’世尊，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善逝，遇到這情形，我會這樣做。”

“富那，十分好，十分好！你具有這種調伏和平息，能夠到輸盧國居住。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富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向輸盧國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輸盧國。富那尊者居住在輸盧國，在雨季安居期間，大約有五百位優婆塞和大約有五百位優婆夷跟隨他，他親身證得三明。過了一段時間，富那尊者入滅。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一位名叫富那的比丘聽了世尊簡略的教化後命終，他的去向怎

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比丘們，富那是一位智者，依法而行，沒有在法義方面的原因而煩擾我。比丘們，富那人滅了。”

八十九·婆希耶

這時候，婆希耶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婆希耶，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婆希耶，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婆希耶，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

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婆希耶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婆希耶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希耶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九十·動搖之一

“比丘們，動搖如疾病，動搖如膿瘡，動搖如中箭。因此，如來安住在不動搖、不中箭之中。

“比丘們，因此，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安住在不動搖、不中箭之中的話，他不應有‘我就是眼’、‘我在眼之中’、‘我在眼之外’、‘我擁有眼’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色’、‘我在色之中’、‘我在色之外’、‘我擁有色’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識’、‘我在眼識之中’、‘我在眼識之外’、‘我擁有眼識’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觸’、‘我在眼觸之中’、‘我在眼觸之外’、‘我擁有眼觸’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應有‘我就是意’、‘我在意之中’、‘我在意之外’、‘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法’、‘我在法之中’、‘我在法之外’、‘我擁有法’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識’、‘我在意識之中’、‘我在意識之外’、‘我擁有意識’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觸’、‘我在意觸之中’、‘我在意觸之外’、‘我擁有意觸’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一切事物’、‘我在一切事物之中’、‘我在一切事物之外’、‘我擁有一切事物’這些想法。

“一個沒有我想的人，會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九十一·動搖之二

“比丘們，動搖如疾病，動搖如膿瘡，動搖如中箭。因此，如來安住在不動搖、不中箭之中。

“比丘們，因此，如果一位比丘希望安住在不動搖、不中箭之中的話，他不應有‘我就是眼’、‘我在眼之中’、‘我在眼之外’、‘我擁有眼’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色’、‘我在色之中’、‘我在色之外’、‘我擁有色’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識’、‘我在眼識之中’、‘我在眼識之外’、‘我擁眼識’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觸’、‘我在眼觸之中’、‘我在眼觸之外’、‘我擁眼觸’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比丘們，這些東西是會改變的。世人視這些會改變的東西為‘我就是這些東西’、‘我在這些東西之中’、‘我在這些東西之外’、‘我擁有這些東西’，就是貪染會改變的有，對有生起愛喜。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不應有‘我就是意’、‘我在意之中’、‘我在意之外’、‘我擁有意’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法’、‘我在法之中’、‘我在法之外’、‘我擁有法’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識’、‘我在意識之中’、‘我在意識之外’、‘我擁有意識’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觸’、‘我在意觸之中’、‘我在意觸之外’、‘我擁有意觸’這些想法。

“不應有‘我就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中’、‘我在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之外’、‘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這些想法。

“比丘們，這些東西是會改變的。世人視這些會改變的東西為‘我就是這些東西’、‘我在這些東西之中’、‘我在這些東西之外’、‘我擁有這些東西’，就是貪染會改變的有，對有生起愛喜。

“比丘們，一個人沒有‘我就是蘊、處、界’、‘我在蘊、處、界之中’、‘我在蘊、處、界之外’、‘我擁有蘊、處、界’這些想法，會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九十二·兩種事物之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什麼是兩種事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兩種事物呢？”

“眼和色，耳和聲，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觸，意和法。這就是稱為兩種事物了。

“比丘們，若有人說這十二處不是兩種事物，他要宣說另一種兩種事物的話，他只是空說而已。如果問他所說的是什麼，他將沒有辦法解答，還有，他將陷入困惱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個道理不是他的範圍。”

九十三·兩種事物之二

“比丘們，以兩種事物為條件，會生起識。什麼是以兩種事物為條件，會生起識呢？”

“以眼和色為條件，會生起眼識。眼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色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這兩種事物都不牢固、會衰敗，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

“眼識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事物為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眼識必然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為因緣條件所生起的眼識怎會是常恆的呢！”

“比丘們，當眼、色、眼識三者結合在一起時，這稱為眼觸。眼觸也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事物為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眼觸必然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為因緣條件所生起的眼觸怎會是常恆的呢！”

“比丘們，由接觸事物而來的感受、意向、認知都不牢固、會衰敗，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

……以耳和聲為條件……

……以鼻和香為條件……

……以舌和味為條件……

……以身和觸為條件……

“以意和法為條件，會生起意識。意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法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這兩種事物都不牢固、會衰敗，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

“意識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事物為原因

和條件所生起的意識必然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為因緣條件所生起的意識怎會是常恆的呢！

“比丘們，當意、法、意識三者結合在一起時，這稱為意觸。意觸也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事物為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意觸必然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以無常為因緣條件所生起的意觸怎會是常恆的呢！

“比丘們，由接觸事物而來的感受、意向、認知都不牢固、會衰敗，是無常、會變壞、會改變的。

“比丘們，這就是以兩種事物為條件，會生起識了。”

第九車匿品完

九十四·護之一

“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六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是哪六觸入處呢？”

“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眼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耳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鼻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舌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身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意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

“比丘們，不調伏、不守護、不保護、不節制這六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苦的人。

“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六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是哪六觸入處呢？”

“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眼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耳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鼻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舌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身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意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

“比丘們，善調伏、善守護、善保護、善節制這六觸入處的人，是一個帶著樂的人。”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六觸入處不節制，
能為比丘帶來苦；
敬信之人知節制，
內心住於無欲中。

若見悅意之色境，
於中能除貪欲法，
若見外境不悅意，
心無怨嫌無恨意。

聲有鍾愛不鍾愛，
鍾愛聲中不迷失，
不愛聲中無瞋恚，
亦無怨嫌無恨意。

香有怡人與悅意，
亦有難聞難忍受，
怡人香中無貪著，
難忍香中除厭惡。

味有可口與甘美，
亦會嚐到不甘味，
若嚐甘味無束縛，
嚐不甘味無怨恨。

觸樂之時不迷失，
觸苦之時不激動；
苦樂觸中持捨心，
此人無求亦無怨。

世人心懷戲論想，
因而追逐眾事物；
驅除世俗欲樂後，
踏上出離之道路，

善治六處之攀緣，
接觸外境心不動，
比丘降服貪與瞋，
超越生死到彼岸。”

九十五·護之二

這時候，摩倫迦子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摩倫迦，你現在已經年老、過了很多日子了，怎可請求我將那些為年青比丘所說的法義簡略地對你說呢？”

“大德，雖然我現在已經年老、過了很多日子，但是也請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請善逝為我簡略地說法。願我能知道世尊所說的義理，願我能繼承世尊所說的法義。”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眼識別色，但對於現在沒有看到、過去沒有看到、將來也不會看到的色，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耳識別聲，但對於現在沒有聽到、過去沒有聽到、將來也不會聽到的聲，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鼻識別香，但對於現在沒有嗅到、過去沒有嗅到、將來也不會嗅到的香，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舌識別味，但對於現在沒有嚐到、過去沒有嚐到、將來也不會嚐到的味，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身識別觸，但對於現在沒有感到、過去沒有感到、將來也不會感到的觸，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你認為怎樣，意識別法，但對於現在沒有想到、過去沒有想到、將來也不會想到的法，你會不會因此而生起愛欲、貪著、愛意呢？”

“大德，不會。”

“摩倫迦，在見、聞、覺、知法之中，當見的時候，你只是見；當聞的時候，你只是聞；當覺的時候，你只是覺；當知的時候，你只是知。

“摩倫迦，當你這樣修習的時候，便不會有‘我有見、聞、覺、知’這種想法；當沒有這種想法的時候，便不會有‘我在見、聞、覺、知那裏’這種想法；當沒有‘我在見、聞、覺、知那裏’這種想法的時候，便沒有此世、沒有他世、沒有此世與他世之中間，這就是苦的終結。”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法，我知道它詳細的義理：

“見色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色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聽聲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聲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嗅香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香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嚐味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味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感觸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觸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想法時失念，
美相中作意，
貪染心領受，
於此生愛著；
法境有多樣，
能生各種受、
貪著與熱惱，
使心受污染；
此人苦不盡，
遠離於涅槃。

見色時有念，
不染諸色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見諸色，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聽聲時有念，
不染諸聲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聽諸聲，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嗅香時有念，
不染諸香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嗅諸香，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嚐味時有念，
不染諸味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嚐諸味，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感觸時有念，
不染諸觸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感諸觸，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想法時有念，
不染諸法境，
無染心領受，
於此無愛著；

如是正念行，
即使想諸法，
遍歷各種受，
心只向滅盡；
此人能盡苦，
靠近於涅槃。

“大德，世尊簡略的說法，我這樣知道它詳細的義理。”

“摩倫迦，十分好，十分好。我簡略的說法，你能很好地知道它詳細的義理：

“見色時失念……(佛陀重複摩倫迦子所說的偈頌一次以表示認同)……靠近於涅槃。

“摩倫迦，我簡略的說法，你應這樣理解它詳細的義理。”

摩倫迦子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摩倫迦子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摩倫迦子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九十六·衰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衰退法、不衰退法和征服六處。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衰退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時，如果他容許這些束縛出現，不捨棄它，不驅除它，不終止它，讓它存在，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衰退，現在我的善法衰退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時，如果他容許這些束縛出現，不捨棄它，不驅除它，不終止它，讓它存在，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衰退，現在我的善法衰退了！’

“比丘們，這就是衰退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衰退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時，如果他不容許這些束縛出現，會捨棄它，驅除它，終止它，不讓它存在，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不衰退，現在我的善法不衰退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時，如果他不容許這些束縛出現，會捨棄它，驅除它，終止它，不讓它存在，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不衰退，現在我的善法不衰退了！’

“比丘們，這就是不衰退法了。

“比丘們，什麼是征服六處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生惡不善法，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征服六處，現在我征服六處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不生惡不善法，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征服六處，現在我征服六處了！’

“比丘們，這就是征服六處了。”

九十七·放逸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生活在放逸之中的人和生活在不放逸之中的人。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生活在放逸之中的人呢？

“比丘們，生活在不約束眼根之中的人，當眼識別到色時內心會受污損，他因內心受污損而沒有歡悅，因沒有歡悅而沒有喜，因沒有喜而沒有猗，因沒有猗而生活在苦之中，因苦而內心沒有定，因沒有定而內心沒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沒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他可算作是一個生活在放逸之中的人。

“生活在不約束耳根之中的人，當耳識別到聲……

“生活在不約束鼻根之中的人，當鼻識別到香……

“生活在不約束舌根之中的人，當舌識別到味……

“生活在不約束身根之中的人，當身識別到觸……

“生活在不約束意根之中的人，當意識別到法時內心會受污損，他因內心受污損而沒有歡悅，因沒有歡悅而沒有喜，因沒有喜而沒有猗，因沒有猗而生活在苦之中，因苦而內心沒有定，因沒有定而內心沒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沒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他可算作是一個生活在放逸之中的人。

“比丘們，這就是生活在放逸之中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生活在不放逸之中的人呢？

“比丘們，生活在約束眼根之中的人，當眼識別到色時內心不會受污損；當內心不受污損時，歡悅便會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當他定下來的時候，便會帶來各種由定所生起的善法；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他可算作是一個生活在不放逸之中的人。

“生活在約束耳根之中的人，當耳識別到聲……

“生活在約束鼻根之中的人，當鼻識別到香……

“生活在約束舌根之中的人，當舌識別到味……

“生活在約束身根之中的人，當身識別到觸……

“生活在約束意根之中的人，當意識別到法時內心不會受污損；當內心不受污損時，歡悅便會生起；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當他定下來的時候，便會帶來各種由定所生起的善法；有由定所生起的善法，他可算作是一個生活在不放逸之中的人。

“比丘們，這就是生活在不放逸之中的人了。”

九十八·律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沒有律儀和律儀。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沒有律儀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衰退，現在我的善法衰退了！’

“比丘們，當耳……聲……

“比丘們，當鼻……香……

“比丘們，當舌……味……

“比丘們，當身……觸……

“比丘們，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衰退，現在我的善法衰退了！’

“比丘們，這就是沒有律儀了。

“比丘們，什麼是律儀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不衰退，現在我的善法不衰退了！’

“比丘們，當耳……聲……

“比丘們，當鼻……香……

“比丘們，當舌……味……

“比丘們，當身……觸……

“比丘們，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比丘們，他應這樣想：‘世尊曾經說過不衰退，現在我的善法不衰退了！’

“比丘們，這就是律儀了。”

九十九·定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一位有定的比丘會有如實知。如實知道些什麼呢？

“如實知眼無常，如實知色無常，如實知眼識無常，如實知眼觸無常，如實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耳無常，如實知聲無常，如實知耳識無常，如實知耳觸無常，如實知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鼻無常，如實知香無常，如實知鼻識無常，如實知鼻觸無常，如實知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舌無常，如實知味無常，如實知舌識無常，如實知舌觸無常，如實知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身無常，如實知觸無常，如實知身識無常，如實知身觸無常，如實知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意無常，如實知法無常，如實知意識無常，如實知意觸無常，如實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一位有定的比丘會有如實知。”

一零零·靜處

“比丘們，你們要在靜處之中修習；一位在靜處的比丘會有如實知。如實知道些什麼呢？

“如實知眼無常，如實知色無常，如實知眼識無常，如實知眼觸無常，如實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耳無常，如實知聲無常，如實知耳識無常，如實知耳觸無常，如實知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鼻無常，如實知香無常，如實知鼻識無常，如實知鼻觸無常，如實知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舌無常，如實知味無常，如實知舌識無常，如實知舌觸無常，如實知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身無常，如實知觸無常，如實知身識無常，如實知身觸無常，如實知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如實知意無常，如實知法無常，如實知意識無常，如實知意觸無常，如實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比丘們，你們要在靜處之中修習；一位在靜處的比丘會有如實知。”

一零一·不屬你之一

“比丘們，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眼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法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

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假如在祇樹給孤獨園裏的草、木、樹枝、樹葉被人取去，被人焚燒或被人拿來用，你們會不會有‘我被人取去’、‘我被人焚燒’或‘我被人拿來用’這樣的想法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些草、木、樹枝、樹葉不是我，不是我所。”

“比丘們，同樣地，眼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法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二零二·不屬你之二

“比丘們，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眼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意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法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識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一零三·優陀迦

“比丘們，優陀迦·羅摩子曾這樣說：

“‘此是真智者，
降伏一切者，
此是清除者，
清除膿瘡根。’

“比丘們，優陀迦·羅摩子身為一個無智的人而自稱為智者，身為一個不降伏一切的人而自稱為降伏一切者，身為一個不能清除膿瘡根的人而自稱為清除膿瘡根的人。

“比丘們，一位比丘將會對此作出正確的解說：

“‘此是真智者，
降伏一切者，
此是清除者，
清除膿瘡根。’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智者比丘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因此成為一位智者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降伏一切的比丘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因此成為一位降伏一切的比丘。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清除膿瘡根的比丘呢？

“比丘們，膿瘡是指這個物質性、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身體的意思。膿瘡的根是渴愛的意思。一位比丘由於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渴愛，因此成為一位清除膿瘡根的比丘。

“比丘們，優陀迦·羅摩子曾這樣說：

“‘此是真智者，
降伏一切者，
此是清除者，
清除膿瘡根。’

“比丘們，優陀迦·羅摩子身為一個無智的人而自稱為智者，身為一個不降伏一切的人而自稱為降伏一切者，身為一個不能清除膿瘡根的人而自稱為清除膿瘡根的人。

“比丘們，一位比丘將會對此作出正確的解說：

“‘此是真智者，
降伏一切者，
此是清除者，
清除膿瘡根。’”

第十六處品完

一零四·安穩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安穩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安穩的法義呢？”

“比丘們，眼能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也對人宣說捨棄這些東西的修習，因此如來稱為一位安穩的人。

“耳……聲……

“鼻……香……

“舌……味……

“身……觸……

“意能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些東西，也對人宣說捨棄這些東西的修習，因此如來稱為一位安穩的人。

“比丘們，這就是安穩的法義了。”

一零五·取

“比丘們，有什麼東西出現，對什麼東西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有眼出現，對眼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有耳出現，對耳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有鼻出現，對鼻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有舌出現，對舌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有身出現，對身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有意出現，對意執取，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不執取無常、苦、變壞法的眼，會不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不執取無常、苦、變壞法的意，會不會令人內在生起樂和苦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零六·苦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苦的集起和苦的滅除。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苦的集起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苦的集起了。

“比丘們，什麼是苦的滅除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苦的滅除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苦的滅除了。”

一零七·世間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世間的集起和世間的滅除。留心聽，好好用心思

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集起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集起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集起了。

“比丘們，什麼是世間的滅除呢？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滅除了。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比丘們，這就是世間的滅除了。”

一零八·高於人

“比丘們，有什麼東西出現，對什麼東西執取，受什麼東西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有眼出現，對眼執取，受眼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有耳出現，對耳執取，受耳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有鼻出現，對鼻執取，受鼻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有舌出現，對舌執取，受舌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跟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有身出現，對身執取，受身困窘，便會有

‘我高於人’、‘我與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有意出現，對意執取，受意困窘，便會有‘我高於人’、‘我與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不執取無常、苦、變壞法的眼，會不會有‘我高於人’、‘我與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呢？”

“大德，不會。”

……耳……

……鼻……

……舌……

……身……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不執取無常、苦、變壞法的意，會不會有‘我高於人’、‘我與人相等’、‘我低於人’這些想法出現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零九·結縛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結法和結縛。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結法？什麼是結縛呢？”

“比丘們，眼是一種結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結縛。

“耳……

“鼻……

“舌……

“身……

“意是一種結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結縛。

“比丘們，一種稱為結法，一種稱為結縛。”

一一零·執取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取法和執取。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取法？什麼是執取呢？”

“比丘們，眼是一種取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執取。

“耳……

“鼻……

“舌……

“身……

“意是一種取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執取。

“比丘們，一種稱為取法，一種稱為執取。”

一一一·知之一

“比丘們，不知眼、不遍知眼、貪著眼、不捨棄眼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不知耳……

“不知鼻……

“不知舌……

“不知身……

“不知意、不遍知意、貪著意、不捨棄意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眼、遍知眼、不貪著眼、捨棄眼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知耳……

“知鼻……

“知舌……

“知身……

“知意、遍知意、不貪著意、捨棄意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一一二·知之二

“比丘們，不知色、不遍知色、貪著色、不捨棄色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不知聲……

“不知香……

“不知味……

“不知觸……

“不知法、不遍知法、貪著法、不捨棄法的人，沒有能力盡除苦。

“比丘們，知色、遍知色、不貪著色、捨棄色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知聲……

“知香……

“知味……

“知觸……

“知法、遍知法、不貪著法、捨棄法的人，有能力盡除苦。”

一一三·近聽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世尊在靜處之中說這法義：

“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以愛為條件而有取，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以眼和色為條件而有眼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以耳和聲為條件而有耳識的生起……

“以鼻和香為條件而有鼻識的生起……

“以舌和味為條件而有舌識的生起……

“以身和觸為條件而有身識的生起……

“以意和法為條件而有意識的生起，三者在一起便有觸，以觸為條件而有受，以受為條件而有愛。這種愛的無餘、無欲、息滅，可帶來取的息滅，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站在能聽到世尊說話的附近。世尊看見他站在那裏，便對這位比丘說：“比丘，你剛才聽到我說的法義嗎？”

“大德，是的。”

“比丘，你要學習這法義，你要銘記這法義。這法義帶來利益，這法義是梵行的根本。”

第十一安穩品完

一一四·魔網之一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個走進魔羅住處、走進魔羅範圍的比丘，他被魔網束縛，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個走進魔羅住處、走進魔羅範圍的比丘，他被魔網束縛，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位不走進魔羅住處、不走進魔羅範圍的比丘，他解除魔網的束縛，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位不走進魔羅住處、不走進魔羅範圍的比丘，他解除魔網的束縛，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一一五·魔網之二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個受眼識別色所束縛的比丘，他走進魔羅的住處、走進魔羅的範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個受意識別法所束縛的比丘，他走進魔羅的住處、走進魔羅的範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位解除眼識別色的束縛的比丘，他不走進魔羅的住處、不走進魔羅的範圍，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可稱為一位解除意識別法的束縛的比丘，他不走進魔羅的住處、不走進魔羅的範圍，不受邪惡者魔羅隨意控制。”

一一六·世間

“比丘們，我不說，用走動的方式能夠知道、看見、抵達世間的盡頭。比丘們，我也不說，不走到世間盡頭，苦便不能盡除。”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簡略向我們指出這個義理，沒有詳細解說便起座進入寺院了。誰可詳細解說這個義理呢？”那些比丘再心想：“阿難尊者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他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讓我們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再問他這個義理吧。”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世尊略說義理便起座進入寺院的事情告訴他，及請他詳細解說那個義理。

“賢友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越過大樹幹，卻想在樹枝、樹葉當中尋找實木。尊者也是這樣，跟導師·世尊面對面而越過他，卻想找我來問這個義理。賢友們，世尊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你們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阿難賢友，世尊當然是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我們當然是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這個義理。但是，阿難尊者同樣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阿難尊者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願阿難尊者慈愍我們，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

阿難尊者說：“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賢友們，在聖者的律之中，在世間之中所生起的世間想和世間自我計量，這都稱為世間。賢友們，在世間之中是怎樣生起世間想和世間自我計量的呢？”

“賢友們，通過眼，能在世間之中生起世間想和世間自我計量。

“……耳……

“……鼻……

“……舌……

“……身……

“賢友們，通過意，能在世間之中生起世間想和世間自我計量。

“賢友們，在聖者的律之中，在世間之中所生起的世間想和世間自我計量，

這都稱為世間。¹

“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比丘對阿難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找阿難尊者詳細解說義理的事情告訴他：“大德，阿難尊者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文字，以這樣的詞句來詳細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阿難是一位智者，阿難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你們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阿難所解釋的那樣，你們應受持這個義理。”

一一七·世間五欲

“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我過去內心曾接觸過的五欲已經成為過去、消失、壞滅，然而，我內心追逐的五欲大部分是這些五欲，小部分是現在或將來的五欲。’

“比丘們，我再這樣想：‘我過去內心曾接觸過的五欲已經成為過去、消失、壞滅，為了自身的利益，我要不放逸，內心有念，保護內心。’

“比丘們，你們過去內心曾接觸過的五欲已經成為過去、消失、壞滅，然而，你們內心追逐的五欲大部分是這些五欲，小部分是現在或將來的五欲。

“比丘們，你們過去內心曾接觸過的五欲已經成為過去、消失、壞滅，為了自身的利益，你們要不放逸，內心有念，保護內心。

“比丘們，因此，你們應要知六處：當眼息滅時，要對色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耳息滅時，要對聲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鼻息滅時，要對香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舌息滅時，要對味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身息滅時，要對觸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意息滅時，要對法想無欲，這處應要知。”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便起座進入寺院。

世尊離去不久，那些比丘心想：“世尊簡略向我們指出這個義理，沒有詳細解說便起座進入寺院了。誰可詳細解說這個義理呢？”那些比丘再心想：“阿難尊者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他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讓我們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再問他這個義理吧。”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把世尊略說義理便起座進入寺院的事情告訴他，及請他詳細解說那個義理。

“賢友們，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越過大樹幹，卻想在樹枝、樹葉當中尋找實木。尊者也是這樣，跟導師·世尊面對面而越過他，卻想找我來問這個義理。賢友們，世尊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

¹ 在跟這篇經文對應的漢譯本《雜阿含經·二三四經》之中，阿難尊者為比丘解說的法義比較清晰明確，而且還有一段偈頌，當中的經文是“諦聽善思。今當為說。若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此等皆入世間數。諸尊。謂眼是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是等悉入世間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多聞聖弟子。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是名聖弟子。到世界邊。知世間。世間所重。度世間。爾時尊者阿難。復說偈言。非是遊步者。能到世界邊。不到世界邊。不能免眾苦。是故牟尼尊。名知世間者。能到世界邊。諸梵行已立。世界邊唯有。正智能諦了。覺慧達世間。故說度彼岸。”（《大正藏》第二冊五十六頁下至五十七頁上）。

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你們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阿難賢友，世尊當然是知所應知、見所應見、是眼、是智、是法、是梵、講解修行、帶來真義、帶來甘露、是法主、是如來。我們當然是應在那時候再問世尊，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這個義理。但是，阿難尊者同樣受導師所稱讚，受有智慧的同修所尊崇；阿難尊者能夠詳細解說這個義理，願阿難尊者慈愍我們，為我們解說這個義理。”

“賢友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

阿難尊者說：“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賢友們，世尊說：‘比丘們，因此，你們應要知六處：當眼息滅時，要對色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耳息滅時，要對聲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鼻息滅時，要對香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舌息滅時，要對味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身息滅時，要對觸想無欲，這處應要知；當意息滅時，要對法想無欲，這處應要知。’賢友們，世尊這裏是說六處的息滅。

“賢友們，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前往世尊那裏再問他，當他為你們解說時，你們便受持這個義理。”

比丘對阿難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愉快。他們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找阿難尊者詳細解說義理的事情告訴他：“大德，阿難尊者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文字，以這樣的詞句來詳細解說這個義理。”

“比丘們，阿難是一位智者，阿難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你們再問我這個義理，我的解釋也會像阿難所解釋的那樣，你們應受持這個義理。”

一一八·帝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因陀羅，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的心識便會對此有依賴和執取，因陀羅，有執取的比丘不能入滅。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他的心識便會對此有依賴和執取，因陀羅，有執取的比丘不能入滅。

“因陀羅，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

“因陀羅，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的心識便會對

此沒有依賴和執取，因陀羅，沒有執取的比丘能夠入滅。

“當耳……聲……

“當鼻……香……

“當舌……味……

“當身……觸……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他的心識便會對此沒有依賴和執取，因陀羅，沒有執取的比丘能夠入滅。

“因陀羅，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

一一九·五髻

這時候，五髻·乾達婆子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五髻”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二零·舍利弗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有一個共住的比丘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

“賢友，他是一個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的人。一個不守護根門、飲食不知量、不保持覺醒的人，是沒有可能畢生行踐圓滿、清淨的梵行的。

“賢友，一位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的比丘，才可能畢生行踐圓滿、清淨的梵行。

“賢友，什麼是守護根門呢？”

“賢友，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

“賢友，這就是守護根門了。

“賢友，什麼是飲食知量呢？”

“賢友，一位比丘如理計量真正所需。他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他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他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賢友，這就是飲食知量了。

“賢友，什麼是保持覺醒呢？

“賢友，一位比丘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

“賢友，這就是保持覺醒了。

“賢友，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賢友，你應這樣修學。”

一二一·羅睺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閒靜處生起這種想法：“羅睺邏的解脫質素成熟了，讓我進一步教他盡除各種漏吧。”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拿坐蓆，我們前往盲林午休吧。”

羅睺邏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拿起坐蓆，在後面跟隨世尊。

這時候，有無數千計的天神跟隨世尊，他們心想：“今天世尊要進一步教羅睺邏尊者盡除各種漏了。”

世尊進入盲林，然後坐在樹下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羅睺邏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

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以眼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受、想、行、識，視為‘我擁有受、想、行、識’、‘我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以耳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

……鼻……香……鼻識……鼻觸……以鼻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

……舌……味……舌識……舌觸……以舌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

……身……觸……身識……身觸……以身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

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以意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受、想、行、識，視為‘我擁有受、想、行、識’、‘我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羅睺邏，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以眼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以耳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以鼻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以舌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以身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以意觸為條件而生的受、想、行、識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羅睺邏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當世尊解說這段法義時，羅睺邏尊者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那無數千計的天神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

一二二·結縛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結法和結縛。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結法？什麼是結縛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這稱為結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結縛。

“當耳……

“當鼻……

“當舌……

“當身……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這稱為結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結縛。”

一二三·執取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取法和執取。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取法？什麼是執取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這稱為取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執取。

“當耳……

“當鼻……

“當舌……

“當身……

“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這稱為取法，在那裏有愛著便會有執取。”

第十二世間欲樂品完

一二四·毗舍離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毗舍離人優伽居士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居士”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二五·跋祇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跋祇的象村。

這時候，象村的村民優伽多居士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居士”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二六·那爛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優波離居士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居士”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二七·頗羅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賓頭盧·頗羅墮尊者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優填王前往賓頭盧·頗羅墮尊者那裏，和賓頭盧·頗羅墮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賓頭盧·頗羅墮尊者說：“頗羅墮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呢？”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他說：‘比丘們，來吧，以看待母親的心來看待母親年紀的女士，以看待姊妹的心來看待姊妹年紀的女士，以看待女兒的心來看待女兒年紀的女士吧。’大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

“頗羅墮賢者，心是充滿欲求的，有些時候，對母親年紀的女士會生起貪欲法，對姊妹年紀的女士會生起貪欲法，對女兒年紀的女士會生起貪欲法。頗羅墮賢者，在這情形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

呢？”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他說：‘比丘們，來吧，從頭頂至腳底審視這個身體，在皮膚之內包裹著各種不淨的東西。在這個身體裏有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大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

“頗羅墮賢者，對於那些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的比丘來說，要做到不沉溺男女欲是容易的，但對於那些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的比丘來說，要做到不沉溺男女欲是很難的。頗羅墮賢者，有些時候，即使做不淨的思維作意也會轉變成誘人的思維作意中去。頗羅墮賢者，在這情形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呢？”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他說：‘比丘們，來吧，你們要守護根門，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們要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們要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在耳聽到聲……在鼻嗅到香……在舌嚐到味……在身感到觸……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你們要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們要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大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

“頗羅墮賢者，十分稀有！頗羅墮賢者，十分難得！頗羅墮賢者，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這些原因和條件，使那些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早期的比丘能不沉溺男女欲，終其壽命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

“頗羅墮賢者，我也是一樣，有些時候，我不守護身、不守護口、不守護心、沒有念、不約束根門地進入後宮，那時我完全被貪欲法征服。有些時候，我守護身、守護口、守護心、保持念、約束根門地進入後宮，那時我不被貪欲法征服。

“頗羅墮賢者，妙極了！頗羅墮賢者，妙極了！頗羅墮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頗羅墮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一二八·須那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須那居士子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須那”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二九·瞿尸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阿難尊者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瞿尸陀居士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大德，人們說‘各種不同的界，各種不同的界’。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居士，有眼界、使人歡喜的色、眼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有眼界、使人不歡喜的色、眼識，以苦觸為緣而會生起苦受；有眼界、使人生捨的色、眼識，以不苦不樂觸為緣而會生起不苦不樂受。

“居士，有耳界、使人歡喜的聲、耳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

“居士，有鼻界、使人歡喜的香、鼻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

“居士，有舌界、使人歡喜的味、舌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

“居士，有身界、使人歡喜的觸、身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

“居士，有意界、使人歡喜的法、意識，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有意界、使人不歡喜的法、意識，以苦觸為緣而會生起苦受；有意界、使人生捨的法、意識，以不苦不樂觸為緣而會生起不苦不樂受。

“居士，這就是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了。”

一三零·訶梨提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旃延尊者住在阿槃提拘羅羅鎮的山崖。

這時候，訶梨提迦居士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對大迦旃延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大迦旃延尊者說：“大德，世尊說：‘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大德，什麼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呢？”

“居士，一位比丘在眼看到使人歡喜的色之後，他的眼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樂受的東西；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在眼看到使人不歡喜的色之後，他的眼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苦受的東西；以苦觸為緣而會生起苦受。在眼看到使人生捨的色之後，他的眼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不苦不樂受的東西；以不苦不樂觸為緣而會生起不苦不樂受。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使人歡喜的聲……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使人歡喜的香……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使人歡喜的味……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使人歡喜的觸……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使人歡喜的法之後，他的意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樂受的東西；以樂觸為緣而會生起樂受。在意想到使人不歡喜的法之後，他的意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苦受的東西；以苦觸為緣而會生起苦受。在意想到使人生捨的法之後，他的意識識別到這些會帶來不苦不樂受的東西；以不苦不樂觸為緣而會生起不苦不樂受。

“居士，這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界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觸；以各種不同的觸為緣，會生起各種不同的受’了。”

一三一·那拘邏父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

這時候，那拘邏父居士前往世尊那裏，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不能當下入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眾生能當下入滅呢？”

……(除了“因陀羅”改作“居士”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一八經相同)……

一三二·盧希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旃延尊者住在阿槃提目迦羅森林的小屋。

這時候，盧希蹉婆羅門有一些婆羅門學童弟子前往森林收集柴枝，他們去到大迦旃延尊者的小屋那裏後，圍繞著小屋走來走去，到處搗亂，發出嘈吵的聲音，他們高聲說：“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受低種姓的人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尊崇。”

於是，大迦旃延尊者從住處走出來，然後對那些婆羅門學童說：“婆羅門學童們，不要嘈吵，我要對你們說法。”

大迦旃延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那些婆羅門學童保持沉默。

大迦旃延尊者以偈頌對那些婆羅門學童說：

“古婆羅門昔所行，
戒行至高至究極，
保護根門善守持，
各種忿怒均降服；
古婆羅門昔所行，
樂於善法喜禪修。

今離正道空誦經，
自認高貴行不正，
常攻擊人心忿怒，
不論強弱俱惱害。

根門不護欲得福，
如睡夢中得財寶，
空躺地上無飲食。
今婆羅門此模樣：
清晨沐浴誦吠陀，
塗苦行灰扎髮髻，
穿苦行衣修苦行，
持咒發願拿曲杖，
以水灑淨做儀式，
以此欲求諸得著。

若然內心善止息，
心中潔淨無污垢，
所有眾生不妨害，
此人能得梵天道。”

那些婆羅門學童惱怒、不高興，他們回去盧希蹉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賢者，你要知道，大迦旃延沙門廢除、輕蔑婆羅門的咒頌！”

那些婆羅門學童說了這番話後，盧希蹉婆羅門惱怒、不高興，心想：“我單憑聽了那些婆羅門學童的說話便責罵、斥罵大迦旃延沙門是不當的。讓我前往他那裏問他吧。”

於是，盧希蹉婆羅門與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去到後，和大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迦旃延尊者說：“迦旃延賢者，我那些婆羅門學童弟子有到來這裏收集柴枝嗎？”

“婆羅門，你那些婆羅門學童弟子有到來這裏收集柴枝。”

“迦旃延賢者，你有沒有跟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交談呢？”

“婆羅門，我有跟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交談。”

“迦旃延賢者，你跟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交談時，說了些什麼呢？”

“婆羅門，我跟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交談時，說：

“古婆羅門昔所行，
戒行至高至究極，
保護根門善守持，
各種忿怒均降服；
古婆羅門昔所行，
樂於善法喜禪修。

今離正道空誦經，
自認高貴行不正，
常攻擊人心忿怒，
不論強弱俱惱害。

根門不護欲得福，
如睡夢中得財寶，
空躺地上無飲食。
今婆羅門此模樣：
清晨沐浴誦吠陀，
塗苦行灰扎髮髻，
穿苦行衣修苦行，
持咒發願拿曲杖，
以水灑淨做儀式，
以此欲求諸得著。

若然內心善止息，
心中潔淨無污垢，
所有眾生不妨害，
此人能得梵天道。”

“婆羅門，這就是我跟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交談時的說話了。”

“迦旃延賢者說不守護根門。迦旃延賢者，不守護根門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婆羅門，一些人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便有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便有瞋恚。他們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便有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便有瞋恚。他們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婆羅門，這就是不守護根門了。”

“迦旃延賢者，十分稀有，十分難得！迦旃延賢者是一位守護根門的人，你講解不守護根門！

“迦旃延賢者說守護根門。迦旃延賢者，守護根門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婆羅門，一位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不會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不會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婆羅門，這就是守護根門了。”

“迦旃延賢者，十分稀有，十分難得！迦旃延賢者是一位守護根門的人，你講解守護根門！

“迦旃延賢者，妙極了！迦旃延賢者，妙極了！迦旃延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迦旃延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以後迦旃延賢者到來目迦羅另一些優婆塞族人那裏時，請同樣也到來盧希蹉族人這裏，這樣的話，這些婆羅門學童男女便有機會對迦旃延賢者作禮，侍奉座位和水給迦旃延賢者，探望迦旃延賢者，這將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一三三·韋羅訶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優陀夷尊者住在迦門陀村杜帝耶婆羅門的芒果園。

這時候，韋羅訶蹉女婆羅門有一位婆羅門學童弟子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和優陀夷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優陀夷尊者為

婆羅門學童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婆羅門學童因優陀夷尊者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對優陀夷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回去韋羅訶蹉女婆羅門那裏。

婆羅門學童回到韋羅訶蹉女婆羅門那裏後，對她說：“賢者，你要知道，優陀夷沙門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婆羅門學童，既然這樣，你用我的名義邀請優陀夷沙門明天接受食物吧。”

婆羅門學童回答韋羅訶蹉女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對優陀夷尊者說：“願優陀夷賢者明天接受我的老師韋羅訶蹉女婆羅門的食物。”優陀夷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夜晚過後，在上午，優陀夷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韋羅訶蹉女婆羅門的居所。優陀夷尊者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韋羅訶蹉女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優陀夷尊者，使他得到滿足，使他掩鉢示意吃飽。當優陀夷尊者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韋羅訶蹉女婆羅門穿著鞋、坐上高座、戴著頭巾，然後對優陀夷尊者說：“沙門，說法吧。”

優陀夷尊者說：“賢姊，這不是適當的時候。”於是起座離去。

第二次，婆羅門學童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和優陀夷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優陀夷尊者為婆羅門學童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第二次，婆羅門學童因優陀夷尊者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對優陀夷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回去韋羅訶蹉女婆羅門那裏。

婆羅門學童回到韋羅訶蹉女婆羅門那裏後，對她說：“賢者，你要知道，優陀夷沙門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婆羅門學童，你對優陀夷沙門有這樣高的稱讚，但當我對他說‘沙門，說法吧’的時候，他卻說‘賢姊，這不是適當的時候’便起座離去。”

“賢者，這是因為你穿著鞋、坐上高座、戴著頭巾，還說‘沙門，說法吧’。賢者，那些賢者是恭敬法、尊敬法的人！”

“婆羅門學童，既然這樣，你用我的名義邀請優陀夷沙門明天接受食物吧。”

婆羅門學童回答韋羅訶蹉女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對優陀夷尊者說：“願優陀夷賢者明天接受我的老師韋羅訶蹉女婆羅門的食物。”優陀夷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夜晚過後，在上午，優陀夷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韋羅訶蹉女婆羅門的居所。優陀夷尊者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韋羅訶蹉女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優陀夷尊者，使他得到滿足，使他掩鉢示意吃飽。當優陀夷尊者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韋羅訶蹉女婆羅門除了鞋、坐低座、除下頭巾，然後對優陀夷尊者說：“大德，阿羅漢宣說，有什麼便有苦樂，沒有什麼便沒有苦樂呢？”

“賢姊，阿羅漢宣說，有眼便有苦樂，沒有眼便沒有苦樂。

“阿羅漢宣說，有耳便有苦樂，沒有耳便沒有苦樂。

“阿羅漢宣說，有鼻便有苦樂，沒有鼻便沒有苦樂。

“阿羅漢宣說，有舌便有苦樂，沒有舌便沒有苦樂。

“阿羅漢宣說，有身便有苦樂，沒有身便沒有苦樂。

“阿羅漢宣說，有意便有苦樂，沒有意便沒有苦樂。”

優陀夷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韋羅訶蹉女婆羅門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優陀夷大師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優陀夷大師接受我為優婆夷，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第十三居士品完

一三四·天湖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天湖的市鎮。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對於一些比丘，我不會對他們說應在六觸入處之中不放逸地作出修行；對於一些比丘，我會對他們說應在六觸入處之中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對於那些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我不會對他們說應在六觸入處之中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他們是不會放逸的。

“比丘們，對於那些還沒有徹底證悟、希望取得無上安穩的有學比丘，我會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色時，內心要持續不受這些觸擺佈；內心不受擺佈時便會精進而不懈怠，專一心念而沒有忘失，身體倚息下來而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而安住一境。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的果報，所以對那些有學比丘說應在六觸入處之中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當耳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聲……

“比丘們，當鼻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香……

“比丘們，當舌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味……

“比丘們，當身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觸……

“比丘們，當意識別到悅意和不悅意的法時，內心要持續不受這些觸擺佈；內心不受擺佈時便會精進而不懈怠，專一心念而沒有忘失，身體倚息下來而沒有倉卒，內心平伏下來而安住一境。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的果報，所以對那些有學比丘說應在六觸入處之中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一三五·機緣

“比丘們，你們有得著，你們有善得！你們有機緣得到生活在梵行之中。

“比丘們，我曾見過一個稱為六觸入處的地獄。在那裏，眾生眼看到的色只有不願看的色而沒有願看的色，只有不期望看的色而沒有期望看的色，只有不喜歡看的色而沒有喜歡看的色；耳聽到的聲……鼻嗅到的香……舌嚐到的味……身感到的觸……意想不到的法只有不願想的法而沒有願想的法，只有不期望想的法而沒有期望想的法，只有不喜歡想的法而沒有喜歡想的法。

“比丘們，你們有得著，你們有善得！你們有機緣得到生活在梵行之中。

“比丘們，我曾見過一個稱為六觸入處的天界。在那裏，眾生眼看到的色只有願看的色而沒有不願看的色，只有期望看的色而沒有不期望看的色，只有喜歡看的色而沒有不喜歡看的色；耳聽到的聲……鼻嗅到的香……舌嚐到的味……身感到的觸……意想不到的法只有願想的法而沒有不願想的法，只有期望想的法而沒有不期望想的法，只有喜歡想的法而沒有不喜歡想的法。

“比丘們，你們有得著，你們有善得！你們有機緣得到生活在梵行之中。”¹

一三六·連繫

“比丘們，天和人都是喜歡色、熱衷色、愛樂色的；當色變壞、消失、息滅時，天和人便會住於苦之中了。天和人都是喜歡聲……天和人都是喜歡香……天和人都是喜歡味……天和人都是喜歡觸……天和人都是喜歡法、熱衷法、愛樂法的；當法變壞、消失、息滅時，天和人便會住於苦之中了。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色的集、滅、味、患、離，不會喜歡色，不會熱衷色，不會愛樂色；當色變壞、消失、息滅時，如來是住於樂之中的。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聲……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香……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味……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觸……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法的集、滅、味、患、離，不會喜歡法，不會熱衷法，不會愛樂法；當法變壞、消失、息滅時，如來是住於樂之中的。”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色聲香味觸，
連同此法境，
世人皆稱羨，
生愛生貪著，

人天世間中，
視之為福樂；
一朝壞滅時，
苦惱連隨至。

聖者除身見，
不與世人同，
六處壞滅時，
安住於樂中，

世人說是樂，
聖者知是苦；
世人說是苦，
聖者知是樂。

迷癡無智者，
黑暗所遮蔽，
盲目無所見，
難知此法義。

善人揭示法，
智者能習近，
於中見光明，

¹ 在《相應部》的註釋《精義顯揚》之中解說，地獄過苦天界過樂，都不及人間的修行條件好。

得知深妙法。

貪著諸有者，
逐鹿於有流，
不能覺此法，
墮入魔境域。

唯有諸聖者，
能覺此道途，
徹知此道已，
無漏得涅槃。

“比丘們，天和人都是喜歡色、熱衷色、愛樂色的；當色變壞、消失、息滅時，天和人便會住於苦之中了。天和人都是喜歡聲……天和人都是喜歡香……天和人都是喜歡味……天和人都是喜歡觸……天和人都是喜歡法、熱衷法、愛樂法的；當法變壞、消失、息滅時，天和人便會住於苦之中了。

“比丘們，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色的集、滅、味、患、離，不會喜歡色，不會熱衷色，不會愛樂色；當色變壞、消失、息滅時，如來是住於樂之中的。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聲……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香……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味……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觸……如來·阿羅漢·等正覺如實知法的集、滅、味、患、離，不會喜歡法，不會熱衷法，不會愛樂法；當法變壞、消失、息滅時，如來是住於樂之中的。”

一三七·不屬你之一

“比丘們，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眼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耳……

“鼻……

“舌……

“身……

“意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假如在祇樹給孤獨園裏的草、木、樹枝、樹葉被人取去，被人焚燒或被人拿來用，你們會不會有‘我被人取去’、‘我被人焚燒’或‘我被人拿來用’這樣的想法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些草、木、樹枝、樹葉不是我，不是我所。”

“比丘們，同樣地，眼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耳……

“鼻……

“舌……

“身……

“意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一三八·不屬你之二

“比丘們，捨棄不屬於你們的東西。捨棄那些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什麼是不屬於你們的東西呢？

“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聲……

“香……

“味……

“觸……

“法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比丘們，假如在祇樹給孤獨園裏的草、木、樹枝、樹葉被人取去，被人焚燒或被人拿來用，你們會不會有‘我被人取去’、‘我被人焚燒’或‘我被人拿來用’這樣的想法呢？”

“大德，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那些草、木、樹枝、樹葉不是我，不是我所。”

“比丘們，同樣地，色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聲……

“香……

“味……

“觸……

“法是不屬於你們的，捨棄那東西將會為你們帶來利益和快樂。”

一三九·內因之一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使眼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由無常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眼怎會有常恆呢！

“耳……

“鼻……

“舌……

“身……

“意是無常的，使意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由無常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意怎會有常恆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四零·內因之二

“比丘們，眼是苦的，使眼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苦的。比丘們，由苦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眼怎會有樂呢！

“耳……

“鼻……

“舌……

“身……

“意是苦的，使意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苦的。比丘們，由苦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意怎會有樂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四一·內因之三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使眼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我的。比丘們，由無我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眼怎會有實我呢！

“耳……

“鼻……

“舌……

“身……

“意是無我的，使意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我的。比丘們，由無我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意怎會有實我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四二·外因之一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使色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由無常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色怎會有常恆呢！

“聲……

“香……

“味……

“觸……

“法是無常的，使法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常的。比丘們，由無常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法怎會有常恆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

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四三·外因之二

“比丘們，色是苦的，使色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苦的。比丘們，由苦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色怎會有樂呢！

“聲……

“香……

“味……

“觸……

“法是苦的，使法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苦的。比丘們，由苦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法怎會有樂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四四·外因之三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使色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我的。比丘們，由無我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色怎會有實我呢！

“聲……

“香……

“味……

“觸……

“法是無我的，使法生起的原因和條件也是無我的。比丘們，由無我的原因和條件所生起的法怎會有實我呢！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第十四天湖品完

一四五·業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舊業、新業、業滅、業滅之道。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舊業呢？”

“比丘們，應知眼是由舊有的業而來，是由眾緣和合而來，是由思所作而來，它只是一些感受。應知耳……應知鼻……應知舌……應知身……應知意是由舊有的業而來，是由眾緣和合而來，是由思所作而來，它只是一些感受。比丘們，這就是稱為舊業了。

“比丘們，什麼是新業呢？”

“比丘們，現在以身、口、意所作的各種業，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新業了。

“比丘們，什麼是業滅呢？”

“比丘們，當一個人息滅身、口、意業，因此而觸證解脫，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業滅了。

“比丘們，什麼是業滅之道呢？”

“比丘們，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業滅之道了。

“比丘們，我對你們宣說舊業，宣說新業，宣說業滅，宣說業滅之道。

“比丘們，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比丘們，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一四六·通往之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通往涅槃之道。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通往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觀察眼無常，觀察色無常，觀察眼識無常，觀察眼觸無常，觀察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觀察耳無常，觀察聲無常，觀察耳識無常，觀察耳觸無常，觀察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觀察鼻無常，觀察香無常，觀察鼻識無常，觀察鼻觸無常，觀察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觀察舌無常，觀察味無常，觀察舌識無常，觀察舌觸無常，觀察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觀察身無常，觀察觸無常，觀察身識無常，觀察身觸無常，觀察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觀察意無常，觀察法無常，觀察意識無常，觀察意觸無常，觀察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比丘們，這就是通往涅槃之道了。”

一四七·通往之二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通往涅槃之道……(除了“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四六經相同)……”

一四八·通往之三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通往涅槃之道……(除了“無常”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四六經相同)……”

一四九·通往之四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通往涅槃之道。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通往涅槃之道呢？”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眼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視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識，視為‘我擁有眼識’、‘我是眼識’、‘眼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視為‘我擁有眼觸’、‘我是眼觸’、‘眼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意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視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法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法，視為‘我擁有法’、‘我是法’、‘法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識，視為‘我擁有意識’、‘我是意識’、‘意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視為‘我擁有意觸’、‘我是意觸’、‘意觸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們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視為‘我擁有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我是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通往涅槃之道了。”

一五零·弟子

“比丘們，生活在梵行之中是沒有弟子、沒有老師¹的。

“比丘們，有弟子、有老師的比丘有苦，不能安穩地生活。沒有弟子、沒有老師的比丘有樂，能安穩地生活。

“比丘們，什麼是‘有弟子、有老師的比丘有苦，不能安穩地生活’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他讓這些惡不善法跟他一起居住，這就是稱為有弟子了；他跟隨這些惡不善法行走，這就是稱為有老師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他讓這些惡不善法跟他一起居住，這就是稱為有弟子了；他跟隨這些惡不善法行走，這就是稱為有老師了。

“比丘們，這就是‘有弟子、有老師的比丘有苦，不能安穩地生活’了。

“比丘們，什麼是‘沒有弟子、沒有老師的比丘有樂，能安穩地生活’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生惡不善法、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他不讓這些惡不善法跟他一起居住，這就是稱為沒有弟子了；他不跟隨這些惡

¹ 按經中的上文下理，可知這裏的“弟子”與“老師”是“惡不善法”的借喻。弟子其中一種特質，是跟老師一起居住；老師其中一種特質，是帶領弟子行踐。

不善法行走，這就是稱為沒有老師了。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不生惡不善法、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他不讓這些惡不善法跟他一起居住，這就是稱為沒有弟子了；他不跟隨這些惡不善法行走，這就是稱為沒有老師了。

“比丘們，這就是‘沒有弟子、沒有老師的比丘有樂，能安穩地生活’了。

“比丘們，生活在梵行之中是沒有弟子、沒有老師的。

“比丘們，有弟子、有老師的比丘有苦，不能安穩地生活。沒有弟子、沒有老師的比丘有樂，能安穩地生活。”

一五一·什麼得益

“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你們：‘賢友們，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有什麼得益呢？’

“比丘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苦。’

“比丘們，如果他們再問：‘賢友們，怎樣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來遍知苦呢？’

“比丘們，當他們這樣問的時候，你們這樣解說：‘賢友們，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眼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色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眼識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眼觸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苦。’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賢友們，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意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法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意識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意觸是苦，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苦。’

“‘賢友們，這樣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來遍知苦。’

“比丘們，當外道遊方者這樣問你們的時候，你們便這樣來解說。”

一五二·什麼方法

“比丘們，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一位比丘有沒有方法得到究竟智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

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一位比丘是有方法得到究竟智的。

“比丘們，這方法是什麼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內裏有貪欲、瞋恚、愚癡的時候知道自己內裏有貪欲、瞋恚、愚癡，內裏沒有貪欲、瞋恚、愚癡的時候知道自己內裏沒有貪欲、瞋恚、愚癡。

“比丘們，這種修習方法是通過敬信、願欲、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來達成的嗎？”

“大德，不是。”

“比丘們，這種修習方法是通過智慧來達成的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一位比丘有這種方法得到究竟智，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再者，一位比丘在耳聽到聲……

……再者，一位比丘在鼻嗅到香……

……再者，一位比丘在舌嚐到味……

……再者，一位比丘在身感到觸……

“比丘們，再者，一位比丘在意想到法之後，內裏有貪欲、瞋恚、愚癡的時候知道自己內裏有貪欲、瞋恚、愚癡，內裏沒有貪欲、瞋恚、愚癡的時候知道自己內裏沒有貪欲、瞋恚、愚癡。

“比丘們，這種修習方法是通過敬信、願欲、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來達成的嗎？”

“大德，不是。”

“比丘們，這種修習方法是通過智慧來達成的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不以敬信、不以願欲、不以傳統、不以推想、不以所受持的見，一位比丘有這種方法得到究竟智，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五三·根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根圓滿，根圓滿’。大德，根圓滿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比丘，觀察眼根生滅，對眼根厭離；觀察耳根生滅，對耳根厭離；觀察鼻根生滅，對鼻根厭離；觀察舌根生滅，對舌根厭離；觀察身根生滅，對身根厭離；觀察意根生滅，對意根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這就是根圓滿所包含的內容了。”

一五四·說法者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人們說‘說法者，說法者’。說法者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說對眼、耳、鼻、舌、身、意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說法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跟隨對眼、耳、鼻、舌、身、意厭離、無欲、息滅的法，他可配稱為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

“比丘，如果一位比丘因對眼、耳、鼻、舌、身、意厭離、無欲、息滅，沒有執取而得解脫，他可配稱為一位現生得到涅槃的比丘。”

第十五新舊業品完

一五五・愛喜盡之一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眼無常，這就是他的正見。有正觀的人會有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耳……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鼻……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舌……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意無常，這就是他的正見。有正觀的人會有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五六・愛喜盡之二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色無常，這就是他的正見。有正觀的人會有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聲……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香……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味……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觸……

“一位比丘如實觀察法無常，這就是他的正見。有正觀的人會有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五七・愛喜盡之三

“比丘們，你們要對眼如理思維，要如實觀察眼無常。比丘們，對眼如理思維、如實觀察眼無常的比丘會對眼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比丘們，你們要對耳……

“比丘們，你們要對鼻……

“比丘們，你們要對舌……

“比丘們，你們要對身……

“比丘們，你們要對意如理思維，要如實觀察意無常。比丘們，對意如理思維、如實觀察意無常的比丘會對意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五八・愛喜盡之四

“比丘們，你們要對色如理思維，要如實觀察色無常。比丘們，對色如理思維、如實觀察色無常的比丘會對色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比丘們，你們要對聲……

“比丘們，你們要對香……

“比丘們，你們要對味……

“比丘們，你們要對觸……

“比丘們，你們要對法如理思維，要如實觀察法無常。比丘們，對法如理思維、如實觀察法無常的比丘會對法厭離；當愛喜盡除時會帶來貪欲的盡除，當貪欲盡除時會帶來愛喜的盡除；當愛喜和貪欲都盡除時，這稱為心善解脫。”

一五九·耆婆芒果園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的芒果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一位有定的比丘會如實認清事物。如實認清些什麼呢？

“如實認清眼無常，如實認清色無常，如實認清眼識無常，如實認清眼觸無常，如實認清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如實認清耳無常，如實認清聲無常，如實認清耳識無常，如實認清耳觸無常，如實認清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如實認清鼻無常，如實認清香無常，如實認清鼻識無常，如實認清鼻觸無常，如實認清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如實認清舌無常，如實認清味無常，如實認清舌識無常，如實認清舌觸無常，如實認清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如實認清身無常，如實認清觸無常，如實認清身識無常，如實認清身觸無常，如實認清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如實認清意無常，如實認清法無常，如實認清意識無常，如實認清意觸無常，如實認清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

“比丘們，你們要修習定；一位有定的比丘會如實認清事物。”

一六零·耆婆芒果園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耆婆的芒果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要生活在靜處；一位生活在靜處的比丘會如實認清事物。如實認清些什麼呢？

……(除了“修習定”及“有定”改作“生活在靜處”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五九經相同)……

一六一·拘絺羅之一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

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拘絺羅，你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拘絺羅，眼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色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眼識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眼觸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拘絺羅，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拘絺羅，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拘絺羅，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拘絺羅，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拘絺羅，意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法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識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觸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你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拘絺羅，你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

一六二·拘絺羅之二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拘絺羅，你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著……(除了“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六一經相同)……

一六三·拘絺羅之三

這時候，大拘絺羅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簡略地說法就好了。當我聽了世尊的法義後，便會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來修習。”

“拘絺羅，你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著……(除了“無常”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六一經相同)……

一六四·邪見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邪見呢？”

“比丘，一個人知眼無常，見眼無常，能斷除邪見；知色無常，見色無常，能斷除邪見；知眼識無常，見眼識無常，能斷除邪見；知眼觸無常，見眼觸無常，能斷除邪見；知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能斷除邪見。

“……耳……聲……耳識……耳觸……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鼻……香……鼻識……鼻觸……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舌……味……舌識……舌觸……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身……觸……身識……身觸……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

“比丘，一個人知意無常，見意無常，能斷除邪見；知法無常，見法無常，能斷除邪見；知意識無常，見意識無常，能斷除邪見；知意觸無常，見意觸無常，能斷除邪見；知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見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無常，能斷除邪見。

“比丘，一個人要有這樣的知，這樣的見，才能斷除邪見。”

一六五·身見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身見呢？”

“比丘，一個人知眼苦……(除了“邪見”改作“身見”和“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六四經相同)……

一六六·我見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一個人要有什麼樣的知，什麼樣的見，才能斷除我見呢？”

“比丘，一個人知眼無我……(除了“邪見”改作“我見”和“無常”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六四經相同)……

第十六愛喜盡品完

一六七·貪著之一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鼻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舌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身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鼻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舌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身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意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鼻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舌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身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意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染。”

一六八·貪著之二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眼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鼻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舌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身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眼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鼻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舌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身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意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眼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鼻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舌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身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意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對它的貪染；身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意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染。”

一六九·貪著之三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鼻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舌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身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意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鼻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舌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身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意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鼻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舌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身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意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染。”

一七零·貪著之四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香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觸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法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香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觸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法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無常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聲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香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味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觸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法是無常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常的東西的貪染。”

一七一·貪著之五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香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觸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法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香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觸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法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苦的呢？”

“比丘們，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聲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香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味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觸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法是苦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苦的東西的貪染。”

一七二·貪著之六

(一)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著。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香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觸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法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著。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著。

(二)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欲。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

捨棄對它的貪欲；香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觸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法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欲。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欲。

(三)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染。什麼東西是無我的呢？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聲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香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味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觸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法是無我的，你們應要捨棄對它的貪染。

“比丘們，你們應要捨棄對各種無我的東西的貪染。”

一七三·過去之一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無常的，過去的耳是無常的，過去的鼻是無常的，過去的舌是無常的，過去的身是無常的，過去的意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未來的眼是無常的，未來的耳是無常的，未來的鼻是無常的，未來的舌是無常的，未來的身是無常的，未來的意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現在的眼是無常的，現在的耳是無常的，現在的鼻是無常的，現在的舌是無常的，現在的身是無常的，現在的意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七四·過去之二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苦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七三經相同)……

一七五·過去之三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無我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無常”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七三經相同)……”

一七六·過去之四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無常的，過去的聲是無常的，過去的香是無常的，過去的味是無常的，過去的觸是無常的，過去的法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未來的色是無常的，未來的聲是無常的，未來的香是無常的，未來的味是無常的，未來的觸是無常的，未來的法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現在的色是無常的，現在的聲是無常的，現在的香是無常的，現在的味是無常的，現在的觸是無常的，現在的法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七七·過去之五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苦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無常”改作“苦”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七六經相同)……”

一七八·過去之六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無我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無常”改作“無我”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七六經相同)……”

一七九·是無常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過去的耳……

“過去的鼻……

“過去的舌……

“過去的身……

“過去的意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未來的眼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未來的耳……

“未來的鼻……

“未來的舌……

“未來的身……

“未來的意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現在的眼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現在的耳……

“現在的鼻……

“現在的舌……

“現在的身……

“現在的意是無常的，是無常的就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

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八零·是苦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過去的耳……

“過去的鼻……

“過去的舌……

“過去的身……

“過去的意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未來的眼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未來的耳……

“未來的鼻……

“未來的舌……

“未來的身……

“未來的意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現在的眼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現在的耳……

“現在的鼻……

“現在的舌……

“現在的身……

“現在的意是苦的，是苦的就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八一·是無我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眼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過去的耳……

“過去的鼻……

“過去的舌……

“過去的身……

“過去的意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未來的眼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未來的耳……

“未來的鼻……

“未來的舌……

“未來的身……

“未來的意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現在的眼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眼。

“現在的耳……

“現在的鼻……

“現在的舌……

“現在的身……

“現在的意是無我的，是無我的就是：‘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應以正慧這樣來如實審視意。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八二．是無常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無常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眼、耳、鼻、舌、身、意”改作“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七九經相同)……

一八三．是苦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苦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眼、耳、鼻、舌、身、意”改作“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八零經相同)……

一八四．是無我的

(一)

“比丘們，過去的色是無我的……(三個分段的經文除了“眼、耳、鼻、舌、身、意”改作“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其餘部分跟一八一經相同)……

一八五．內

(一)

“比丘們，眼是無常的，耳是無常的，鼻是無常的，舌是無常的，身是無常的，意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眼是苦的，耳是苦的，鼻是苦的，舌是苦的，身是苦的，意是苦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眼是無我的，耳是無我的，鼻是無我的，舌是無我的，身是無我

的，意是無我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耳厭離、對鼻厭離、對舌厭離、對身厭離、對意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八六·外

(一)

“比丘們，色是無常的，聲是無常的，香是無常的，味是無常的，觸是無常的，法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二)

“比丘們，色是苦的，聲是苦的，香是苦的，味是苦的，觸是苦的，法是苦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三)

“比丘們，色是無我的，聲是無我的，香是無我的，味是無我的，觸是無我的，法是無我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聲厭離、對香厭離、對味厭離、對觸厭離、對法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第十七重複品完

一八七·河流之一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說‘河流，河流’，在聖者的律之中，那不是河流，那只是很多水積聚在一起，很多水急速流動而已。

“比丘們，眼是人的河流，色使它波濤洶湧。比丘們，在眼這條大河流之中有波浪、有旋渦，會溺斃人、會傷害人。一個征服色的人，可稱為一位親自渡過眼這條大河流的人，他是一位站穩在彼岸的婆羅門。

“比丘們，耳……聲……

“比丘們，鼻……香……

“比丘們，舌……味……

“比丘們，身……觸……

“比丘們，意是人的河流，法使它波濤洶湧。比丘們，在意這條大河流之中有波浪、有旋渦，會溺斃人、會傷害人。一個征服法的人，可稱為一位親自渡過意這條大河流的人，他是一位站穩在彼岸的婆羅門。”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此流溺人傷害人，
波濤洶湧甚難渡，
具深智慧梵行者，
盡世間邊到彼岸。”

一八八·河流之二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說‘河流，河流’，在聖者的律之中，那不是河流，那只是很多水積聚在一起，很多水急速流動而已。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在聖者的律之中，這才稱為河流。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大部分眾生在當中沉溺，就像一個打結的繩球、一個鳥巢、一堆纏繞的蘆葦草那樣在世間糾纏不清，因此不能超脫輪迴，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比丘們，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比丘們，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比丘們，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比丘們，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比丘們，當意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在聖者的律之中，這才稱為河流。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大部分眾生在當中沉溺，就像一個打結的繩球、一個鳥巢、一堆纏繞的蘆葦草那樣在世間糾纏不清，因此不能超脫輪迴，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此流溺人傷害人，
波濤洶湧甚難渡，

清除貪瞋與無明，
此人能越難渡流：

遠離死神沒有依，
斷除眾苦無後有，
止息生死難衡量，
死神不知其去處。”

一八九·漁夫

“比丘們，就正如漁夫在深水湖中放下有肉的魚鈎，有些尋找肉食的魚會吞下它，吞下魚鈎的魚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漁夫任意擺佈。

“比丘們，同樣地，世間上有六個使眾生遇上不幸、摧毀眾生的鈎，這六個鈎是什麼呢？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這稱為吞下魔鈎的比丘。他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邪惡者任意擺佈。

“比丘們，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比丘們，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比丘們，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比丘們，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比丘們，當意識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個比丘對此有喜貪、喜愛、持續的愛著的話，這稱為吞下魔鈎的比丘。他會遇上不幸，遇上災禍，被邪惡者任意擺佈。

“比丘們，當眼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這稱為不吞魔鈎的比丘，粉碎魔鈎的比丘，徹底粉碎魔鈎的比丘。他不會遇上不幸、不會遇上災禍，不會被邪惡者任意擺佈。

“比丘們，當耳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比丘們，當鼻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比丘們，當舌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比丘們，當身識別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

“比丘們，當意識到一些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法時，如果一位比丘對此沒有喜貪、喜愛，持續沒有愛著的話，這稱為不吞魔鈎的比丘，粉碎魔鈎的比丘，徹底粉碎魔鈎的比丘。他不會遇上不幸、不會遇上災禍，不會被邪惡者任意擺佈。”

“比丘們，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個比丘或比丘尼眼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輕微的色，內心都會受到擺佈，更不用說影響程度大的色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個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耳識別聲……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鼻識別香……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舌識別味……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身識別觸……

“比丘們，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個比丘或比丘尼意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輕微的法，內心都會受到擺佈，更不用說影響程度大的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個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用利斧不斷斬幼小的菩提樹、榕樹、糙葉榕或叢生榕，是否會有樹液流出來呢？”

“大德，是的。”

“這是什麼原因呢？”

“大德，因為這些樹有樹液。”

“比丘們，同樣地，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個比丘或比丘尼眼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輕微的色，內心都會受到擺佈，更不用說影響程度大的色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個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耳識別聲……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鼻識別香……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舌識別味……

……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身識別觸……

“比丘們，當一個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個比丘或比丘尼意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輕微的法，內心都會受到擺佈，更不用說影響程度大的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個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有貪欲、瞋恚、愚癡，不捨棄貪欲、瞋恚、愚癡。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眼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程度大的色，內心都不受擺佈，更不用說影響輕微的色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位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耳識別聲……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鼻識別香……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舌識別味……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身識別觸……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意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程度大的法，內心都不受擺佈，更不用說影響輕微的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用利斧不斷斬乾身、樹齡老的菩提樹、榕樹、糙葉榕或叢生榕，是否會有樹液流出來呢？”

“大德，不會。”

“這是什麼原因呢？”

“大德，因為這些樹沒有樹液。”

“比丘們，同樣地，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眼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程度大的色，內心都不受擺佈，更不用說影響輕微的色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位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耳識別聲……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鼻識別香……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舌識別味……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身識別觸……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意識別、專意到即使一些影響程度大的法，內心都不受擺佈，更不用說影響輕微的法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這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沒有貪欲、瞋恚、愚癡，捨棄了貪欲、瞋恚、愚癡。”

一九一·拘絺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拘絺羅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究竟是眼繫縛著色還是色繫縛著眼，耳繫縛著聲還是聲繫縛著耳，鼻繫縛著香還是香繫縛著鼻，舌繫縛著味還是味繫縛著舌，身繫縛著觸還是觸繫縛著身，意繫縛著法還是法繫縛著意呢？”

“拘絺羅賢友，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賢友，就如一頭黑牛和一頭白牛被一個牛軛套在一起，如果人們說‘是

黑牛繫縛著白牛’或‘是白牛繫縛著黑牛’，這是否正確的解說呢？”

“賢友，不是。賢友，不是黑牛繫縛著白牛也不是白牛繫縛著黑牛，在這裏有牛軛，這裏便會有束縛。”

“賢友，同樣地，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賢友，如果是眼繫縛著色或是色繫縛著眼的話，便不會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也不會有體證把苦徹底盡除這回事。賢友，因為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所以這便會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也會有體證把苦徹底盡除這回事。”

“賢友，如果是耳繫縛著聲……

“賢友，如果是鼻繫縛著香……

“賢友，如果是舌繫縛著味……

“賢友，如果是身繫縛著觸……

“賢友，如果是意繫縛著法或是法繫縛著意的話，便不會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也不會有體證把苦徹底盡除這回事。賢友，因為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所以這便會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也會有體證把苦徹底盡除這回事。”

“賢友，從這個義理可知，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賢友，世尊是有眼的，世尊是能以眼看到色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世尊是有耳的，世尊是能以耳聽到聲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世尊是有鼻的，世尊是能以鼻嗅到香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世尊是有舌的，世尊是能以舌嚐到味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世尊是有身的，世尊是能以身感到觸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世尊是有意的，世尊是能以意想到法的，但世尊沒有貪染，世尊的心是善解脫的。”

“賢友，從這個義理可知，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束縛。”

一九二·迦摩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阿難尊者和迦摩普尊者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迦摩普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究竟是眼繫縛著色還是色繫縛著眼，耳繫縛著聲還是聲繫縛著耳，鼻繫縛著香還是香繫縛著鼻，舌繫縛著味還是味繫縛著舌，身繫縛著觸還是觸繫縛著身，意繫縛著法還是法繫縛著意呢？”

“迦摩普賢友，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賢友，就正如一頭黑牛和一頭白牛被一個牛軛套在一起，如果人們說‘是黑牛繫縛著白牛’或‘是白牛繫縛著黑牛’，這是否正確的解說呢？”

“賢友，不是。賢友，不是黑牛繫縛著白牛也不是白牛繫縛著黑牛，在這裏有牛軛，這裏便會有束縛。”

“賢友，同樣地，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束縛。”

一九三·優陀夷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阿難尊者和優陀夷尊者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優陀夷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和阿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友，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揭示、講說身無我。至於識無我方面，可不可以同樣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識無我呢？”

“優陀夷賢友，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揭示、講說身無我。至於識無我方面，這是可以同樣講解、宣說、教導、建立、揭示、分析、清楚解釋識無我的。

“賢友，眼識是不是以眼和色為條件而生起的呢？”

“賢友，是的。”

“賢友，眼識是由原因和條件而生起的，如果所有原因和條件都息滅無餘，

會不會有眼識出現呢？”

“賢友，不會。”

“賢友，世尊以這樣的方式來解釋、揭示、講說識無我。

……耳識是不是以耳和聲……

……鼻識是不是以鼻和香……

……舌識是不是以舌和味……

……身識是不是以身和觸……

“賢友，意識是不是以意和法為條件而生起的呢？”

“賢友，是的。”

“賢友，意識是由原因和條件而生起的，如果所有原因和條件都息滅無餘，會不會有意識出現呢？”

“賢友，不會。”

“賢友，世尊以這樣的方式來解釋、揭示、講說識無我。

“賢友，就正如一個需要實木、尋求實木、到處尋找實木的人，拿著利斧進入樹林，在那裏看見一棵正直、整潔、高大的芭蕉樹，他斬截了樹根，斬截了樹冠，然後剝除樹皮。他軟木也找不到，更遑論實木了。

“賢友，同樣地，一位比丘觀察六觸入處無我、無我所，他這樣觀察時，會對世間沒有任何執取，沒有執取便沒有掛慮；沒有掛慮便親身體證涅槃，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一九四·燃燒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燃燒’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燃燒’的法義呢？”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被燒紅、充滿火焰的熱鐵棒燒毀眼根，便不能執取眼識別色時的形相，但這樣也比他的眼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好。比丘們，一個人的眼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在身壞命終之後有可能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被燒紅、充滿火焰的尖鐵槍戳毀耳根，便不能執取耳識別聲時的形相，但這樣也比他的耳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好。比丘們，一個人的耳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在身壞命終之後有可能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被燒紅、充滿火焰的利鐵剪剪毀鼻根，便不能執取鼻識別香時的形相，但這樣也比他的鼻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好。比丘們，一個人的鼻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在身壞命終之後有可能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被燒紅、充滿火焰的利鐵刃割毀舌根，便不能執取舌識別味時的形相，但這樣也比他的舌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好。比丘們，一個人的舌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在身壞命終之後有可能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一個人如果被燒紅、充滿火焰的尖鐵矛刺毀身根，便不能執取身識別觸時的形相，但這樣也比他的身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好。比丘們，一

個人的身識持續受形相的味所束縛，在身壞命終之後有可能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我說，睡覺是一種虛度光陰的生活、沒有果報的生活、迷癡的生活。一個人如果睡覺，也比他持續作出取得權力、分裂僧團的覺好。比丘們，我看見後者的過患，所以我這樣說。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反思：‘不說燒紅、充滿火焰的熱鐵棒燒毀眼根了，我現在這樣思維：眼是無常的，色是無常的，眼識是無常的，眼觸是無常的，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不說燒紅、充滿火焰的尖鐵槍戳毀耳根了，我現在這樣思維：耳是無常的，聲是無常的，耳識是無常的，耳觸是無常的，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不說燒紅、充滿火焰的利鐵剪剪毀鼻根了，我現在這樣思維：鼻是無常的，香是無常的，鼻識是無常的，鼻觸是無常的，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不說燒紅、充滿火焰的利鐵刀割毀舌根了，我現在這樣思維：舌是無常的，味是無常的，舌識是無常的，舌觸是無常的，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不說燒紅、充滿火焰的尖鐵矛刺毀身根了，我現在這樣思維：身是無常的，觸是無常的，身識是無常的，身觸是無常的，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不說睡覺了，我現在這樣思維：意是無常的，法是無常的，意識是無常的，意觸是無常的，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

“比丘們，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眼厭離，對色厭離，對眼識厭離，對眼觸厭離，對眼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耳厭離，對聲厭離，對耳識厭離，對耳觸厭離，對耳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鼻厭離，對香厭離，對鼻識厭離，對鼻觸厭離，對鼻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舌厭離，對味厭離，對舌識厭離，對舌觸厭離，對舌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身厭離，對觸厭離，對身識厭離，對身觸厭離，對身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會對意厭離，對法厭離，對意識厭離，對意觸厭離，對意觸所生的樂、苦、不苦不樂受厭離。

“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比丘們，這就是‘燃燒’的法義了。”

一九五·手腳之一

“比丘們，有手的時候，便會有拿起與放下的出現。有腳的時候，便會有來與回的出現。有肢節的時候，便會有屈與伸的出現。有肚腹的時候，便會有飢與渴的出現。

“比丘們，同樣地，有眼的時候，便會有以眼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

樂。有耳的時候，便會有以耳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有鼻的時候，便會有以鼻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有舌的時候，便會有以舌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有身的時候，便會有以身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有意的時候，便會有以意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

“比丘們，沒有手的時候，便不會有拿起與放下的出現。沒有腳的時候，便不會有來與回的出現。沒有肢節的時候，便不會有屈與伸的出現。沒有肚腹的時候，便不會有飢與渴的出現。

“比丘們，同樣地，沒有眼的時候，便不會有以眼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沒有耳的時候，便不會有以耳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沒有鼻的時候，便不會有以鼻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沒有舌的時候，便不會有以舌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沒有身的時候，便不會有以身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沒有意的時候，便不會有以意觸為條件所生的內在的苦和樂。”

一九六·手腳之二

“比丘們，有手的時候，便會有拿起與放下。有腳的時候，便會有來與回……(除了刪去所有“的出現”三個字之外，其餘部分跟一九五經相同)……

第十八河流品完

一九七·蛇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假如有四條兇猛毒蛇，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人們對他說：‘喂，你要時常照顧這四條兇猛毒蛇的生活，要時常替這四條兇猛毒蛇洗澡，要時常給這四條兇猛毒蛇飲食，要時常照顧這四條兇猛毒蛇的休息。這四條兇猛毒蛇有些時候或會動怒，那時會為你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喂，在這情形下你會怎樣做？’

“比丘們，那個人害怕那四條兇猛毒蛇，於是往別處逃跑。人們對他說：‘喂，有五個殺人仇敵在後面跟隨著你，一見到你的話便會就地取去你的性命。喂，在這情形下你會怎樣做？’

“比丘們，那個人害怕那四條兇猛毒蛇，害怕背後的五個殺人仇敵，於是往別處逃跑。人們對他說：‘喂，有第六個裝成你密友的殺人仇敵，拿著利劍在後面跟隨著你，一見到你的話便會就地斬掉你的頭。喂，在這情形下你會怎樣做？’

“比丘們，那個人害怕那四條兇猛毒蛇，害怕背後五個殺人仇敵，害怕背後第六個裝成密友的殺人仇敵，於是往別處逃跑。之後，他看見一條空的村落，無論他進入哪一間屋，都是沒有人的、遭棄置的、空的。無論他拿起哪個碗碟，都是遭棄置的、空的。人們對他說：‘喂，現在有些劫村大賊正要劫掠這條空村。喂，在這情形下你會怎樣做？’

“比丘們，那個人害怕那四條兇猛毒蛇，害怕背後五個殺人仇敵，害怕背後第六個裝成密友的殺人仇敵，害怕那些劫村大賊，於是往別處逃跑。之後，他看見一條大河，河這邊岸充滿危險、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那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對岸。

“比丘們，那個人心想：‘這是一條大河，河這邊岸充滿危險、使人驚懼，對岸則安穩、不會使人驚懼；這裏沒有船也沒有橋幫人越過對岸。讓我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扎一個木筏吧。依靠這個木筏，可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

“比丘們，於是那個人採集一些草、木、樹枝、樹葉來扎一個木筏。依靠那個木筏，安全地用手腳划過對岸。他成為一位站穩在彼岸的婆羅門。

“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是要說明這個義理：

“比丘們，四條兇猛毒蛇是指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們，五個殺人仇敵是指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比丘們，第六個裝成密友的殺人仇敵是指喜貪。

“比丘們，空的村落是指內六處。比丘們，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眼，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的；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耳，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的；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鼻，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的；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舌，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的；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身，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

的；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審視意，會清楚看到它是沒有實質、沒有實在、空的。

“比丘們，劫村大賊是指外六處。比丘們，眼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色之中受劫掠，耳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聲之中受劫掠，鼻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香之中受劫掠，舌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味之中受劫掠，身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觸之中受劫掠，意常在悅意和不悅意的法之中受劫掠。

“比丘們，大河是指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比丘們，充滿危險、使人驚懼的這邊岸是指有身。

“比丘們，安穩、不會使人驚懼的對岸是指涅槃。

“比丘們，木筏是指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比丘們，用手腳划過對岸是指作出精進。

“比丘們，站穩在彼岸的婆羅門是指阿羅漢。”

一九八·喜

“比丘們，具有三法的比丘能當下安住在許多快樂和喜悅之中，他能生起精進，將各種漏盡除。這三法是什麼呢？

“是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守護根門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

“比丘們，就如在平坦的廣場上，有一輛繫上良駒的馬車停在那裏，馬刺已經預備好。一位熟練的馴馬師登上了馬車，左手拿著繮繩，右手拿著馬刺，能隨心所欲地到處奔馳。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修學守護六根，修學約束六根，修學調服六根，修學平息六根。

“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守護根門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比丘飲食知量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如理計量真正所需。他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他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他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在傷口敷藥的目的只是為了復原，又正如一個人在車軸塗油的目的只是為了運輸暢順。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如理計量真正所需。他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

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他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他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飲食知量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比丘保持覺醒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

“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保持覺醒了。

“比丘們，具有這三法的比丘能當下安住在許多快樂和喜悅之中，他能生起精進，將各種漏盡除。”

一九九·烏龜

“比丘們，從前，有一隻烏龜黃昏的時候在河岸邊覓食，有一隻豺同樣黃昏的時候在河岸邊覓食。

“比丘們，烏龜在遠處看見那隻豺，於是將頭頸連同肢體收回龜殼之內，過少事務的生活、保持沉默。豺也在遠處看見烏龜，於是走到烏龜那裏守候，若烏龜伸出任何頭頸肢體，便立刻咬下去，然後扯牠出來吃。

“比丘們，烏龜一直都不伸出任何頭頸肢體，豺唯有放下期盼，沒有得著地離去。

“比丘們，同樣地，邪惡者魔羅持續地守候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眼侵入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耳侵入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鼻侵入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舌侵入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身侵入你們，想得到機會從你們的意侵入你們。

“比丘們，因此，你們要保持守護根門，你們在眼看到色之後，不要執取形，不要執取相。你們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們要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你們在耳聽到聲……

“你們在鼻嗅到香……

“你們在舌嚐到味……

“你們在身感到觸……

“你們在意想到法之後，不要執取形，不要執取相。你們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你們要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

“比丘們，如果你們保持守護根門的話，邪惡者魔羅唯有對你們放下期盼，像那隻豺那樣沒有得著地離去。

“如龜攝身於甲中，
比丘攝意攝諸覺，
不害他人無攀緣，
不受譴責得入滅。”

二零零·樹幹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彌的恆河岸邊。

這時候，世尊看見一根大樹幹在恆河之中飄流，之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那根大樹幹在恆河之中飄流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那根大樹幹不被沖到這邊岸，不被沖到對岸，不沉到河中，不被沖到高地，不被人取去，不被非人取去，不被旋渦捲著，內在不腐化，它便會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恆河的水流是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的。”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你們不被沖到這邊岸，不被沖到對岸，不沉到河中，不被沖到高地，不被人取去，不被非人取去，不被旋渦捲著，內在不腐化，你們便會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正見是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問他：“大德，什麼是這邊岸，什麼是對岸，什麼是沉到河中，什麼是沖到高地，什麼是被人取去，什麼是被非人取去，什麼是被旋渦捲著，什麼是內在不腐化呢？”

“比丘，這邊岸是指內六處。

“比丘，對岸是指外六處。

“比丘，沉到河中是指對六處的喜貪。

“比丘，沖到高地是指我慢。

“比丘，什麼是被人取去呢？比丘，一些人時常去到在家人那裏，跟在家人一起分享喜悅、分擔哀傷；在家人快樂時他便快樂，在家人痛苦時他便痛苦；他親身參與各種在家人的工作。比丘，這就是稱為被人取去了。

“比丘，什麼是被非人取去呢？比丘，一些人修習梵行的目的是為了投生至某一種天眾之中，他們為了生天而持戒、發願、修苦行或修梵行。比丘，這就是稱為被非人取去了。

“比丘，被旋渦捲著是指五欲。

“比丘，什麼是內在不腐化呢？比丘，一些戒行不好、本性邪惡、不淨、行為墮落、不光明磊落、非沙門而自稱沙門、非梵行者而自稱梵行者、內在不腐化、充滿男女欲、沒有用處的人。比丘，這就是稱為內在不腐化了。”

這時候，牧牛人難陀站在世尊附近，他對世尊說：“大德，我要不被沖到這邊岸，不被沖到對岸，不沉到河中，不被沖到高地，不被人取去，不被非人取去，不被旋渦捲著，內在不腐化。大德，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難陀，既然這樣，你先將牛帶回給主人吧。”

“大德，牠們是自己會小牛跟大牛地回去的。”

“難陀，你還是先將牛帶回給主人吧。”

於是，難陀將牛帶回給主人，然後返回世尊那裏，對世尊說：“大德，牛已經帶回給主人了。大德，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牧牛人難陀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不久，難陀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

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難陀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二零一·樹幹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金毗羅鎮的恆河岸邊。

這時候，世尊看見一根大樹幹在恆河之中飄流，之後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那根大樹幹在恆河之中飄流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如果那根大樹幹不被沖到這邊岸，不被沖到對岸，不沉到河中，不被沖到高地，不被人取去，不被非人取去，不被旋渦捲著，內在不腐化，它便會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恆河的水流是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的。”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你們不被沖到這邊岸，不被沖到對岸，不沉到河中，不被沖到高地，不被人取去，不被非人取去，不被旋渦捲著，內在不腐化，你們便會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這是什麼原因呢？”

“比丘們，因為正見是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金毗羅尊者問他：“大德，什麼是這邊岸，什麼是對岸，什麼是沉到河中，什麼是沖到高地，什麼是被他人取去，什麼是被非人取去，什麼是被旋渦捲著，什麼是內在腐化呢？”

“金毗羅，這邊岸是指內六處。

“金毗羅，對岸是指外六處。

“金毗羅，沉到河中是指對六處的喜貪。

“金毗羅，沖到高地是指我慢。

“金毗羅，什麼是被他人取去呢？金毗羅，一些人時常去到在家人那裏，跟在家人一起分享喜悅、分擔哀傷；在家人快樂時他便快樂，在家人痛苦時他便痛苦；他親身參與各種在家人的工作。金毗羅，這就是稱為被他人取去了。

“金毗羅，什麼是被非人取去呢？金毗羅，一些人修習梵行的目的是為了投生至某一種天眾之中，他們為了生天而持戒、發願、修苦行或修梵行。金毗羅，這就是稱為被非人取去了。

“金毗羅，被旋渦捲著是指五欲。

“金毗羅，什麼是內在腐化呢？金毗羅，一些比丘犯了可通懺悔的戒。金毗羅，這就是稱為內在腐化了。”

二零二·滲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這時候，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剛剛建成了一所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於是，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剛剛建成了一所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大德，讓世尊首先使用它。世尊首先使用它，

這將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迦毗羅衛的釋迦人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前往新聚集堂。他們去到聚集堂後，鋪蓋整個聚集堂的地面，擺設坐具，放置水瓶，掛起油燈，之後前往世尊那裏。他們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說：“大德，聚集堂的地已經鋪好，坐具已經擺好，水瓶已經放好，油燈已經掛好了。如果世尊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新聚集堂。世尊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中央的柱，面向東方坐下來。比丘僧團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西面的牆，面向東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迦毗羅衛的釋迦人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東面的牆，面向西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

世尊整夜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之後著他們離去。世尊說：“喬答摩族人們，夜快過了。如果你們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他們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迦毗羅衛的釋迦人離去不久，世尊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比丘僧團沒有昏睡，為比丘講說法語吧。我背痛，需要休息伸展。”

大目犍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把大衣摺為四疊，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

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

大目犍連尊者說：“賢友們，我要對你們說‘有滲漏’和‘沒有滲漏’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是的。”

大目犍連尊者說：“賢友們，什麼是有滲漏呢？”

“賢友們，一個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便有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便有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賢友們，這樣的比丘稱為眼識別色時有滲漏的比丘，耳識別聲時有滲漏的比丘，鼻識別香時有滲漏的比丘，舌識別味時有滲漏的比丘，身識別觸時有滲漏的比丘，意識別法時有滲漏的比丘。

“賢友們，如果一個比丘持續有滲漏的話，魔羅便有機會通過他的眼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耳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鼻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舌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身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意來侵入他、掌控他。

“賢友們，就如一些乾身、屋齡老的蘆葦屋或草屋，如果有人從東方拿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南方拿

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西方拿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北方拿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上方拿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下方拿著草火炬來，他便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無論有人從哪個方向拿著草火炬來，他都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

“賢友們，同樣地，如果一個比丘持續有滲漏的話，魔羅便有機會通過他的眼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耳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鼻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舌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身來侵入他、掌控他，有機會通過他的意來侵入他、掌控他。

“賢友們，如果一個比丘持續有滲漏的話，他就是一個被色征服而不是征服色的比丘，被聲征服而不是征服聲的比丘，被香征服而不是征服香的比丘，被味征服而不是征服味的比丘，被觸征服而不是征服觸的比丘，被法征服而不是征服法的比丘。賢友們，這樣的比丘稱為被色、聲、香、味、觸、法征服的比丘，他是一個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他也被各種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所征服。

“賢友們，這就是有滲漏了。

“賢友們，什麼是沒有滲漏呢？

“賢友們，一位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不會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不會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賢友們，這樣的比丘稱為眼識別色時沒有滲漏的比丘，耳識別聲時沒有滲漏的比丘，鼻識別香時沒有滲漏的比丘，舌識別味時沒有滲漏的比丘，身識別觸時沒有滲漏的比丘，意識別法時沒有滲漏的比丘。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持續沒有滲漏的話，魔羅便沒有機會通過他的眼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耳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鼻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舌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身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意來侵入他、掌控他。

“賢友們，就正如一些塗上厚灰、濕泥的尖頂屋或尖頂堂，如果有人從東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南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西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北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上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如果有人從下方拿著草火炬來，他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燒燬那間屋；無論有人從哪個方向拿著草火炬來，他都沒有機會通過火來侵入那間屋、那間屋。

“賢友們，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持續沒有滲漏的話，魔羅便沒有機會通過

他的眼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耳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鼻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舌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身來侵入他、掌控他，沒有機會通過他的意來侵入他、掌控他。

“賢友們，如果一位比丘持續沒有滲漏的話，他就是一位征服色而不是被色征服的比丘，征服聲而不是被聲征服的比丘，征服香而不是被香征服的比丘，征服味而不是被味征服的比丘，征服觸而不是被觸征服的比丘，征服法而不是被法征服的比丘。賢友們，這樣的比丘稱為征服色、聲、香、味、觸、法的比丘，他是一位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他也征服各種惡不善法、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

“賢友們，這就是沒有滲漏了。”

這時候，世尊起來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十分好，十分好！目犍連，你能很好地為比丘講說‘有滲漏’和‘沒有滲漏’的法義！”

導師認可大目犍連尊者所說的話，比丘對大目犍連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二零三·苦法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如實知所有苦法的集起和滅除，他會認清貪欲，因而有關貪欲的貪染性向、貪愛性向、愛戀性向、熱切性向都不會潛藏於心；在他的行為與舉止之中，貪著和惡不善法的性向也不會潛藏於心。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比丘如實知所有苦法的集起和滅除’呢？

“一位比丘如實知：這是色，這是色的集起，這是色的滅除；這是受，這是受的集起，這是受的滅除；這是想，這是想的集起，這是想的滅除；這是行，這是行的集起，這是行的滅除；這是識，這是識的集起，這是識的滅除。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比丘如實知所有苦法的集起和滅除’了。

“比丘們，什麼是‘他會認清貪欲，因而有關貪欲的貪染性向、貪愛性向、愛戀性向、熱切性向都不會潛藏於心’呢？

“比丘們，就正如有個比人還深的火坑，當中堆滿燃燒著的火炭，沒有火焰、沒有煙；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被兩個強壯的人捉著雙臂，想把他拖進那個火坑，那人會掙扎逃避。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人知道，如果掉進了火坑，便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認清貪欲的比丘，會視貪欲為‘火坑喻’那樣，所以有關貪欲的貪染性向、貪愛性向、愛戀性向、熱切性向都不會潛藏於心。

“比丘們，什麼是‘在他的行為與舉止之中，貪著和惡不善法的性向也不會潛藏於心’呢？

“比丘們，就正如有一個人進入了荊棘林，他前面有荊棘、後面有荊棘、左面有荊棘、右面有荊棘、上面有荊棘、下面有荊棘，無論他往前走或返回來，都會避免荊棘刺傷自己。

“比丘們，同樣地，在世間上任何鍾愛的事物、任何使人舒暢的事物，在聖者的律之中都稱為荊棘。明白這一點之後，便應要知道什麼是沒有律儀，什麼是律儀了。

“比丘們，什麼是沒有律儀呢？

“比丘們，一個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便有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

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便有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比丘們，這就是沒有律儀了。

“比丘們，什麼是律儀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不會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不會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比丘們，這就是律儀了。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偶爾在行為與舉止之中心念迷癡，因此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即使他的念之後才生起，那時他便會立即捨棄、驅除、終止、止息那些惡不善法，他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燒了整天的鐵碟，有人把兩三滴水珠灑下去，即使緩慢地灑下去，但水珠會立即蒸發掉。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偶爾在行為與舉止之中心念迷癡，因此而生起惡不善法、受憶起的思想束縛，即使他的念之後才生起，那時他便會立即捨棄、驅除、終止、止息那些惡不善法，他不受憶起的思想束縛。

“比丘們，這就是‘在他的行為與舉止之中，貪著和惡不善法的性向也不會潛藏於心’了。

“比丘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行為與舉止，如果國王、大臣、朋友、親屬請他接受財物，並對他說：‘賢者，為什麼要穿著這些袈裟衣，為什麼要剃頭持鉢，到處遊行呢？來吧，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受用財物，修習福德吧！’比丘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行為與舉止，是沒有可能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的。

“比丘們，就正如恆河傾向東方、朝向東方、邁向東方，但有一大群人拿著鏟和籬走來，要令恆河傾向西方、朝向西方、邁向西方。比丘們，你們認為怎樣，那群人能否令恆河傾向西方、朝向西方、邁向西方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德，恆河傾向東方、朝向東方、邁向東方，不易令恆河傾向西方、朝向西方、邁向西方。那群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有這樣的行為與舉止，如果國王、大臣、朋友、親屬請他接受財物，並對他說：‘賢者，為什麼要穿著這些袈裟衣，為什麼要剃頭持鉢，到處遊行呢？來吧，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受用財物，修習福德吧！’比丘們，一位比丘有這樣的行為與舉止，是沒有可能放棄修學，返回低俗

的生活之中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的內心長期傾向遠離、朝向遠離、邁向遠離，是沒有可能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的。”

二零四·金須迦樹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第一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見清淨的比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六觸入處的集起和滅除，他就是一位見清淨的比丘。”

那位比丘對第一位比丘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二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見清淨的比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五取蘊的集起和滅除，他就是一位見清淨的比丘。”

那位比丘對第二位比丘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三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見清淨的比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四大的集起和滅除，他就是一位見清淨的比丘。”

那位比丘對第三位比丘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四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友，‘見清淨的比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他就是一位見清淨的比丘。”

那位比丘對第四位比丘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把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大德，‘見清淨的比丘’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比丘，就正如一個之前沒見過金須迦樹的人，他前往第一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那裏，然後對他說：‘賢者，金須迦樹是什麼樣的呢？’

“比丘，第一個人根據他看見金須迦樹的季節而說：‘賢者，如燒焦的樹幹那樣，金須迦樹是黑色的。’

“比丘，那人對第一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二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那裏，對他說：‘賢者，金須迦樹是什麼樣的呢？’

“比丘，第二個人根據他看見金須迦樹的季節而說：‘賢者，如一塊鮮肉那樣，金須迦樹是紅色的。’

“比丘，那人對第二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三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那裏，對他說：‘賢者，金須迦樹是什麼樣的呢？’

“比丘，第三個人根據他看見金須迦樹的季節而說：‘賢者，如合歡樹那樣，金須迦樹樹皮有裂縫，果莢會破裂。’

“比丘，那人對第三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的解釋感到不滿意，於是前往第四個見過金須迦樹的人那裏，對他說：‘賢者，金須迦樹是什麼樣的呢？’

“比丘，第四個人根據他看見金須迦樹的季節而說：‘賢者，如榕樹那樣，金須迦樹樹葉茂盛，樹蔭廣闊。’

“比丘，同樣地，那些善人都是見清淨的人，出於自身的體驗而解釋各有不同。

“比丘，就正如在邊境有一座都城，都城有堅固的地基、堅固的圍牆和六道城門，有一個智慧、聰明、能幹的守門人在那裏，他阻截陌生人入城和讓熟悉

的人入城。

“有一個從東方來的急信使對守門人說：‘賢者，這座城的城主在哪裏呢？’

“守門人說：‘大德，他坐在廣場中間。’

“於是，那個急信使將如實的消息告知城主，之後便從原路回去。

……從南方來的急信使……

……從西方來的急信使……

“有一個從北方來的急信使對守門人說：‘賢者，這座城的城主在哪裏呢？’

“守門人說：‘大德，他坐在廣場中間。’

“於是，那個急信使將如實的消息告知城主，之後便從原路回去。

“比丘，我說這個譬喻是要說明這個義理：

“比丘，都城是指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身體。

“比丘，六道城門是指內六處。

“比丘，守門人是指念。

“比丘，急信使是指止觀。

“比丘，城主是指識。

“比丘，廣場中間是指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比丘，如實的消息是指涅槃。

“比丘，原路是指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二零五·琴

“比丘們，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眼識別色時若內心生起貪著、貪欲、瞋恚、愚癡、厭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便要制約內心，心想：‘這是有恐懼、有驚險、有荊棘、有障礙的道路，這是歧途、迷途、險途，這是不善之人行踐的道路、善人不行踐的道路、不值得走的道路。’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耳識別聲……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鼻識別香……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舌識別味……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身識別觸……

“當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在意識別法時若內心生起貪著、貪欲、瞋恚、愚癡、厭惡，這時這位比丘或比丘尼便要制約內心，心想：‘這是有恐懼、有驚險、有荊棘、有障礙的道路，這是歧途、迷途、險途，這是不善之人行踐的道路、善人不行踐的道路、不值得走的道路。’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放逸的守田人看守農作物成熟的田，會讓吃農作物的牛走進田裏盡情吃農作物。

“比丘們，同樣地，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管束六觸入處，會讓自己在五欲之中盡情享樂。

“比丘們，又正如一個不放逸的守田人看守農作物成熟的田，若有吃農作物的牛想走進田裏，他會拉著牛的鼻繩，綁著牛的角，用棒杖打牠，然後趕牠走。若那頭牛第二次想走進田裏，他會第二次拉著牛的鼻繩，綁著牛的角，用棒杖打牠，然後趕牠走。若那頭牛第三次想走進田裏，他會第三次拉著牛的鼻繩，綁著牛的角，用棒杖打牠，然後趕牠走。比丘們，那頭吃農作物的牛因為

記得曾被棒杖打過，所以無論去到村落或森林，無論站立或坐下，都不敢再想走進那片田裏。

“比丘們，同樣地，如果一位比丘在六觸入處之中內心正直、善巧正直，他無論站立或坐下，內心都會安住一境，常在定中。

“比丘們，就如一個國王或大臣聽到一些之前沒有聽過的琴聲，他對一個下人說：‘賢者，這是什麼聲音呢？這些聲音這樣動聽、使人貪著、使人陶醉、使人迷戀、使人心繫。’

“下人說：‘大德，這是琴的聲音，這些聲音這樣動聽、使人貪著、使人陶醉、使人迷戀、使人心繫。’

“國王或大臣說：‘賢者，你去拿那個琴給我吧。’

“下人拿了那個琴回來，然後說：‘大德，就是這個琴了，它的聲音這樣動聽、使人貪著、使人陶醉、使人迷戀、使人心繫。’

“國王或大臣說：‘賢者，我對這個琴沒有興趣了，你去拿那些聲音給我吧。’

“下人說：‘大德，首先，琴要由多個部件、很多部件組成，以共鳴箱、琴皮、琴柄、琴品、琴弦、琴撥為條件；然後，還要有熟練的琴師為條件，才可以發聲音出來。’

“之後國王或大臣把琴斬開十份百份，將那十份百份斬成木屑，將木屑燒成灰燼，再讓大風吹散那些灰燼或把灰燼投下急流，然後說：‘這個沒有實質的琴，之前一直令大眾迷失於放逸之中！’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從各種色所涵括的範圍來檢視色，從各種受所涵括的範圍來檢視受，從各種想所涵括的範圍來檢視想，從各種行所涵括的範圍來檢視行，從各種識所涵括的範圍來檢視識，當他這樣審視時，便不會有‘我’、‘我擁有’、‘我是’這些想法。”

二零六·六隻動物

“比丘們，就如一個遍身傷患、身體潰爛的人進入荊棘林，那些刺尖會刺破他的腳、割破他的身體，以此為因緣，他會遭受更多苦惱。

“比丘們，同樣地，一些比丘去到村落或去到森林，如果聽到別人罵自己：‘尊者竟然這樣做！尊者竟然有這樣的行為！你是村落的荊棘！’

“明白到什麼是荊棘之後，便應要知道什麼是沒有律儀，什麼是律儀了。

“比丘們，什麼是沒有律儀呢？

“比丘們，一個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便有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便有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便有瞋恚。他沒有保持身念，內心低劣，不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在不同的活動領域、不同的活動範圍之中捉了六隻動物：捉了蛇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鱷魚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

鳥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狗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豺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猴子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那人綁著牠們後，再將繩互相綁在一起，然後放走牠們。比丘們，六隻動物都嚮往自己的活動領域、自己的活動範圍：蛇嚮往洞穴，牠想進入洞穴；鱷魚嚮往水，牠想進入水中；鳥嚮往天空，牠想飛上天空；狗嚮往村落，牠想進入村落；豺嚮往荒塚，牠想進入荒塚；猴子嚮往園林，牠想進入園林。比丘們，六隻動物都筋疲力盡，當中誰最有力的，便能取得主導。

“比丘們，同樣地，不勤修身念的比丘，眼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色，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色；耳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聲，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聲；鼻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香，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香；舌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味，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味；身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觸，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觸；意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法，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法。

“比丘們，這就是沒有律儀了。

“比丘們，什麼是律儀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當眼看到鍾愛的色之後不會愛著，看到不鍾愛的色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當耳聽到鍾愛的聲……

“當鼻嗅到鍾愛的香……

“當舌嚐到鍾愛的味……

“當身感到鍾愛的觸……

“當意想到鍾愛的法之後不會愛著，想到不鍾愛的法之後不會瞋恚。他保持身念，內心質素高，能如實知可徹底息滅惡不善法的心解脫和慧解脫。

“比丘們，就如一個人在不同的活動領域、不同的活動範圍之中捉了六隻動物：捉了蛇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鱷魚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鳥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狗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豺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捉了猴子之後，用粗繩將牠綁著。那人綁著牠們後，再將繩綁在堅實的木樁或堅實的柱上。比丘們，六隻動物都嚮往自己的活動領域、自己的活動範圍：蛇嚮往洞穴，牠想進入洞穴；鱷魚嚮往水，牠想進入水中；鳥嚮往天空，牠想飛上天空；狗嚮往村落，牠想進入村落；豺嚮往荒塚，牠想進入荒塚；猴子嚮往園林，牠想進入園林。比丘們，六隻動物都筋疲力盡，無論行走、坐下、躺著，都在樁柱範圍之內。

“比丘們，同樣地，勤修身念的比丘，眼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色，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色；耳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聲，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聲；鼻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香，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香；舌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味，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味；身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觸，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觸；意不會嚮往使人歡喜、鍾愛的法，不會憎厭使人不歡喜、不鍾愛的法。

“比丘們，這就是律儀了。

“比丘們，堅實的木樁或堅實的柱是身念的意思。因此，你們應這樣修學：常常繫念身——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比丘們，你們應這樣修學。”

二零七·大麥

“比丘們，就如在廣場上有多束大麥，有六個人手拿春棒走來春大麥，他們六人用春棒將那些大麥春得粉碎。這時再有第七個人手拿春棒走來春麥粉，他用春棒將那些麥粉春得更加粉碎。

“比丘們，同樣地，不聽聞法義的凡夫，眼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色春得粉碎，耳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聲春得粉碎，鼻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香春得粉碎，舌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味春得粉碎，身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觸春得粉碎，意常被使人歡喜或不歡喜的法春得粉碎。如果他再想念將來的後有，這個愚癡的人便會再被春得更加粉碎，就像被第七個人春得更加粉碎那樣。

“比丘們，從前，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大戰，那時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阿修羅大眾說：‘仁者們，天神和阿修羅大戰，如果阿修羅戰勝，天神戰敗，你們便將帝釋天·因陀羅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來阿修羅城我的跟前。’

“帝釋天·因陀羅也對三十三天的天眾說：‘仁者們，天神和阿修羅大戰，如果天神戰勝，阿修羅戰敗，你們便將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來正法堂我的跟前。’

“比丘們，在那場戰爭中天神戰勝，阿修羅戰敗，三十三天的天眾將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到正法堂帝釋天·因陀羅的跟前。

“比丘們，在那裏，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被五花大綁，他心想：‘天神如法，阿修羅不如法，現在我被押來天神的都城了。’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便看見自己的五花大綁鬆開，他得到天上的五欲、享受到天上的五欲、受用到天上的五欲。比丘們，他再心想：‘阿修羅如法，天神不如法，現在我要回去阿修羅城了。’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便看見自己被五花大綁綁著，天上的五欲也退去。

“比丘們，魔羅的繩索比起網綁毗摩質多阿修羅王的繩索更加深細。比丘們，有自我計著時便會受邪惡者魔羅網綁，沒有自我計著時才能鬆綁。

“比丘們，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自我計著。

“比丘們，自我計著如疾病，自我計著如膿瘡，自我計著如中箭。比丘們，因此，內心應要安住在沒有自我計著之中。比丘們，你們應要這樣修學。

“比丘們，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動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動搖。

“比丘們，動搖如疾病，動搖如膿瘡，動搖如中箭。比丘們，因此，內心應要安住在沒有動搖之中。比丘們，你們應要這樣修學。

“比丘們，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顫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顫抖。

“比丘們，顫抖如疾病，顫抖如膿瘡，顫抖如中箭。比丘們，因此，內心應要安住在沒有顫抖之中。比丘們，你們應要這樣修學。

“比丘們，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戲論。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戲論。

“比丘們，戲論如疾病，戲論如膿瘡，戲論如中箭。比丘們，因此，內心應要安住在沒有戲論之中。比丘們，你們應要這樣修學。

“比丘們，一個人心想：‘有所。’——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有一個我。’——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不會怎樣怎樣。’——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色。’——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色。’——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有想。’——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無想。’——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一個人心想：‘我將會成為非想非非想。’——這是一種我慢的去處。

“比丘們，我慢的去處如疾病，我慢的去處如膿瘡，我慢的去處如中箭。比丘們，因此，內心應要安住在沒有我慢的去處之中。比丘們，你們應要這樣修學。”

第十九蛇品完



相應部·三十六·受相應

一·定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就是三種受了。

“有定佛弟子，
有念有覺知，
能知各種受，
知受仗緣生。
依於八正道，
能將受滅盡，
受盡之比丘，
無欲得寂滅。”

二·樂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就是三種受了。

“樂受與苦受，
不苦不樂受，
還有內外受；
不論何種受，
俱知皆是苦，
不實壞滅法。
雖觸各種受，
於此無貪染。”

三·斷除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要斷除在樂受之中的貪著性向，應要斷除在苦受之中的厭惡性向，應要斷除在不苦不樂受之中的無明性向。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在樂受之中斷除貪著的性向，在苦受之中斷除厭惡的性向，在不苦不樂受之中斷除無明的性向，他稱為一位斷除貪著性向、有正見、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終結的比丘。

“不知感受者，
不見出離法，

當遇樂受時，
貪著性向生；

不知感受者，
不見出離法，
當遇苦受時，
厭惡性向生；

大慧聖尊說，
各種苦樂受，
若然生愛喜，
於苦不解脫。

精勤之比丘，
覺知不鬆懈，
遍知所有受，
此人是智者。

智者遍知受，
當下得無漏，
住法而命終，
其智不可量。”

四·無底深淵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說：‘大海中有個無底深淵。’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是出於無知、沒找到事實而這樣說。

“比丘們，身體的苦受可稱為‘無底深淵’。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當感觸到身體的苦受時，便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這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可稱為一個不能走出無底深淵的人，他沒有得到出離的方法。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當感觸到身體的苦受時，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搥胸號哭，不會內心迷亂。這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可稱為一個能夠走出無底深淵的人，他得到出離的方法。

“身體之苦受，
乃至能奪命，
若然不能忍，
於此而搖擺，
飲泣與哭號，
無力不堅定，
此人陷深淵，
不得出離法。

身體之苦受，
乃至能奪命，

若然能忍受，
於此不搖擺，
此人出深淵，
取得出離法。”

五·審視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應審視樂受是苦，應審視苦受如中箭，應審視不苦不樂受無常。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審視樂受是苦，審視苦受如中箭，審視不苦不樂受無常，他稱為一位有正見、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終結的比丘。

“樂受視為苦；
苦受如中箭；
不苦不樂受，
觀之為無常。
正見之比丘，
遍知此三受。

智者遍知受，
當下得無漏，
住法而命終，
其智不可量。”

六·中箭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會領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多聞法義的聖弟子也會領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和多聞法義的聖弟子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當感觸到苦受時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他會領受身和心兩方面的感受。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被射了一枝箭的人再被射第二枝箭，他領受兩枝箭的感受。同樣地，不聽聞法義的凡夫當感觸到苦受時會感到傷心，感到不幸，感到悲哀，搥胸號哭，內心迷亂。他會領受身和心兩方面的感受。

“當他感觸到苦受時便會生起厭惡，對苦受有厭惡的人內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

“當他感觸到苦受時便會對欲樂生起愛喜。這是什麼原因呢？不聽聞法義的凡夫除了用欲樂之外便不知道用其他方法從苦受之中出離。由於對欲樂有愛喜，他對樂受潛藏著貪著的性向。

“他不能如實知這些感受的集、滅、味、患、離。由於不能如實知這些感受

的集、滅、味、患、離，他對不苦不樂受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如果他領受樂受，會被那些感受束縛；如果他領受苦受，會被那些感受束縛；如果他領受不苦不樂受，會被那些感受束縛。這個不聽聞法義的凡夫稱為一個被生、老、死、憂、悲、苦、惱、哀束縛的人。我說，他是一個被苦束縛的人。

“比丘們，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當感觸到苦受時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捶胸號哭，不會內心迷亂。他只領受身一方面的感受而沒有心方面的感受。

“比丘們，就正如一個被射了一枝箭的人不再被射第二枝箭，他只領受一枝箭的感受。同樣地，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當感觸到苦受時不會感到傷心，不會感到不幸，不會感到悲哀，不會捶胸號哭，不會內心迷亂。他只領受身一方面的感受而沒有心方面的感受。

“當他感觸到苦受時不會生起厭惡，對苦受沒有厭惡的人內心不會潛藏著厭惡的性向。

“當他感觸到苦受時不會對欲樂生起愛喜。這是什麼原因呢？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知道不是用欲樂而是有其他方法從苦受之中出離。由於對欲樂沒有愛喜，他對樂受不會潛藏著貪著的性向。

“他如實知這些感受的集、滅、味、患、離。由於如實知這些感受的集、滅、味、患、離，他對不苦不樂受不會潛藏著無明的性向。

“如果他領受樂受，不會被那些感受束縛；如果他領受苦受，不會被那些感受束縛；如果他領受不苦不樂受，不會被那些感受束縛。這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稱為一個不被生、老、死、憂、悲、苦、惱、哀束縛的人。我說，他是一個不被苦束縛的人。

“比丘們，不聽聞法義的凡夫和多聞法義的聖弟子有這些分別，有這些差異，有這些不同。

“多聞之人具智慧，
苦樂之中無心受，
智者具有之善法，
此與凡夫大不同。

多聞之人知正法，
觀察此世與他世，
悅意法中心不亂，
不悅法中無厭惡。

心無戀著無抗拒，
愛厭之心全清除，
無染無憂之途徑，
智者於此得正知。”

七·病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侍病堂那裏，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比丘應在臨終時有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念的比丘呢？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念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呢？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了。

“比丘們，比丘應在臨終時有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樂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樂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身體。身體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身體所生起的樂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身體和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身體和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身體和樂受的貪著性向便會斷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苦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苦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身體。身體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身體所生起的苦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身體和苦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身體和苦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身體和苦受的厭惡性向便會斷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不苦不樂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不苦不樂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身體。身體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身體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身體和不苦不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身體和不苦不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身體和不苦不樂受的無明性向便會斷除。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知道那個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知道那個苦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知道那個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他感受那個樂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他感受那個苦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他感受那

個不苦不樂受而不受束縛。

“他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當油和燈芯耗盡而又沒有新燃料補充時，油燈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在感受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身體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八·病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侍病堂那裏，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比丘說：“比丘們，比丘應在臨終時有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念的比丘呢？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念的比丘了。

“比丘們，什麼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呢？比丘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著、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比丘們，這就是一位有覺知的比丘了。

“比丘們，比丘應在臨終時有念和覺知，這是我給你們的教法。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樂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樂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觸。觸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觸所生起的樂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觸和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觸和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觸和樂受的貪著性向便會斷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苦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苦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觸。觸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觸所生起的苦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觸和苦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觸和

苦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觸和苦受的厭惡性向便會斷除。

“比丘們，如果一位比丘有念、有覺知、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生起了不苦不樂受，他知道：‘我生起了這種不苦不樂受。這是有條件而不是沒有條件而生起的，是什麼條件呢？是觸。觸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以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觸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怎會是常恆的呢！’他對觸和不苦不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當對觸和不苦不樂受持續體察無常，持續體察衰敗，持續體察無欲，持續體察息滅，持續體察放捨的時候，對觸和不苦不樂受的無明性向便會斷除。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知道那個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知道那個苦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知道那個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的，知道自己對此沒有依附、沒有愛喜。

“如果他感受一個樂受時，他感受那個樂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苦受時，他感受那個苦受而不受束縛；如果他感受一個不苦不樂受時，他感受那個不苦不樂受而不受束縛。

“他在感受一個從觸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觸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比丘們，就正如以油和燈芯為條件，油燈便能燃點。當油和燈芯耗盡而又沒有新燃料補充時，油燈便會息滅下來。

“比丘們，同樣地，一位比丘在感受一個從觸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觸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在感受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時，知道那是一個從命方面所帶來的感受。他知道當身壞命終、壽命完結後，對它們沒有愛喜的各種感受都會平息下來。”

九·無常

“比丘們，三種受都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這三種受都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十·觸為根源

“比丘們，三種受都是以觸而生、以觸為根源、以觸為因緣、以觸為條件的。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以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樂受。當樂受的觸息滅時，以樂受的觸為緣而生的這個樂受便會息滅、平息。

“比丘們，以苦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苦受。當苦受的觸息滅時，以苦受的觸為緣而生的這個苦受便會息滅、平息。

“比丘們，以不苦不樂受的觸為條件，會生起不苦不樂受。當不苦不樂受的

觸息滅時，以不苦不樂受的觸為緣而生的這個不苦不樂受便會息滅、平息。

“比丘們，就如同用兩支木柴來摩擦能夠生熱，這樣便能取火。當木柴分開及放在地上的時候，這種熱便會息滅、平息。

“比丘們，同樣地，這三種受都是以觸而生、以觸為根源、以觸為因緣、以觸為條件的。以某種觸為條件，會生起某種受。當某種觸息滅時，某種受便會息滅。”

第一有偈品完

十一·閒靜處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世尊說，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世尊說有這三種受，但世尊也說，任何受都是苦的。世尊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任何受都是苦的呢？’”

“比丘，十分好，十分好！我說，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我說有這三種受，但我也說，任何受都是苦的。

“比丘，我是基於‘行無常’這個原因而說任何受都是苦的。

“比丘，我是基於‘行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變壞法’這個原因而說任何受都是苦的。

“比丘，我解說行的漸次息滅：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息滅；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息滅；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息滅；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息滅；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息滅；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息滅；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息滅；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息滅，瞋恚息滅，愚癡息滅。

“比丘，我解說行的漸次平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平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平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平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平息；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平息；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平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平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平息，瞋恚平息，愚癡平息。

“比丘，有六種猗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猗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猗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猗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猗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猗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猗息，瞋恚猗息，愚癡猗息。”

十二·空中之一

“比丘們，就正如空中會吹起各種不同的風：東風、南風、西風、北風，有灰塵的風、沒有灰塵的風，冷風、暖風，微風、強風。同樣地，身體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感受：多種樂受、多種苦受、多種不苦不樂受。

“猶如在空中，
常吹各種風，
東風或南風，
西風或北風；

有塵無灰塵，
冷風或暖風，
微風或強風，
吹風各不同。

此身亦如是，

常生各種受，
苦受或樂受，
不苦不樂受。

精勤之比丘，
覺知不鬆懈，
遍知所有受，
此人是智者。

智者遍知受，
當下得無漏，
住法而命終，
其智不可量。”

十三·空中之二

“比丘們，就正如空中會吹起各種不同的風：東風、南風、西風、北風，有灰塵的風、沒有灰塵的風，冷風、暖風，微風、強風。同樣地，身體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感受：多種樂受、多種苦受、多種不苦不樂受。”

十四·客堂

“比丘們，就正如一間客堂，由東方來的人會住在那裏，由南方來的人會住在那裏，由西方來的人會住在那裏，由北方來的人會住在那裏；剎帝利會住在那裏，婆羅門會住在那裏，吠舍會住在那裏，首陀羅會住在那裏。同樣地，身體會生起各種不同的感受：多種樂受、多種苦受、多種不苦不樂受；多種物質的樂受、多種物質的苦受、多種物質的不苦不樂受，多種心靈的樂受、多種心靈的苦受、多種心靈的不苦不樂受。”

十五·阿難之一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什麼是受味，什麼是受患，什麼是受離呢？”

“阿難，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阿難，這就是稱為受了。觸集帶來受集。觸滅帶來受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以受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受的味。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受的患。清除對受的愛著，捨棄對受的愛著，這就是受的離。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息滅：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息滅；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息滅；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息滅；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息滅；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息滅；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息滅；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息滅；比丘得到漏

盡的時候，貪欲息滅，瞋恚息滅，愚癡息滅。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平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平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平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平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平息；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平息；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平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平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平息，瞋恚平息，愚癡平息。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猗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猗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猗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猗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猗息；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猗息；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猗息；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猗息；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猗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猗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猗息，瞋恚猗息，愚癡猗息。”

十六·阿難之二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什麼是受味，什麼是受患，什麼是受離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阿難，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阿難，這就是稱為受了。觸集帶來受集。觸滅帶來受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以受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受的味。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受的患。清除對受的愛著，捨棄對受的愛著，這就是受的離。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息滅：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息滅；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息滅；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息滅；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息滅；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息滅；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息滅；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息滅；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息滅；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息滅，瞋恚息滅，愚癡息滅。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平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平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平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平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平息；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平息；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平息；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候，無所有處想平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平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平息，瞋恚平息，愚癡平息。

“阿難，我解說行的漸次猗息：當進入初禪的時候，語言猗息；當進入二禪的時候，覺和觀猗息；當進入三禪的時候，喜猗息；當進入四禪的時候，呼吸猗息；當進入空無邊處的時候，色想猗息；當進入識無邊處的時候，空無邊處想猗息；當進入無所有處的時候，識無邊處想猗息；當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的時

候，無所有處想猗息；當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時候，想和受猗息；比丘得到漏盡的時候，貪欲猗息，瞋恚猗息，愚癡猗息。”

十七·比丘之一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除了“阿難尊者”改作“一些比丘”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十八·比丘之二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除了“阿難尊者”改作“一些比丘”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六經相同)……

十九·五支木匠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五支的木匠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對優陀夷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五支木匠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有多少種呢？”

“木匠，世尊所說的受有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木匠，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優陀夷尊者說了這番話後，五支木匠對他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第二次對五支木匠說：“木匠，世尊所說的受不是兩種，而是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木匠，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五支木匠第二次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第三次對五支木匠說：“木匠，世尊所說的受不是兩種，而是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木匠，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五支木匠第三次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不能說服五支木匠，五支木匠也不能說服優陀夷尊者。阿難尊者聽見優陀夷尊者和五支木匠的談話，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把所有優陀夷尊者跟五支木匠的交談內容告訴世尊。

“阿難，優陀夷比丘的法義是對的，但五支木匠不接受；五支木匠的法義也是對的，但優陀夷比丘不接受。

“阿難，我曾說兩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五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十八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十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一百零八種受的法義。阿難，我是這樣來宣說法義的。

“阿難，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不認可、互不認同、互不歡喜的。他們會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

“阿難，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相認可、互相認同、互相歡喜的。他們會和合，融洽，沒有爭執；他們會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阿難，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阿難，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問：‘喬答摩沙門宣說，想受滅盡定是一種樂。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這樣說呢？’

“阿難，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話，你可以這樣答：‘賢友，世尊宣說，樂不單連接感受的快樂；世尊宣說，樂也連接各種得著的快樂。’”

二十·比丘

“比丘們，我曾說兩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五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十八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十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一百零八種受的法義。比丘們，我是這樣來宣說法義的。”

“比丘們，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不認可、互不認同、互不歡喜的。他們會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

“比丘們，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相認可、互相認同、互相歡喜的。他們會和合，融洽，沒有爭執；他們會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比丘們，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比丘們，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問：‘喬答摩沙門宣說，想受滅盡定是一種樂。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這樣說呢？’

“比丘們，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話，你可以這樣答：‘賢友，世尊宣

說，樂不單連接感受的快樂；世尊宣說，樂也連接各種得著的快樂。’”

第二間靜處品完

二十一·尸婆迦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末利耶·尸婆迦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人們各種樂、苦或不苦不樂的經歷，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喬答摩賢者對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尸婆迦，感受的生起，有由膽汁的原因所引致，有由痰的原因所引致，有由風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身體不調的原因所引致，有由天氣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行為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跌撞的原因所引致，也有由業的原因所引致。

“尸婆迦，人們親身知道，感受的生起，有由膽汁的原因所引致，有由痰的原因所引致，有由風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身體不調的原因所引致，有由天氣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行為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跌撞的原因所引致，也有由業的原因所引致。

“尸婆迦，世間常識也明白，感受的生起，有由膽汁的原因所引致，有由痰的原因所引致，有由風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身體不調的原因所引致，有由天氣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行為轉變的原因所引致，有由跌撞的原因所引致，也有由業的原因所引致。

“尸婆迦，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人們各種樂、苦或不苦不樂的經歷，全是因過往生所做而來的。’這些說話不符合人們親身所知道的，也不符合世間常識。因此我說，那些沙門婆羅門是錯誤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末利耶·尸婆迦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膽汁痰與風，
不調與天氣，
行為與跌撞，
業果為第八。”

二十二·一百零八

“比丘們，我要為你們說‘一百零八’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一百零八’的法義呢？我曾說兩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五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十八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十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一百零八種受的法義。

“比丘們，什麼是兩種受呢？身方面的受和心方面的受。這稱為兩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三種受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稱為三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五種受呢？樂根、苦根、喜根、惱根、捨根。這稱為五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六種受呢？眼觸所生的受、耳觸所生的受、鼻觸所生的受、舌觸所生的受、身觸所生的受、意觸所生的受。這稱為六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十八種受呢？六種喜的活動、六種惱的活動、六種捨的活動。這稱為十八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三十六種受呢？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喜、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喜、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惱、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惱、六種由在家生活所帶來的捨、六種由出離所帶來的捨。這稱為三十六種受。

“比丘們，什麼是一百零八種受呢？過去三十六種受、未來三十六種受、現在三十六種受。這稱為一百零八種受。比丘們，這就是‘一百零八’的法義了。”

二十三·比丘

這時候，有一位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集之道，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什麼是受味，什麼是受患，什麼是受離呢？”

“比丘，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這就是稱為受了。觸集帶來受集。渴愛是受集之道。觸滅帶來受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以受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受的味。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受的患。清除對受的愛著，捨棄對受的愛著，這就是受的離。”

二十四·覺悟之前

“比丘們，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集之道，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什麼是受味，什麼是受患，什麼是受離呢？’

“比丘們，我再這樣想：‘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受了。觸集帶來受集。渴愛是受集之道。觸滅帶來受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以受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受的味。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受的患。清除對受的愛著，捨棄對受的愛著，這就是受的離。

“比丘們，這是受，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集，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集之道，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滅，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滅之道，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味，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患，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比丘們，這是受離，我之前從沒聽過這個法義，我在這個法義之中，眼生出來了，智生出來了，慧生出來了，明生出來了，光生出來了。”

二十五·比丘

這時候，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集之道，什麼是受滅，什麼是受滅之道，什麼是受味，什麼是受患，什麼是受離呢？”

“比丘們，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受了。觸集帶來受集。渴愛是受集之道。觸滅帶來受滅。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受滅之道。以受為條件所生起的快樂與喜悅，這就是受的味。受是無常的、是苦的、是變壞法，這就是受的患。清除對受的愛著，捨棄對受的愛著，這就是受的離。”

二十六·沙門婆羅門之一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三受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三受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七·沙門婆羅門之二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不能如實知三受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如實知三受集、滅、味、患、離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八·沙門婆羅門之三

“比丘們，不知受，不知受集，不知受滅，不知受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

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不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沒有沙門的得益，沒有婆羅門的得益，不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比丘們，能知受，知受集，知受滅，知受滅之道的沙門或婆羅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沙門，我視他們為一些真正的婆羅門。這些尊者有沙門的得益，有婆羅門的得益，能在現生之中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二十九·心靈

“比丘們，有三種受。這三種受是什麼呢？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有物質的喜，有心靈的喜，有更深的心靈的喜。有物質的樂，有心靈的樂，有更深的心靈的樂。有物質的捨，有心靈的捨，有更深的心靈的捨。有物質的解脫，有心靈的解脫，有更深的心靈的解脫。

“比丘們，什麼是物質的喜呢？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而生起喜，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物質的喜了。

“比丘們，什麼是心靈的喜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心靈的喜了。

“比丘們，什麼是更深的心靈的喜呢？

“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反思內心能解脫貪欲、瞋恚、愚癡而生起喜，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更深的心靈的喜了。

“比丘們，什麼是物質的樂呢？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而生起快樂和愉悅，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物質的樂了。

“比丘們，什麼是心靈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心靈的樂了。

“比丘們，什麼是更深的心靈的樂呢？

“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反思內心能解脫貪欲、瞋恚、愚癡而生起快樂和愉悅，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更深的心靈的樂了。

“比丘們，什麼是物質的捨呢？

“比丘們，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比丘們，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而生起捨，比丘們，這就是稱為物質的捨了。

“比丘們，什麼是心靈的捨呢？

“比丘們，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比丘們，這就是稱為心靈的捨了。

“比丘們，什麼是更深的心靈的捨呢？

“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反思內心能解脫貪欲、瞋恚、愚癡而生起捨，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更深的心靈的捨了。

“比丘們，什麼是物質的解脫呢？

“比丘們，連接色界的解脫，這就是稱為物質的解脫了。

“比丘們，什麼是心靈的解脫呢？

“比丘們，連接無色界的解脫，這就是稱為心靈的解脫了。

“比丘們，什麼是更深的心靈的解脫呢？

“比丘們，一位漏盡比丘，反思內心能解脫貪欲、瞋恚、愚癡而生起解脫，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更深的心靈的解脫了。”

第三百零八法品完



相應部·三十七·女士相應

一·喜歡與不喜歡之一

“比丘們，女士具有五種事情，男士不會一心喜歡她。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沒有外貌，沒有財富，沒有戒行，懶惰，不能生育。

“比丘們，女士具有這五種事情，男士不會一心喜歡她。

“比丘們，女士具有五種事情，男士會一心喜歡她。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有外貌，有財富，有戒行，善巧和勤奮，能生育。

“比丘們，女士具有這五種事情，男士會一心喜歡她。”

二·喜歡與不喜歡之二

“比丘們，男士具有五種事情，女士不會一心喜歡他。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沒有外貌，沒有財富，沒有戒行，懶惰，不能生育。

“比丘們，男士具有這五種事情，女士不會一心喜歡他。

“比丘們，男士具有五種事情，女士會一心喜歡他。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有外貌，有財富，有戒行，善巧和勤奮，能生育。

“比丘們，男士具有這五種事情，女士會一心喜歡他。”

三·特有

“比丘們，女士特有五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這五種苦是什麼呢？”

“比丘們，女士年輕便要離開親族，嫁往丈夫的家族中。這是女士特有的第一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比丘們，再者，女士會行經。這是女士特有的第二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比丘們，再者，女士會懷胎。這是女士特有的第三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比丘們，再者，女士會產子。這是女士特有的第四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比丘們，再者，女士要奉事男士。這是女士特有的第五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比丘們，女士特有這五種苦，男士是不會經歷的。”

四·三種事情

“比丘們，女士具有三種事情，在身壞命終之後大多數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這三種事情是什麼呢？”

“比丘們，早上在家裏內心受吝嗇的污垢所污染，中午在家裏內心受嫉妒所

污染，晚上在家裏內心受貪欲所污染。

“比丘們，女士具有這三種事情，在身壞命終之後大多數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五・忿怒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許多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大德，那些女士具有什麼事情，令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

“阿那律陀，具有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忿怒、劣慧。

“阿那律陀，具有這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六・敵意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敵意、劣慧……(除了“忿怒”改作“敵意”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七・嫉妒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嫉妒、劣慧……(除了“忿怒”改作“嫉妒”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八・吝嗇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吝嗇、劣慧……(除了“忿怒”改作“吝嗇”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九・越戒而行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越戒而行、劣慧……(除了“忿怒”改作“越戒而行”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十・戒行不好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戒行不好、劣慧……(除了“忿怒”改作“戒行不好”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十一・沒有聞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沒有聞、劣慧……(除了“忿怒”改作“沒有聞”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十二・懈怠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懈怠、劣慧……(除了“忿怒”改作“懈怠”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十三・失念

……沒有信、沒有慚、沒有愧、失念、劣慧……(除了“忿怒”改作“失念”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五經相同)……

十四・五種怨對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許多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大德，那些女士具有什麼事情，令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

“阿那律陀，具有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

“阿那律陀，具有這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第一品完

十五・沒有忿怒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許多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大德，那些女士具有什麼事情，令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阿那律陀，具有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有信、有慚、有愧、沒有忿怒、有智慧。

“阿那律陀，具有這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十六・沒有敵意

……有信、有慚、有愧、沒有敵意、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沒有敵意”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十七・沒有嫉妒

……有信、有慚、有愧、沒有嫉妒、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沒有嫉妒”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十八・沒有吝嗇

……有信、有慚、有愧、沒有吝嗇、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沒有吝嗇”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十九・不越戒而行

……有信、有慚、有愧、不越戒而行、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不越戒而行”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二十・有戒行

……有信、有慚、有愧、有戒行、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有戒行”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二十一・有聞

……有信、有慚、有愧、有聞、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有聞”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二十二·精進

……有信、有慚、有愧、精進、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精進”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二十三·保持念

……有信、有慚、有愧、保持念、有智慧……(除了“沒有忿怒”改作“保持念”之外，其餘部分跟第十五經相同)……

二十四·五戒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許多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大德，那些女士具有什麼事情，令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阿那律陀，具有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阿那律陀，具有這五種事情，那些女士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第二品完

二十五·自信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這就是女士的五力了。

“比丘們，具有這五力的女士，在家裏會很有自信。”

二十六·壓服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這就是女士的五力了。

“比丘們，具有這五力的女士，在家裏能壓服丈夫。”

二十七·掌控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這就是女士的五力了。

“比丘們，具有這五力的女士，能掌控丈夫。”

二十八·一種力

“比丘們，男士具有一種力，能掌控女士。這一種力是什麼呢？

“權貴力。

“比丘們，女士的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都抵不住權貴力。”

二十九·方面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但沒有財富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不圓滿的；具有外貌力和財富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圓滿的。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財富力但沒有親族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不圓滿的；具有外貌力、財富力和親族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圓滿的。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但沒有兒子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不圓滿的；具有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和兒子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圓滿的。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但沒有戒行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不圓滿的；具有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和戒行力的女士，她在這方面是圓滿的。

“比丘們，這就是女士的五力了。”

三十·懲治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但沒有戒行力的女士，族人會懲治她，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和財富力但沒有戒行力的女士，族人會懲治她，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財富力和親族力但沒有戒行力的女士，族人會懲治她，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和兒子力但沒有戒行力的女士，族人會懲治她，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戒行力但沒有外貌力的女士，族人不會懲治她，不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戒行力但沒有財富力的女士，族人不會懲治她，不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戒行力但沒有親族力的女士，族人不會懲治她，不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具有戒行力但沒有兒子力的女士，族人不會懲治她，不會將她逐出家族。

“比丘們，這就是女士的五力了。”

三十一·原因

“比丘們，女士有五力。這五力是什麼呢？

“外貌力、財富力、親族力、兒子力、戒行力。

“比丘們，女士不是外貌力的原因，不是財富力的原因，不是親族力的原因，不是兒子力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比丘們，女士是戒行力的原因，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三十二·福報

“比丘們，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五種福報。這五種福報是什麼呢？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這是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的第一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之後，嫁往好的家族。這是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的第二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之後，夫家沒有其他妻妾。這是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的第三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夫家沒有其他妻妾之後，自己能生兒育女。這是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的第四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夫家沒有其他妻妾，自己能生兒育女之後，能掌控丈夫。這是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的第五種福報。

“比丘們，不造福的女士，不容易取得這五種福報。

“比丘們，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五種福報。這五種福報是什麼呢？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這是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的第一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之後，嫁往好的家族。這是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的第二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之後，夫家沒有其他妻妾。這是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的第三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夫家沒有其他妻妾之後，自己能生兒育女。這是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的第四種福報。

“比丘們，投生在好的家族，嫁往好的家族，夫家沒有其他妻妾，自己能生兒育女之後，能掌控丈夫。這是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的第五種福報。

“比丘們，造福的女士，容易取得這五種福報。”

三十三·自信

“比丘們，具有五種事情的女士，在家裏會很有自信。這五種事情是什麼呢？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比丘們，具有這五種事情的女士，在家裏會很有自信。”

三十四·增長

“比丘們，一位女士聖弟子有五種增長時，她的聖法便會增長；她取得心髓、取得精要。這五種增長是什麼呢？

“信增長、戒增長、聞增長、施增長、慧增長。

“比丘們，一位女士聖弟子有這五種增長時，她的聖法便會增長；她取得心髓、取得精要。

“敬信戒行得增長，
多聞布施慧亦然；
如是具戒優婆夷，
自身取得心髓義。”

第三品完



相應部·三十八·閻浮迦相應

一·涅槃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摩揭陀的那羅村。

這時候，閻浮迦遊方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涅槃，涅槃’。什麼是涅槃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涅槃。”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涅槃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涅槃的。”

“賢友，什麼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證悟涅槃！”

二·阿羅漢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阿羅漢，阿羅漢’。什麼是阿羅漢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阿羅漢。”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阿羅漢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阿羅漢的。”

“賢友，什麼是證悟阿羅漢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證悟阿羅漢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證悟阿羅漢！”

三·說法者

“舍利弗賢友，什麼是世間的說法者？什麼是世間的善入正道者？什麼是世間的善逝呢？”

“賢友，在世間說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法義，這人就是世間的說法者。

“賢友，進入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正道，這人就是世間的善入正道者。

“賢友，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這人就是世間的善逝。”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貪欲、瞋恚、愚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貪欲、瞋恚、愚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貪欲、瞋

患、愚癡！”

四·什麼得益

“舍利弗賢友，在喬答摩沙門座下修習梵行有什麼得益呢？”

“賢友，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能遍知苦。”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苦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苦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苦！”

五·自信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得自信，取得自信’。取得自信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因此成為一位取得自信的比丘。”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取得自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取得自信的。”

“賢友，什麼是取得自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取得自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取得自信！”

六·究極自信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得究極自信，取得究極自信’。取得究極自信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賢友，一位比丘由於如實知道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之後，沒有執取而得解脫，因此成為一位取得究極自信的比丘。”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取得究極自信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取得究極自信的。”

“賢友，什麼是取得究極自信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取得究極自信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取得究極自信！”

七·受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受，受’。什麼是受呢？”

“賢友，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這就是三種受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受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受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受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受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受！”

八·漏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漏，漏’。什麼是漏呢？”

“賢友，有三種漏：欲漏、有漏、無明漏。這就是三種漏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漏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漏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漏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漏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漏！”

九·無明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無明，無明’。什麼是無明呢？”

“賢友，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滅、不知苦滅之道。這就是無明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無明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無明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無明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無明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無明！”

十·愛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愛，愛’。什麼是愛呢？”

“賢友，有三種愛：欲愛、有愛、無有愛。這就是三種愛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愛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愛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愛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愛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愛！”

十一·流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流，流’。什麼是流呢？”

“賢友，有四種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這就是四種流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流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流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流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流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流！”

十二·取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取，取’。什麼是取呢？”

“賢友，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見取。這就是四種取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斷除取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取的。”

“賢友，什麼是斷除取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斷除取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斷除取！”

十三·有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有，有’。什麼是有呢？”

“賢友，有三種有：欲有、色有、無色有。這就是三種有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有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有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有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有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有！”

十四·苦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苦，苦’。什麼是苦呢？”

“賢友，有三種苦：苦苦、行苦、壞苦。這就是三種苦了。”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苦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苦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苦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苦！”

十五·自身

“舍利弗賢友，人們說‘自身，自身’。什麼是自身呢？”

“賢友，世尊說，五取蘊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是自

身。賢友，世尊說這五取蘊是自身。”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遍知自身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遍知自身的。”

“賢友，什麼是遍知自身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遍知自身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遍知自身！”

十六·不易做到

“舍利弗賢友，在這法和律之中，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在這法和律之中，出家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對於一個出家人來說，喜悅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對於一個有喜悅的人來說，什麼是不易做到的事情呢？”

“賢友，對於一個有喜悅的人來說，依法而行是不易做到的事情。”

“賢友，一位依法而行的比丘，要多久才能成為阿羅漢呢？”

“賢友，不用很久。”

閻浮迦相應完



相應部·三十九·娑曼陀迦相應

一·涅槃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跋祇郁伽支羅村的恆河岸邊。

這時候，娑曼陀迦遊方者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人們說‘涅槃，涅槃’。什麼是涅槃呢？”

“賢友，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涅槃。”

“賢友，有沒有道路、有沒有途徑能證悟涅槃呢？”

“賢友，是有道路、有途徑能證悟涅槃的。”

“賢友，什麼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呢？”

“賢友，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賢友，這就是證悟涅槃的道路和途徑。”

“賢友，這真的是吉祥的道路、吉祥的途徑！能使不放逸的人證悟涅槃！”

二·阿羅漢至十六·不易做到

……(除了“摩揭陀的那羅村”改作“跋祇郁伽支羅村的恆河岸邊”與“閻浮迦”改作“娑曼陀迦”之外，《娑曼陀迦相應》中的十六篇經文跟《閻浮迦相應》中的十六篇經文相同)……

娑曼陀迦相應完



相應部·四十·目犍連相應

一·有覺

有一次，大目犍連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比丘賢友們。”

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

大目犍連尊者說：“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初禪，初禪”。什麼是初禪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稱為初禪。’

“賢友們，於是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貪欲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初禪之中放逸！婆羅門¹，你要保持初禪，要一心在初禪之中，要止息在初禪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內心又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二·沒有覺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二禪，二禪”。什麼是二禪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稱為二禪。’

“賢友們，於是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覺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二禪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二禪，要一心在二禪之中，要止息在二禪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¹ 大目犍連尊者出身於婆羅門種姓。

三·樂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三禪，三禪”。什麼是三禪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稱為三禪。’

“賢友們，於是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喜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三禪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三禪，要一心在三禪之中，要止息在三禪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四·捨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四禪，四禪”。什麼是四禪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稱為四禪。’

“賢友們，於是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樂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四禪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四禪，要一心在四禪之中，要止息在四禪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五·空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空無邊處，空無邊處”。什麼是空無邊處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稱為空無邊處。’

“賢友們，於是我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我進入了空無邊處。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色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空無邊處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空無邊處，要一心在空無邊處之中，要止息在空無邊處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內心又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我進入了空無邊處。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六·識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識無邊處，識無邊處”。什麼是識無邊處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稱為識無邊處。’

“賢友們，於是我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我進入了識無邊處。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空無邊處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識無邊處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識無邊處，要一心在識無邊處之中，要止息在識無邊處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內心又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我進入了識無邊處。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七·無所有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無所有處，無所有處”。什麼是無所有處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稱為無所有處。’

“賢友們，於是我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我進入了無所有處。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識無邊處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無所有處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無所有處，要一心在無所有處之中，要止息在無所有處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內心又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我進入了無所有處。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

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八·非想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非想非非想處，非想非非想處”。什麼是非想非非想處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稱為非想非非想處。’

“賢友們，於是我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我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帶著無所有處的想和思維又在內心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非想非非想處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非想非非想處，要一心在非想非非想處之中，要止息在非想非非想處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我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九·無相

“賢友們，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人們說“無相心定，無相心定”。什麼是无相心定呢？’

“賢友們，那時我心想：‘一位比丘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這稱為無相心定。’

“賢友們，於是我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賢友們，當我安住在這個定境的時候，心識跟隨著相來活動。

“賢友們，世尊施展神通前往我那裏，然後對我說：‘目犍連，目犍連，不要在無相心定之中放逸！婆羅門，你要保持無相心定，要一心在無相心定之中，要止息在無相心定之中。’

“賢友們，之後我又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

“賢友們，如果問，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的弟子是哪一位呢？正確的解說就是我了。我由導師的幫助而得大無比智。”

十·帝釋

有一次，大目犍連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目犍連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三十三天出現。

(一)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對大目犍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因陀羅說：“因陀羅，皈依佛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佛，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因陀羅，皈依法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法，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因陀羅，皈依僧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僧，因此將會在

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目犍連賢者，皈依佛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佛，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目犍連賢者，皈依法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法，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目犍連賢者，皈依僧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僧，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六百個天神……(除了“五百”改作“六百”之外，其餘部分跟以上兩段經文相同。下同)……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七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千個天神……

(二)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對大目犍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因陀羅說：“因陀羅，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因陀羅，眾生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因陀羅，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因陀羅，眾生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因陀羅，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因陀羅，眾生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因陀羅，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是十分好的，你的戒要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因陀羅，眾生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目犍連賢者，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目犍連賢者，眾生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目犍連賢者，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目犍連賢者，眾生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目犍連賢者，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目犍連賢者，眾生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目犍連賢者，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是十分好的，我的戒要不破、不穿、沒

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目犍連賢者，眾生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六百個天神……(除了“五百”改作“六百”之外，其餘部分跟以上八段經文相同。下同)……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七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千個天神……

(三)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對大目犍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因陀羅說：“因陀羅，皈依佛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佛，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因陀羅，皈依法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法，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因陀羅，皈依僧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僧，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目犍連賢者，皈依佛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佛，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目犍連賢者，皈依法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法，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目犍連賢者，皈依僧是十分好的，眾生皈依僧，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六百個天神……(除了“五百”改作“六百”之外，其餘部分跟以上兩段經文相同。下同)……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七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千個天神……

(四)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對大目犍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大目犍連尊者對帝釋天·因陀羅說：“因陀羅，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因陀羅，眾生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因陀羅，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因陀羅，眾生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

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因陀羅，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你要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因陀羅，眾生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因陀羅，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是十分好的，你的戒要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因陀羅，眾生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目犍連賢者，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目犍連賢者，眾生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目犍連賢者，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目犍連賢者，眾生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目犍連賢者，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是十分好的，我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目犍連賢者，眾生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目犍連賢者，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是十分好的，我的戒要不破、不穿、沒有污垢、沒有污點、清淨、受智者稱讚、不取著、帶來定。目犍連賢者，眾生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因此將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投生在天界的時候，他們的壽元、外貌、快樂、名聲、權力、色、聲、香、味、觸這十處地方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六百個天神……(除了“五百”改作“六百”之外，其餘部分跟以上八段經文相同。下同)……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七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百個天神……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八千個天神……

十一·闍陀那

有一次，大目犍連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目犍連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三十三天出現。

這時候，闍陀那天子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除了“帝釋天·因陀羅”改作“闍陀那天子”之外，其餘內容跟整篇第十經相同)……

這時候，善夜摩天子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除了“帝釋天·因陀羅”改作“善夜摩天子”之外，其餘內容跟整篇第十經相同)……

這時候，善兜率天子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除了“帝釋天·因陀羅”改作“善兜率天子”之外，其餘內容跟整篇第十經相同)……

這時候，善化樂天子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除了“帝釋天·因陀羅”改作“善化樂天子”之外，其餘內容跟整篇第十經相同)……

這時候，自在天子和五百個天神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除了“帝釋天·因陀羅”改作“自在天子”之外，其餘內容跟整篇第十經相同)……

目犍連相應完



相應部·四十一·質多相應

一·結縛

有一次，一些長老比丘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一些長老比丘在吃過食物後聚集在圓帳篷，當中生起了這個問題：“賢友們，結縛和結法這兩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還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當中有些長老比丘這樣解說：“賢友們，結縛和結法這兩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有些長老比丘這樣解說：“賢友們，結縛和結法這兩種東西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彌伽迦處理一些事務，他聽到長老比丘解說有分歧的消息，便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們說：“大德們，聽說你們的解說有分歧，這是真的嗎？”

“居士，是的。”

“大德們，結縛和結法這兩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

“大德們，既然這樣，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大德們，就正如一頭黑牛和一頭白牛被一個牛軛套在一起，如果人們說‘是黑牛繫縛著白牛’或‘是白牛繫縛著黑牛’，這是否正確的解說呢？”

“居士，不是。居士，不是黑牛繫縛著白牛也不是白牛繫縛著黑牛，在這裏有牛軛，這裏便會有結縛。”

“大德們，同樣地，不是眼繫縛著色也不是色繫縛著眼，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不是耳繫縛著聲也不是聲繫縛著耳，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不是鼻繫縛著香也不是香繫縛著鼻，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不是舌繫縛著味也不是味繫縛著舌，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不是身繫縛著觸也不是觸繫縛著身，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不是意繫縛著法也不是法繫縛著意，而是對這兩者生起貪染，以此為條件便會有結縛。”

“居士，你有得著，你有善得！你的慧眼能夠洞見佛陀深入的法語！”

二·伊尸達多之一

有一次，一些長老比丘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們說：“大德長老們，願你們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長老比丘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質多居士知道長老比丘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長老比丘作禮，右繞長老比丘，然後離去。

夜晚過後，在上午，長老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質多居士的居所。長老比丘去到後，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質多居士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人們說‘各種不同的界，各種不同的界’。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保持沉默。

質多居士第二次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人們說‘各種不同的界，各種不同的界’。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第二次保持沉默。

質多居士第三次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人們說‘各種不同的界，各種不同的界’。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第三次保持沉默。

這時候，在僧團中年資最淺的伊尸達多尊者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讓我來解說質多居士的問題吧。”

“伊尸達多，就讓你來解說質多居士的問題吧。”

“居士，你是問‘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嗎？”

“大德，是的。”

“居士，世尊說，有各種不同的界：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居士，這就是世尊說‘各種不同的界’所包含的內容了。”

質多居士對伊尸達多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長老比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長老比丘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便起座離去。

這時候，大長老尊者對伊尸達多尊者說：“伊尸達多賢友，十分好！你解答了我不能解答的問題。伊尸達多賢友，下次再遇到這樣的問題時，就讓你來解說吧。”

三·伊尸達多之二

有一次，一些長老比丘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們說：“大德長老們，願你們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長老比丘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質多居士知道長老比丘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長老比丘作禮，右繞長老比丘，然後離去。

夜晚過後，在上午，長老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質多居士的居所。長老比丘去到後，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質多居士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世人生起‘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還有在《梵網經》之中所說的六十二種見——大德，究竟有什麼便會有這各種各樣的見，沒有什麼便會沒有這各種各樣的見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保持沉默。

質多居士第二次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世人生起‘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還有在《梵網經》之中所說的六十二種見——大德，究竟有什麼便會有這各種各樣的見，沒有什麼便會沒有這各種各樣的見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第二次保持沉默。

質多居士第三次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世人生起‘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還有在《梵網經》之中所說的六十二種見——大德，究竟有什麼便會有這各種各樣的見，沒有什麼便會沒有這各種各樣的見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大長老尊者第三次保持沉默。

這時候，在僧團中年資最淺的伊尸達多尊者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讓我來解說質多居士的問題吧。”

“伊尸達多，就讓你來解說質多居士的問題吧。”

“居士，你是問‘究竟有什麼便會有這各種各樣的見，沒有什麼便會沒有這各種各樣的見’嗎？”

“大德，是的。”

“居士，世人生起‘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還有在《梵網經》之中所說的六十二種見——居士，有了身見便會有這各種各樣的見，沒有身見便會沒有這各種各樣的見。”

“大德，什麼是身見呢？”

“居士，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他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他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他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他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居士，這就是身見了。”

“大德，什麼是沒有身見呢？”

“居士，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他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他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他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他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居士，這就是沒有身見了。”

“伊尸達多大師是從哪裏來的呢？”

“居士，我是從阿槃提來的。”

“大德，我有一位從沒見過面的出家好友在阿槃提，他名叫伊尸達多，尊者你見過他嗎？”

“居士，見過。”

“大德，那位尊者現在住在哪裏呢？”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伊尸達多尊者保持沉默。

“大德，你就是那位伊尸達多大師嗎？”

“居士，是的。”

“大德，芒果林是一個怡人的地方，願伊尸達多大師喜歡摩師山！我發心供養伊尸達多大師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

“居士的說話是善說。”

質多居士對伊尸達多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長老比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長老比丘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便起座離去。

這時候，大長老尊者對伊尸達多尊者說：“伊尸達多賢友，十分好！你解答了我不能解答的問題。伊尸達多賢友，下次再遇到這樣的問題時，就讓你來解說吧。”

於是，伊尸達多尊者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離開摩師山，以後再沒有回去。¹

四·摩訶迦

有一次，一些長老比丘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長老比丘那裏，對長老比丘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們說：“大德長老們，願你們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長老比丘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質多居士知道長老比丘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長老比丘作禮，右繞長老比丘，然後離去。

夜晚過後，在上午，長老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質多居士的牛棚。長老比丘去到後，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質多居士親手將香酥牛乳飯遞送給長老比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長老比丘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便起座離去。質多居士吩咐人分發剩餘的食物，然後在後面跟隨長老比丘。

這時候，天氣酷熱，飯後的長老比丘在行走時感到身體像頭昏搖晃那樣。在僧團中年資最淺的摩訶迦尊者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如果有涼風吹來，有雲遮陰，有少許雨就好了。”

“摩訶迦賢友，如果有涼風吹來，有雲遮陰，有少許雨就好了。”

於是，摩訶迦尊者施展神通，令到有涼風吹來，有雲遮陰，有少許雨。

這時候，質多居士心想：“在僧團中年資最淺的比丘竟然有這種神通！”

當抵達寺院之後，摩訶迦尊者對大長老尊者說：“大德大長老，神通到此為止夠了嗎？”

“摩訶迦賢友，你所作的神通到此為止夠了。摩訶迦賢友，你所作的供養到此為止夠了。”

於是，長老比丘各自前往自己的住處，摩訶迦尊者也前往自己的住處。

質多居士前往摩訶迦尊者那裏，對摩訶迦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大德，如果摩訶迦大師施展超於常人的神通給我看就好了。”

¹ 伊尸達多尊者是因為避免過度的供養與聲譽而離開摩師山的。下篇經文提到的摩訶迦尊者也一樣。

“居士，既然這樣，你將上衣鋪在走廊，然後在上面放一堆草吧。”

質多居士回答摩訶迦尊者：“是的。”於是將上衣鋪在走廊，然後在上面放一堆草。

摩訶迦尊者進入住處，鎖好門，然後施展神通，一道火焰穿過匙孔和門縫，燒掉了草堆而上衣則沒有損燬。

質多居士拍打著上衣，毛骨悚然地站在一邊。摩訶迦尊者從住處出來，然後對質多居士說：“居士，神通到此為止夠了嗎？”

“摩訶迦大德，你所作的神通到此為止夠了。摩訶迦大德，你所作的供養到此為止夠了。

“大德，芒果林是一個怡人的地方，願摩訶迦大師喜歡摩師山！我發心供養摩訶迦大師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

“居士的說話是善說。”

於是，摩訶迦尊者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離開摩師山，以後再沒有回去。

五·迦摩普之一

有一次，迦摩普尊者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迦摩普尊者那裏，對迦摩普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摩普尊者對質多居士說：“居士，有一首偈頌這樣說：

“‘白篷無瑕輪，
單輻行駛車，
前來不動搖；
斷流無束縛。’

“居士，這是簡略的說話，你應怎樣審視當中詳細的義理呢？”

“大德，這是世尊說的嗎？”

“居士，是的。”

“大德，既然這樣，你等我一會兒，讓我想一想當中的義理。”

質多居士沉默一會兒，然後對迦摩普尊者說：“大德，‘白篷’是解脫的意思。‘無瑕輪’是戒行的意思。

“大德，‘單輻’是念的意思。‘行駛’是往還的意思。‘車’是指這個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身體。

“大德，‘前來’所指的是一位阿羅漢正在前來。貪欲帶來動搖，瞋恚帶來動搖，愚癡帶來動搖；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因此漏盡比丘稱為‘不動搖’。

“大德，‘流’是渴愛的意思；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渴愛，因此漏盡比丘稱為‘斷流’。貪欲是一種束縛，瞋恚是一種束縛，愚癡是一種束縛；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因此漏盡比丘稱為‘無束縛’。

“大德，所以世尊這樣說：

“‘白篷無瑕輪，
單輻行駛車，
前來不動搖；

斷流無束縛。’

“大德，這是世尊簡略的說話，我知當中詳細的義理。”

“居士，你有得著，你有善得！你的慧眼能夠洞見佛陀深入的法語！”

六·迦摩普之二

有一次，迦摩普尊者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迦摩普尊者那裏，對迦摩普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大德，有多少種行呢？”

“居士，有三種行：身行、口行、心行。”

“大德，十分好。”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什麼是身行，什麼是口行，什麼是心行呢？”

“居士，出入息是身行，覺和觀是口行，想和受是心行。”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為什麼出入息是身行，為什麼覺和觀是口行，為什麼想和受是心行呢？”

“居士，出入息是屬於身體、依靠身體的活動，因此出入息是身行。一個人先有覺和觀，然後才說出說話，因此覺和觀是口行。想和受是屬於心、依靠心的活動，因此想和受是心行。”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怎樣得到想受滅盡定正受呢？”

“居士，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不會這樣想：‘我將會進入想受滅盡定’、‘我現在進入想受滅盡定’或‘我已進入了想受滅盡定’。在之前當他內心準備好的時候，便會進入想受滅盡定。”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首先息滅身行、口行還是心行呢？”

“居士，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首先息滅口行，然後息滅身行，然後息滅心行。”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一個死亡的人和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居士，一個死亡的人，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壽竭盡，暖退卻，根散壞。一位進入想受滅盡定的比丘，他的身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口行息滅及猗息下來，心行息滅及猗息下來；但是壽不竭盡，暖不退卻，根清淨。這就是他們的分別。”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怎樣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呢？”

“居士，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不會這樣想：‘我將會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我現在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或‘我已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在之前當他內心準備好的時候，便會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首先是生起身行、口行還是心行呢？”

“居士，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首先生起心行，然後生起身行，然後生起口行。”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

德，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會有多少觸證呢？”

“居士，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會有三種觸證：空觸證、無相觸證、無願觸證。”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內心傾向什麼，朝向什麼，邁向什麼呢？”

“居士，一位從想受滅盡定正受出定的比丘，內心傾向遠離，朝向遠離，邁向遠離。”

質多居士對迦摩普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歡悅，於是進一步問：“大德，勤修什麼法，可得想受滅盡定正受呢？”

“居士，你應在之前問的，你之後才問，但我仍會為你解說。居士，勤修止和觀兩種法，可得想受滅盡定正受。”

七·喬達多

有一次，喬達多尊者住在摩師山的芒果林。

這時候，質多居士前往喬達多尊者那裏，對喬達多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喬達多尊者對質多居士說：“居士，無量心解脫、無所有處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這四種東西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還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大德，這四種東西從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大德，哪方面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呢？”

“大德，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的內心帶著悲心……他的內心帶著喜心……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大德，這就是稱為無量心解脫了。

“大德，什麼是無所有處心解脫呢？”

“大德，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大德，這就是稱為無所有處心解脫了。

“大德，什麼是空心解脫呢？”

“大德，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修習，他這樣反思：‘我和我所都是空的。’大德，這就是稱為空心解脫了。

“大德，什麼是無相心解脫呢？”

“大德，一位比丘對所有相不作意，進入無相心定。大德，這就是稱為無相心解脫了。

“大德，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不同含義的。

“大德，哪方面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呢？”

“大德，貪欲為內心帶來限量，瞋恚為內心帶來限量，愚癡為內心帶來限量。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量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

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大德，貪欲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瞋恚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愚癡為內心帶來一些東西。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所有處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大德，貪欲為內心帶來各種相，瞋恚為內心帶來各種相，愚癡為內心帶來各種相。一位漏盡比丘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在各種無相心解脫之中，不動搖的心解脫是被譽為最高的，因為不動搖的心解脫空除了貪欲，空除了瞋恚，空除了愚癡。

“大德，這方面就是不同言辭、同一含義的。”

八·尼乾陀

這時候，尼乾陀·若提子和尼乾子大眾一起抵達摩師山。

質多居士聽到尼乾陀·若提子和尼乾子大眾一起抵達摩師山的消息，於是和一些優婆塞一起前往尼乾陀·若提子那裏，和他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尼乾陀·若提子對質多居士說：“居士，喬答摩沙門說：‘有一種沒有覺、沒有觀的定，覺和觀可以止息。’你有這種信仰嗎？”

“大德，我沒有這種信仰。”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尼乾陀·若提子環視自己的大眾，然後說：“賢者們請看，這位質多居士多麼率直，這位質多居士沒有虛妄，這位質多居士沒有虛偽！一個人要止息覺和觀，根本就像想用網來捕捉風那樣；一個人要止息覺和觀，根本就像想用自己的拳頭來阻截河水那樣！”

“大德，你認為怎樣，智慧和信仰哪樣比較優勝？”

“居士，智慧比信仰優勝。”

“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平息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二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三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四禪。大德，我有這種知，我有這種見，還用依靠‘某些沙門或婆羅門說，有一種沒有覺、沒有觀的定，覺和觀可以止息’這種信仰嗎？”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尼乾陀·若提子望著自己的大眾，然後說：“賢者們請看，這位質多居士多麼不率直，這位質多居士多麼虛妄，這位質多居士多麼虛偽！”

“大德，我聽到你兩次的說話，你剛剛說：‘這位質多居士多麼率直，這位質多居士沒有虛妄，這位質多居士沒有虛偽！’但你立即又說：‘這位質多居士多麼不率直，這位質多居士多麼虛妄，這位質多居士多麼虛偽！’大德，如果你之前所說是真的，那之後所說就一定是假的；如果你之後所說是真的，那之前所說就一定是假的。

“大德，有十種如法的質問：一個問題，一種義理，一種解說；兩個問題，兩種義理，兩種解說；三個問題，三種義理，三種解說；四個問題，四種義

理，四種解說；五個問題，五種義理，五種解說；六個問題，六種義理，六種解說；七個問題，七種義理，七種解說；八個問題，八種義理，八種解說；九個問題，九種義理，九種解說；十個問題，十種義理，十種解說。當你不知這十種如法的質問時，那便不能和尼乾子大眾一起質問我。”

因為沒有人以十種如法的質問來質問質多居士，於是質多居士起座離去。

九·裸體外道

這時候，迦葉裸體外道抵達摩師山，他在家時是質多居士的好友。

質多居士聽到迦葉裸體外道抵達摩師山的消息，於是前往迦葉裸體外道那裏，和他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迦葉大德，你出家多少年呢？”

“居士，我出家大約三十年了。”

“大德，你出家大約三十年，有沒有得到任何一些超於常人的法，有沒有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有沒有安住在觸證之中呢？”

“居士，我出家大約三十年，除了裸體、剃頭、拔髮之外，沒有得到任何一些超於常人的法，沒有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沒有安住在觸證之中。”

迦葉裸體外道說了這番話後，質多居士對他說：“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你跟隨你的法義大約三十年，竟是除了裸體、剃頭、拔髮之外，沒有得到任何一些超於常人的法，沒有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沒有安住在觸證之中！”

“居士，你成為優婆塞多少年呢？”

“大德，我成為優婆塞也是大約三十年了。”

“居士，你成為優婆塞大約三十年，有沒有得到任何一些超於常人的法，有沒有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有沒有安住在觸證之中呢？”

“大德，怎會沒有呢！我可隨自己的意欲，內心離開五欲、離開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初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平息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進入二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進入三禪。大德，我可隨自己的意欲，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進入四禪。大德，如果我比世尊先命終，毫無疑問他會這樣為我記說：‘沒有結縛使質多居士再次返回這個世間。’”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迦葉裸體外道對他說：“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你以在家白衣的身份，跟隨你的法義大約三十年，竟可得到這些超於常人的法，竟可得到聖者的知見與修證，竟可安住在觸證之中！居士，願我能在這個法和律之中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於是，質多居士帶迦葉裸體外道前往長老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說：“大德們，這位迦葉裸體外道在家時是我的好友，願長老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我發心供養他的衣服、食物、住處、醫藥用品。”

迦葉裸體外道在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迦葉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

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迦葉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十·探病

這時候，質多居士生了病，病得很重。

一些園林的天神、叢林的天神、樹上的天神、居住在藥草林的天神聚集在質多居士那裏，對質多居士說：“居士，發願在將來成為轉輪王吧。”

那些天神說了這番話後，質多居士對他們說：“那也是無常的，也是不牢固的，也是在死時應要捨棄的。”

質多居士說了這番話後，他的朋友和親屬對他說：“主人，你要保持念，不要自言自語。”

“我說了什麼？為什麼你們叫我要保持念，不要自言自語呢？”

“主人，你這樣說：‘那也是無常的，也是不牢固的，也是在死時應要捨棄的。’”

“那是因為一些天神叫我發願在將來成為轉輪王，所以我對他們說，那也是無常的，也是不牢固的，也是在死時應要捨棄的。”

“主人，為什麼那些天神會叫你發願在將來成為轉輪王呢？”

“因為他們這樣想：‘質多居士有戒行、有善法。如果他發願，他的戒行和心願會使他招感到一個如法的轉輪王的果報。’因此那些天神叫我發願在將來成為轉輪王。但我對他們說：‘那也是無常的，也是不牢固的，也是在死時應要捨棄的。’”

“主人，請你也教誡我們吧。”

“既然這樣，你們應這樣修學，你們要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你們要明白：‘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你們要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你們要明白：‘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你們要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你們要明白：‘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你們要對任何具有戒行、具有善法的人都沒有分別地向他們行踐布施法。你們應這樣修學。”

質多居士令他的朋友和親屬對佛、法、僧生起歡喜心，鼓勵他們布施，然後便命終。

質多相應完



相應部·四十二·首長相應

一·兇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兇惡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人被算作兇惡的人；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一些人被算作柔和的人呢？”

“首長，一些不斷除貪欲的人，不斷除貪欲的人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兇惡的人；一些不斷除瞋恚的人，不斷除瞋恚的人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兇惡的人；一些不斷除愚癡的人，不斷除愚癡的人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兇惡的人。

“首長，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一些人被算作兇惡的人。

“首長，一些斷除貪欲的人，斷除貪欲的人不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不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柔和的人；一些斷除瞋恚的人，斷除瞋恚的人不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不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柔和的人；一些斷除愚癡的人，斷除愚癡的人不會對他人發怒，受他人刺激時不會展示出憤怒，他可被算作一個柔和的人。

“首長，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使一些人被算作柔和的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兇惡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二·多羅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多羅普演藝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那些祖師輩的演員交談時聽過：‘一個演員在舞台上與集會中以真實或虛構的情節來逗眾人發笑、令眾人開心，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發笑天之中。’世尊對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首長，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多羅普演藝首長第二次對世尊說……

“首長，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多羅普演藝首長第三次對世尊說……

“首長，既然我說不要問這些事情你還是堅持要問，那麼我便為你解說吧。首長，演員在舞台上與集會中表演一些貪欲的情節，會為那些之前沒有清除貪欲、受貪欲束縛的眾生帶來更多貪欲；演員在舞台上與集會中表演一些瞋恚的情節，會為那些之前沒有清除瞋恚、受瞋恚束縛的眾生帶來更多瞋恚；演員在

舞台上與集會中表演一些愚癡的情節，會為那些之前沒有清除愚癡、受愚癡束縛的眾生帶來更多愚癡。

“他自己迷醉、放逸，也使他人迷醉、放逸，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一個稱為發笑地獄的地方。如果他心持這種見解：‘一個演員在舞台上與集會中以真實或虛構的情節來逗眾人發笑、令眾人開心，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發笑天之中。’這種見解是一種邪見。首長，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多羅普演藝首長痛哭流淚。

“首長，我已對你說過，不要問這些事情了。”

“大德，我不是因世尊的說話而痛哭，而是因之前長期受祖師輩演員的瞞騙、欺騙、矇騙而痛哭。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多羅普演藝首長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多羅普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多羅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三·軍人

這時候，有一個軍人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那些祖師輩的軍人交談時聽過：‘一個軍人在戰場上奮勇精進，若奮勇精進時被敵人殺害陣亡，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降伏天之中。’世尊對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首長，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軍人首長第二次對世尊說……

“首長，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軍人首長第三次對世尊說……

“首長，既然我說不要問這些事情你還是堅持要問，那麼我便為你解說吧。首長，軍人在戰場上奮勇精進，他內心常想殺害、屠殺、斬殺、摧毀眾生，常想眾生不存在，這是一種低劣、惡趣、趨向錯誤方向的心境。若奮勇精進時被敵人殺害陣亡，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一個稱為降伏地獄的地方。如果他心持這種見解：‘一個軍人在戰場上奮勇精進，若奮勇精進時被敵人殺害陣亡，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降伏天之中。’這種見解是一種邪見。首長，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軍人首長痛哭流淚。

“首長，我已對你說過，不要問這些事情了。”

“大德，我不是因世尊的說話而痛哭，而是因之前長期受祖師輩軍人的瞞騙、欺騙、矇騙而痛哭。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

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四·象兵

……(除了“軍人”改作“象兵”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三經相同)……

五·馬兵

……(除了“軍人”改作“馬兵”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三經相同)……

六·西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刀師子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在西域的婆羅門拿著水瓶、戴著花環、在水中浸浴、做火供儀式，令亡者超昇，令亡者得到指引，令亡者生天。大德，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若能這樣做，便可令所有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了。”

“首長，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首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他祈願、稱頌、合掌繞行，心想：‘願這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首長，你認為怎樣，那人會否因為有大群人為他祈願、稱頌或合掌繞行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大德，不會。”

“首長，就正如有人把一塊大石掉進深水池，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大石祈願、稱頌、合掌繞行，心想：‘大石，浮出來吧。大石，昇上來吧。大石，昇到地上吧。’首長，你認為怎樣，那塊大石會否因為有大群人為它祈願、稱頌或合掌繞行而浮出來、昇上來、昇到地上呢？”

“大德，不會。”

“首長，同樣地，任何人如果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即使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他祈願、稱頌、合掌繞行，心想：‘願這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在身壞命終之後都只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首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如果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他祈願、稱頌、合掌繞行，心想：‘願這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首長，你認為怎樣，那人會否因為有大群人為他祈願、稱頌或合掌繞行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

“大德，不會。”

“首長，就正如有人拿著酥油瓶走進深水池裏然後把它打破，瓶的碎片會下沉，酥油會上浮，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酥油祈願、稱頌、合掌繞行，

心想：‘酥油，下沉吧。酥油，沉下去吧。酥油，沉到水底去吧。’首長，你認為怎樣，那些酥油會否因為有大群人為它祈願、稱頌或合掌繞行而下沉、沉下去、沉到水底呢？”

“大德，不會。”

“首長，同樣地，任何人如果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即使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然後為他祈願、稱頌、合掌繞行，心想：‘願這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他在身壞命終之後都只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刀師子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七·說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刀師子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尊是否時常都悲憫所有眾生的呢？”

“首長，是的，如來時常都悲憫所有眾生。”

“大德，那為什麼世尊對一些人用心說法，但對一些人又不用心說法呢？”

“首長，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首長，你認為怎樣，假如農夫居士有三幅田：肥沃的田，中等的田，低劣、多沙石、鹽分高、土質差的田。首長，你認為怎樣，農夫居士欲想播種時，三幅田播種的先後次序會怎麼樣呢？”

“大德，農夫居士欲想播種時，會先播在肥沃的田，然後播在中等的田，至於低劣、多沙石、鹽分高、土質差的田則可播可不播，這是什麼原因呢？用那些種子來作飼料可能還要好。”

“首長，肥沃的田好比我的比丘、比丘尼，我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以我為島嶼、以我為庇護、以我為安身之處、以我為皈依處。

“首長，中等的田好比我的優婆塞、優婆夷，我也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以我為島嶼、以我為庇護、以我為安身之處、以我為皈依處。

“首長，低劣、多沙石、鹽分高、土質差的田好比外道的沙門、婆羅門、遊方者，我也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如果他們明白少許文句，便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首長，又假如一個人有三個水缸：沒穿、沒滲漏的水缸，沒穿、有滲漏的水缸，有穿、有滲漏的水缸。首長，你認為怎樣，那人欲想儲水時，三個水缸倒水的先後次序會怎麼樣呢？”

“大德，那人欲想儲水時，會先將水倒進沒穿、沒滲漏的水缸，然後倒進沒

穿、有滲漏的水缸，至於有穿、有滲漏的水缸則可倒可不倒，這是什麼原因呢？用那些水來洗東西可能還要好。”

“首長，沒穿、沒滲漏的水缸好比我的比丘、比丘尼，我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以我為島嶼、以我為庇護、以我為安身之處、以我為皈依處。

“首長，沒穿、有滲漏的水缸好比我的優婆塞、優婆夷，我也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們以我為島嶼、以我為庇護、以我為安身之處、以我為皈依處。

“首長，有穿、有滲漏的水缸好比外道的沙門、婆羅門、遊方者，我也會為他們宣說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這是什麼原因呢？如果他們明白少許文句，便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刀師子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八·號角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刀師子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刀師子首長說：“首長，尼乾陀·若提子是怎樣對弟子說法的呢？”

“大德，尼乾陀·若提子這樣對弟子說法：‘所有殺生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偷盜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邪淫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妄語的人都會下地獄；一個人多作某種行為，會引領至某種結果。’大德，尼乾陀·若提子是這樣對弟子說法的。”

“首長，尼乾陀·若提子說：‘一個人多作某種行為，會引領至某種結果。’若是這樣的話，將會沒有人下地獄。

“首長，你認為怎樣，一個殺生的人，在日夜之中，作出殺生的時間多還是不作殺生的時間多呢？”

“大德，一個殺生的人，在日夜之中，作出殺生的時間少，不作殺生的時間多。”

“首長，尼乾陀·若提子說：‘一個人多作某種行為，會引領至某種結果。’若是這樣的話，將會沒有人下地獄。

……偷盜……

……邪淫……

“首長，你認為怎樣，一個妄語的人，在日夜之中，作出妄語的時間多還是不作妄語的時間多呢？”

“大德，一個妄語的人，在日夜之中，作出妄語的時間少，不作妄語的時間多。”

“首長，尼乾陀·若提子說：‘一個人多作某種行為，會引領至某種結果。’若是這樣的話，將會沒有人下地獄。

“首長，一些老師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所有殺生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偷盜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邪淫的人都會下地獄，所有妄語的人都會下地獄。’他們的弟子對老師生起淨信，他這樣想：

“‘我的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所有殺生的人都會下地獄。”’那個弟子得出一種見解：我曾經殺生，因此我會下地獄。首長，如果那個弟子不捨棄這種說話，不捨棄這種心，不放捨這種見，會因此而下墮地獄之中。

“‘……偷盜……

“‘……邪淫……

“‘我的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所有妄語的人都會下地獄。”’那個弟子得出一種見解：我曾經妄語，因此我會下地獄。首長，如果那個弟子不捨棄這種說話，不捨棄這種心，不放捨這種見，會因此而下墮地獄之中。

“首長，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呵斥殺生、譴責殺生，說不殺生；呵斥偷盜、譴責偷盜，說不偷盜；呵斥邪淫、譴責邪淫，說不邪淫；呵斥妄語、譴責妄語，說不妄語。我的弟子對導師生起敬信，他這樣反思：

“‘世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呵斥殺生、譴責殺生，說不殺生。若我曾經做過任何或輕或重的殺生行為，那都是不適當、不善的，我會因此而感到懊悔；我要在將來不作這些惡業。’他這樣反思之後，便捨棄殺生，將來遠離殺生。他因此而捨棄惡業、超越惡業。

“‘……偷盜……

“‘……邪淫……

“‘世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呵斥妄語、譴責妄語，說不妄語。若我曾經做過任何或輕或重的妄語行為，那都是不適當、不善的，我會因此而感到懊悔；我要在將來不作這些惡業。’他這樣反思之後，便捨棄妄語，將來遠離妄語。他因此而捨棄惡業、超越惡業。

“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捨棄偷盜、遠離偷盜，捨棄邪淫、遠離邪淫，捨棄妄語、遠離妄語，捨棄兩舌、遠離兩舌，捨棄惡口、遠離惡口，捨棄綺語、遠離綺語，捨棄貪欲、心無貪欲，捨棄瞋恚、心無瞋恚，捨棄邪見、具有正見。

“首長，這位聖弟子清除了貪欲，清除了瞋恚，沒有迷癡，有覺知，保持念；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首長，就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同樣地，這樣勤修慈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

“……悲心……

“……喜心……

“首長，這位聖弟子清除了貪欲，清除了瞋恚，沒有迷癡，有覺知，保持念；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首長，就如一

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同樣地，這樣勤修捨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刀師子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九·族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那爛陀，之後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這時候，那爛陀饑荒、生活艱難、農作物枯萎、沒有食物。

這時候，尼乾陀·若提子和尼乾子大眾一起住在那爛陀。刀師子首長是尼乾陀·若提子的弟子，他前往尼乾陀·若提子那裏，對尼乾陀·若提子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尼乾陀·若提子對刀師子首長說：“首長，來吧，你去跟喬答摩沙門辯論吧。如果你跟他辯論的話，你的好名聲將會遠播，人們說：‘刀師子首長能跟這樣有力量、這樣偉大的喬答摩沙門辯論呢！’”

“大德，我怎樣跟這樣有力量、這樣偉大的喬答摩沙門辯論呢？”

“首長，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這樣對他說：‘大德，世尊是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說關心族人、愛護族人、悲憫族人的呢？’

“首長，如果喬答摩沙門這樣解答：‘首長，是的，如來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說關心族人、愛護族人、悲憫族人。’之後你再這樣問他：‘大德，那為什麼世尊在饑荒、生活艱難、農作物枯萎、沒有食物時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遊行說法呢？世尊在摧毀族人，世尊使族人不幸，世尊在傷害族人。’

“首長，當喬答摩沙門被問到這個兩難的問題時，一定沒有能力把它吐出來也沒有能力把它吞下去。”

刀師子首長回答尼乾陀·若提子：“大德，是的。”於是起座對尼乾陀·若提子作禮，右繞尼乾陀·若提子，然後前往世尊那裏。

刀師子首長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尊是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說關心族人、愛護族人、悲憫族人的呢？”

“首長，是的，如來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說關心族人、愛護族人、悲憫族人。”

“大德，那為什麼世尊在饑荒、生活艱難、農作物枯萎、沒有食物時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遊行說法呢？世尊在摧毀族人，世尊使族人不幸，世尊在傷害族人。”

“首長，我追憶過去九十一劫，從沒見過任何族人因布施食物的原因而帶來損毀，只見那些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族人，全都是因布施而來，因求真而來，因戒行而來。

“首長，有八種原因和條件導致族人受到傷害：或是國王導致族人受到傷害，或是盜賊導致族人受到傷害，或是火災導致族人受到傷害，或是水災導致

族人受到傷害，或是積蓄不能提取，或是事業失敗，或是族中有浪費家財、耗盡家財的人，而無常則是第八種。首長，這八種原因和條件導致族人受到傷害。

“首長，有這八種原因和條件出現才會導致族人受到傷害，若這樣說我：‘世尊在摧毀族人，世尊使族人不幸，世尊在傷害族人。’首長，如果不捨棄這種說話，不捨棄這種心，不放捨這種見，會因此而下墮地獄之中。”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刀師子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十·珠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在王宮裏的大眾聚集一起，當中生起一段說話：“沙門釋子是接受金銀錢財、許可使用金銀錢財、拿取金銀錢財的。”

珠髻首長坐在大眾之中，他對大眾說：“賢者們，不要這樣說！沙門釋子是不接受金銀錢財、不許可使用金銀錢財、不拿取金銀錢財的！沙門釋子放下金銀珠寶，離卻金銀錢財。”珠髻首長說服了那些大眾。

於是，珠髻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然後再說：“大德，當我解說這個問題時，怎樣才是正確表達世尊的解說，怎樣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首長，你這樣解說是正確的，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首長，沙門釋子是不接受金銀錢財、不許可使用金銀錢財、不拿取金銀錢財的。沙門釋子放下金銀珠寶，離卻金銀錢財。

“首長，一個人如果接受金銀錢財，他便會接受五欲；一個人如果接受五欲，你便可以肯定地視他為一個非沙門法、非釋子法的人。

“首長，我雖然說，需要草的話可以去尋求草，需要木的話可以去尋求木，需要車的話可以去尋求車，需要工人的話可以去尋求工人，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都不說，許可去尋求金銀錢財。”

十一·跋陀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利一個名叫優樓頻螺·劫波的市鎮。

這時候，跋陀羅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苦集和苦滅就好了。”

“首長，如果我為你說有關過去生的苦集和苦滅，說過去生是怎麼樣的，你或會對此生起搖擺、生起疑心。如果我為你說有關未來生的苦集和苦滅，說未來生是怎麼樣的，你或會對此生起搖擺、生起疑心。首長，既然我們都坐在當

下現生之中，我就為你說當下現生的苦集和苦滅吧。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跋陀羅首長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首長，你認為怎樣，當優樓頻螺·劫波人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時，其中有些人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大德，當優樓頻螺·劫波人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時，其中有些人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

“首長，當優樓頻螺·劫波人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時，其中有些人不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大德，當優樓頻螺·劫波人在遭受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時，其中有些人不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

“首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有些人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是什麼原因和條件，有些人不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德，那些人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原因是我對他們有愛著；那些人不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原因是我對他們沒有愛著。”

“首長，你說：‘那些人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原因是我對他們有愛著；那些人不會令我生起憂、悲、苦、惱、哀，原因是我對他們沒有愛著。’首長，你因此而見法、知法、得法、入法，法常在心中。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過去生和未來生：過去生無論任何苦，全都是以前世為根源、以前世為因緣而生起的，愛著是苦的根本；未來生無論任何苦，全都是以前世為根源、以前世為因緣而生起的，愛著是苦的根本。”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能這樣善說法義：無論任何苦，全都是以前世為根源、以前世為因緣而生起的，愛著是苦的根本。”

“大德，我有一個名叫質羅婆尸童子的兒子在外邊居住，每當我起床後都會派一個下人去了解他的情況，只要那個下人還沒回來，我都會心想：‘不要讓質羅婆尸童子有任何異樣、任何苦困！’”

“首長，你認為怎樣，如果質羅婆尸童子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大德，如果質羅婆尸童子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我整个人生都會遭到改變，我怎會不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首長，從這個道理可知：無論任何苦，全都是以前世為根源、以前世為因緣而生起的，愛著是苦的根本。”

“首長，你認為怎樣，在你從未看過、從未聽過質羅婆尸的母親時，你會對她有愛著、有愛意嗎？”

“大德，不會。”

“首長，在你看見、聽見質羅婆尸的母親後，你才會對她有愛著、有愛意嗎？”

“大德，是的。”

“首長，你認為怎樣，如果質羅婆尸的母親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會令你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大德，如果質羅婆尸的母親遭到處斬、收綁、沒收或譴責，我整个人生都會遭到改變，我怎會不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首長，從這個道理可知：無論任何苦，全都是以前世為根源、以前世為因緣而生起的，愛著是苦的根本。”

十二·羅尸耶

這時候，羅尸耶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聽人們說：‘喬答摩沙門批評所有苦行，一直都抨擊、敵視所有粗苦的苦行。’大德，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首長，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以不真實的說話來誹謗我。

(一)¹

“首長，有兩邊出家人是不應行踐的。

“一邊是追尋欲樂，這是低劣、世俗、屬於凡夫、非聖者、沒有意義的。一邊是自我虐待的苦行，這是痛苦、非聖者、沒有意義的。

“首長，如來不落入這兩邊，覺悟一條中道，這條中道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首長，如來所覺悟的中道是什麼呢？這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首長，這就是如來所覺悟的中道，這條中道可使人生出眼、生出智，可帶來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二)

“首長，世上有三種受用物欲的人。是哪三種呢？

“首長，一種是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一種是既以非法與暴力也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一種是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

“首長，在那種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之中：一些人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

“首長，在那種既以非法與暴力也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之中：一些人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

“首長，在那種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的人之中：一些人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他們受束縛、迷醉、抓著不放、看不見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一些人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他們不受束縛、不迷醉、不會抓著不放、看見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

(三·一)

“首長，那種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¹ 在巴利原文之中，這篇經文和下一篇經文都附有很多段落數目，為了令譯文暢順及使重複的經文簡潔，譯者對一些段落數目作出了取消、修改與移位。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二)

“首長，那種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這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三·三)

“首長，那種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這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三·四)

“首長，那種既以非法與暴力也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五)

“首長，那種既以非法與暴力也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兩個受人譴責的

地方。

(三·六)

“首長，那種既以非法與暴力也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以非法與暴力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七)

“首長，那種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不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不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八)

“首長，那種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的人，有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不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九)

“首長，那種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受束縛、迷醉、抓著不放、看不見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的人，有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受束縛、迷醉、抓著不放、看不見過患、沒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這是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有這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三·十)

“首長，那種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會令自己快樂、會跟人分享與作福，不受束縛、不迷醉、不會抓著不放、看見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的人，有四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四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以如法與平和的方式來追尋財物，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令自己快樂，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會跟人分享與作福，這是第三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不受束縛、不迷醉、不會抓著不放、看見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財物，這是第四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首長，那種追尋財物的人有這四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四)

“首長，世上有三種過粗苦生活的苦行人。是哪三種呢？

“首長，一些人為了取得善法、為了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¹，他們有敬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在當中：一種人作自虐苦行，不能取得善法，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一種人作自虐苦行，能夠取得善法，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一種人作自虐苦行，能夠取得善法，能夠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

(五·一)

“首長，那種作自虐苦行、不能取得善法、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的人，有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作自虐苦行，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能取得善法，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這是第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首長，那種過粗苦生活的苦行人有這三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五·二)

“首長，那種作自虐苦行、能夠取得善法、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的人，有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作自虐苦行，這是第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不能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這是第二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能夠取得善法，這是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¹ “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 (*uttarimanussadhammā alam ariyañāṇadassanavisesam*) 在經中是一個常用的短語，這個短語所指的內容對佛教的修行者來說，是涵括了各種禪定(尤其是深定)與六種無比智的。但對外道來說，因為外道也能取得深定，也能取得神通智、天耳智、他心智、宿命智、天眼智等前五種無比智，但不能取得漏盡智，所以這個短語若用在外道身上，所指的內容應是排除了“聖者的知見與修證”的部分，只有“超於常人的法”那部分的禪定與前五種無比智。

“首長，那種過粗苦生活的苦行人有這兩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這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五·三)

“首長，那種作自虐苦行、能夠取得善法、能夠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的人，有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哪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呢？

“作自虐苦行，這是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

“哪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呢？

“能夠取得善法，這是第一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能夠取得超於常人的法及聖者的知見與修證，這是第二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首長，那種過粗苦生活的苦行人有這一個受人譴責的地方，有這兩個受人讚揚的地方。

(六)

“首長，有三種清除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這三種清除是什麼呢？

“一個有貪欲的人，以貪欲的原因，會想到惱害自己，會想到惱害他人，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當他斷除了貪欲時，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這種清除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一個有瞋恚的人……

“一個有愚癡的人，以愚癡的原因，會想到惱害自己，會想到惱害他人，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當他斷除了愚癡時，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這種清除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首長，這三種清除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羅尸耶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十三·波吒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一個稱為優多羅的市鎮。

這時候，波吒釐首長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聽人們說：‘喬答摩沙門認識幻術。’大德，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首長，你的解說是正確的。這樣說就是正確表達我的解說，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說就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大德，我聽那些沙門婆羅門說：‘喬答摩沙門認識幻術，他就是一個欺騙

他人的人。’那是真的嗎？我不相信他們。”

“首長，他們說，一個認識幻術的人就是一個欺騙他人的人嗎？”

“世尊，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

“首長，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

(一)

“首長，你認為怎樣，你認識拘利的紮髮軍嗎？”

“大德，我認識拘利的紮髮軍。”

“首長，你認為怎樣，拘利紮髮軍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大德，拘利若有盜賊，便由他們來驅除；拘利若有信息，便由他們來傳遞。大德，拘利紮髮軍就是做這些工作的。”

“首長，你認為怎樣，你認識的拘利紮髮軍是具有戒行還是戒行不好的呢？”

“大德，我認識的拘利紮髮軍是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世間上有一些人是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拘利紮髮軍是其中之一。”

“首長，如果有人說：‘波吒釐首長認識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拘利紮髮軍，他就是一個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人。’這是否一個正確的解說呢？”

“大德，不是。拘利紮髮軍跟我不同，拘利紮髮軍的本性跟我不同。”

“首長，既然你可以得知：‘波吒釐首長認識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拘利紮髮軍，但他不是一個戒行不好、本性邪惡的人。’那麼你便可以得知：‘如來認識幻術，但他不是一個欺騙他人的人。’

“首長，我深知幻術；深知幻術的果報；也深知作幻術欺騙他人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首長，我深知殺生；深知殺生的果報；也深知殺生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偷盜……

“……邪淫……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貪欲……

“……瞋恚……

“首長，我深知邪見；深知邪見的果報；也深知邪見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二·一)

“首長，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所有殺生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所有偷盜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所有邪淫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所有妄語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

(二·二)

“首長，有些時候人們會見到：有人戴著花環、穿上耳環、沐了浴、塗了油、修了鬚髮、享受著男女欲，有如國王那樣。

“有一個人問：‘賢者們，那人做了什麼事，有如國王那樣呢？’

“人們答：‘賢者，那人打敗國王的敵人，取去敵人的性命，國王很高興，

於是賞賜他，因此那人戴著花環、穿上耳環、沐了浴、塗了油、修了鬚髮、享受著男女欲，有如國王那樣。’

“首長，有時人們也會見到：有人被粗繩綁著，雙手被反綁在背後，被剃光了頭；衙差作出駭人的聲音，敲打鼓鈸，押那人遊街示眾，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

“有一個人問：‘賢者們，那人做了什麼事，會被人斬首呢？’

“人們答：‘賢者，那人是國王的仇敵，他取去一個人的性命，他被國王捉到，然後遭受斬首的刑罰。’

“首長，你認為怎樣，以上兩種事情你曾經見過或聽過嗎？”

“大德，我曾經見過，曾經聽過，在將來也會見到和聽到。”

“首長，若是這樣的話，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所有殺生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那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呢？”

“大德，那是虛假的。”

“首長，說沒有實質的說話、說妄語，那是具有戒行還是戒行不好呢？”

“大德，那是戒行不好。”

“首長，戒行不好、本性邪惡，那是進入邪途還是進入正途呢？”

“大德，那是進入邪途。”

“首長，一個進入邪途的人，他是一個邪見的人還是一個正見的人呢？”

“大德，他是一個邪見的人。”

“首長，一個邪見的人，適宜對他有淨信嗎？”

“大德，不適宜。”

(二·三)

……那人打敗國王的敵人，搶去敵人的寶物，國王很高興，於是賞賜他……(除了“殺生”改作“偷盜”之外，其餘部分跟二·二段相同)……

……那人在村落或森林做盜賊，他被國王捉到，然後遭受斬首的刑罰……

(二·四)

……那人侵犯國王敵人的妻子，國王很高興，於是賞賜他……(除了“殺生”改作“邪淫”之外，其餘部分跟二·二段相同)……

……那人侵犯族中的女人，他被國王捉到，然後遭受斬首的刑罰……

(二·五)

“首長，有些時候人們會見到：有人戴著花環、穿上耳環、沐了浴、塗了油、修了鬚髮、享受著男女欲，有如國王那樣。

“有一個人問：‘賢者們，那人做了什麼事，有如國王那樣呢？’

“人們答：‘賢者，那人說妄語來取悅國王，國王很高興，於是賞賜他，因此那人戴著花環、穿上耳環、沐了浴、塗了油、修了鬚髮、享受著男女欲，有如國王那樣。’

“首長，有時人們也會見到：有人被粗繩綁著，雙手被反綁在背後，被剃光了頭；衙差作出駭人的聲音，敲打鼓鈸，押那人遊街示眾，之後推出南城門斬首。

“有一個人問：‘賢者們，那人做了什麼事，會被人斬首呢？’

“人們答：‘賢者，那人說妄語令居士或居士子受到損毀，他被國王捉到，然後遭受斬首的刑罰。’

“首長，你認為怎樣，以上兩種事情你曾經見過或聽過嗎？”

“大德，我曾經見過，曾經聽過，在將來也會見到和聽到。”

“首長，若是這樣的話，那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所有妄語的人，在現生之中都會領受到苦惱。’那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呢？”

“大德，那是虛假的。”

“首長，說沒有實質的說話、說妄語，那是具有戒行還是戒行不好呢？”

“大德，那是戒行不好。”

“首長，戒行不好、本性邪惡，那是進入邪途還是進入正途呢？”

“大德，那是進入邪途。”

“首長，一個進入邪途的人，他是一個邪見的人還是一個正見的人呢？”

“大德，他是一個邪見的人。”

“首長，一個邪見的人，適宜對他有淨信嗎？”

“大德，不適宜。”

(三)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我有一間客堂，那裏有床、有坐具、有水瓶、有油燈。當有沙門或婆羅門到來，我都會盡心盡力供養他們。大德，曾經一次有四個不同見解、不同受持、不同信願的老師到來客堂。

“一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

“一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

“一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即使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再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也沒有福的因緣，不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沒有福，不會有福報到來。’

“一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是作惡。若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有福的因緣，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有福，會有福報到來。’

“大德，這真使我搖擺，這真使我疑惑，不知道在他們之中誰說的是真理，誰說的是謊言！”

“首長，你的搖擺是應當的，你的疑惑是應當的。面對使人搖擺的事情，疑惑便會在心中生起。”

“大德，我對世尊有淨信，知道世尊有能力為我說法，使我捨棄那些疑惑法。”

(四·一)

“首長，有一種法定，如果你的內心取得這種定，便能捨棄疑惑。什麼是法定呢？

“首長，一位聖弟子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捨棄偷盜、遠離偷盜，捨棄邪淫、遠離邪淫，捨棄妄語、遠離妄語，捨棄兩舌、遠離兩舌，捨棄惡口、遠離惡口，捨棄綺語、遠離綺語，捨棄貪欲、心無貪欲，捨棄瞋恚、心無瞋恚，捨棄邪見、具有正見。

(四·二)

“首長，這位聖弟子清除了貪欲，清除了瞋恚，沒有迷癡，有覺知，保持念；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這樣反思：‘那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如果那個老師賢者的說話是真的，由於我對任何或強或弱的眾生都不傷害，所以不論在這種見解或在相反的見解之中，我都肯定會得到好的結果。任何約束身、口、意的人，都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因此而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首長，這就是法定了。如果你的內心取得這種定，便能捨棄疑惑。

(四·三)

……有布施……(除了第一個老師的見解改作第二個老師的見解之外，其餘部分跟四·二段相同)……

(四·四)

……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除了第一個老師的見解改作第三個老師的見解之外，其餘部分跟四·二段相同)……

(四·五)

“首長，這位聖弟子清除了貪欲，清除了瞋恚，沒有迷癡，有覺知，保持念；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這樣反思：‘那個老師這樣說，他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是作惡。若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有福的因緣，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有福，會有福報到來。”如果那個老師賢者的說話是真的，由於我對任何或強或弱的眾生都不傷害，所以不論在這種見解或在相反的見解之中，我都肯定會得到好的結果。任何約束身、口、意的人，都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他因此而生起歡悅；當有歡悅時，喜便會生起；當內心有喜時，身體便會猗息；當身體猗息時便會體驗樂；有樂的人，內心便會定下來。

“首長，這就是法定了。如果你的內心取得這種定，便能捨棄疑惑。

(五·一)

……悲心……(除了慈心改作悲心之外，其餘部分跟四·二至四·五段相同)……

(五·二)

……喜心……(除了慈心改作喜心之外，其餘部分跟四·二至四·五段相同)……

(五·三)

……捨心……(除了慈心改作捨心之外，其餘部分跟四·二至四·五段相同)……

(五·四)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波吒釐首長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首長相應完



相應部·四十三·無行相應

一·身念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無行和通往無行的途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無行呢？”

“比丘們，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無行。

“比丘們，什麼是通往無行的途徑呢？”

“比丘們，身念，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比丘們，我已對你們說無行和通往無行的途徑。比丘們，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比丘們，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二·止

……止和觀，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除了“身念”改作“止和觀”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一經相同。下同)……

三·覺

……有覺有觀的定、無覺少觀的定、無覺無觀的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空

……空定、無相定、無願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五·念處

……四念處，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六·正勤

……四正勤，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七·神足

……四神足，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八·根

……五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九·力

……五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覺支

……七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一·道

……八正道，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第一品完

十二·無行

(一)

“比丘們，我要對你們說無行和通往無行的途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無行呢？”

“比丘們，盡除貪欲、盡除瞋恚、盡除愚癡，這稱為無行。

“比丘們，什麼是通往無行的途徑呢？”

“比丘們，止，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比丘們，我已對你們說無行和通往無行的途徑。比丘們，任何一位導師都應該為他弟子的利益著想，都應該悲憫他的弟子；而我對你們所說的就是出於悲憫。比丘們，這裏有樹，這裏有靜室，修習禪定吧。不要放逸，不要過後因放逸而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導。”

(二)

……觀，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除了“止”改作“觀”之外，這個分段的其餘部分跟第一個分段的經文相同。下至第四十五個分段亦同)……

(三)

……有覺有觀的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

……無覺少觀的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五)

……無覺無觀的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六)

……空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七)

……無相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八)

……無願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九)

……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

……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一)

……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二)

……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三)

……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四)

……一位比丘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五)

……一位比丘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六)

……一位比丘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七)

……一位比丘修習欲定勤行神足，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八)

……一位比丘修習精進定勤行神足，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九)

……一位比丘修習心定勤行神足，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

……一位比丘修習觀定勤行神足，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一)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信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二)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三)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四)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五)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慧根，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六)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信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七)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八)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二十九)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慧力，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一)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二)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三)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四)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五)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六)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七)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八)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見，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三十九)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思維，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十)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語，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十一)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業，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十二)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命，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十三)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精進，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四十四)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念，這稱為通往無

行的途徑……

(四十五)

……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定，這稱為通往無行的途徑……

十三・終結愛喜

……身念，這稱為通往終結愛喜的途徑……(除了“無行”改作“終結愛喜”之外，這篇經文跟一至十二經相同，並將十二經合為一經。下同)……

十四・無漏

……身念，這稱為通往無漏的途徑……

十五・真諦

……身念，這稱為通往真諦的途徑……

十六・彼岸

……身念，這稱為通往彼岸的途徑……

十七・深細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深細法的途徑……

十八・難見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難見法的途徑……

十九・不老

……身念，這稱為通往不老的途徑……

二十・堅固

……身念，這稱為通往堅固的途徑……

二十一・無破滅

……身念，這稱為通往無破滅的途徑……

二十二・無展現

……身念，這稱為通往無展現的途徑……

二十三·息滅戲論

……身念，這稱為通往息滅戲論的途徑……

二十四·寂靜

……身念，這稱為通往寂靜的途徑……

二十五·甘露

……身念，這稱為通往甘露的途徑……

二十六·優勝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優勝法的途徑……

二十七·幸福

……身念，這稱為通往幸福的途徑……

二十八·安穩

……身念，這稱為通往安穩的途徑……

二十九·愛盡

……身念，這稱為通往愛盡的途徑……

三十·稀有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稀有法的途徑……

三十一·難得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難得法的途徑……

三十二·不損

……身念，這稱為通往不損的途徑……

三十三·不損法

……身念，這稱為通往不損法的途徑……

三十四・涅槃

……身念，這稱為通往涅槃的途徑……

三十五・不瞋恚

……身念，這稱為通往不瞋恚的途徑……

三十六・無欲

……身念，這稱為通往無欲的途徑……

三十七・清淨

……身念，這稱為通往清淨的途徑……

三十八・解脫

……身念，這稱為通往解脫的途徑……

三十九・不黏著

……身念，這稱為通往不黏著的途徑……

四十・島嶼

……身念，這稱為通往島嶼的途徑……

四十一・保護

……身念，這稱為通往保護的途徑……

四十二・藏身之所

……身念，這稱為通往藏身之所的途徑……

四十三・庇護

……身念，這稱為通往庇護的途徑……

四十四・歸宿

……身念，這稱為通往歸宿的途徑……

相應部·四十四·不解說相應

一·翅摩長老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翅摩比丘尼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停留在舍衛城和沙伽陀之間的杜羅衛。拘薩羅王波斯匿由沙伽陀返回舍衛城，途中在杜羅衛停留一晚。

這時候，波斯匿王對一個下人說：“來吧，你在杜羅衛找一些知名的沙門或婆羅門，好讓我今天去拜訪他。”

那個下人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他找遍整個杜羅衛也不見有可讓波斯匿王拜訪的沙門或婆羅門，之後他看見停留在杜羅衛的翅摩比丘尼。

那個下人回到波斯匿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在杜羅衛沒有可讓大王拜訪的沙門或婆羅門，但有一位名叫翅摩的比丘尼，她是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弟子，這位女士的好名聲遠播，是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多聞、善於解說、善於議論的人。請大王去拜訪她。”

於是，波斯匿王前往翅摩比丘尼那裏，對翅摩比丘尼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她說：“賢姊，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大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賢姊，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大王，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大王，你有沒有算師、會計師或計量師能夠算出有多少百、多少千、多少百千恆河沙呢？”

“賢姊，沒有。”

“大王，你有沒有算師、會計師或計量師能夠量出有多少百、多少千、多少百千斗海水呢？”

“賢姊，沒有。賢姊，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海深奧、難衡量、難看透。”

“大王，同樣地，通過色，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色。大王，如來從色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如來死後還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

的，‘如來死後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通過受……

“通過想……

“通過行……

“通過識，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識。大王，如來從識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如來死後還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波斯匿王對翅摩比丘尼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翅摩比丘尼作禮，右繞翅摩比丘尼，然後離去。

過了一段時間，波斯匿王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大王，我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大德，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跟翅摩比丘尼的對話相同)……

“通過識，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識。大王，如來從識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如來死後還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大德，有一次，我前往翅摩比丘尼那裏問這個義理，那位賢姊對我說的文句義理就正如世尊所說的那樣。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波斯匿王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二·阿那羅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阿那羅陀尊者住在世尊附近一個森林的小屋。

這時候，一些外道遊方者前往阿那羅陀尊者那裏，和阿那羅陀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那羅陀尊者說：“阿那羅陀賢友，如來是一位最高的人、究極的人，取得究極的果證，在以下四種境界之中，他宣稱的是哪一種呢：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

“賢友們，如來是一位最高的人、究極的人，取得究極的果證，他宣稱的有

異於以下四種境界：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

阿那羅陀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外道遊方者對他說：“你不是一個新出家的比丘，就是一個愚癡、不成熟的長老。”外道遊方者以“新人之說”、“愚人之說”來貶斥阿那羅陀尊者，然後起座離去。

外道遊方者離去不久，阿那羅陀尊者心想：“如果外道遊方者進一步發問，我應怎樣解說才能表達世尊的說話呢？怎樣解說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解說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於是，阿那羅陀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世尊對阿那羅陀尊者說：“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色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色，視為‘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受……

……想……

……行……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識是常還是無常的呢？”

“大德，是無常的。”

“無常的東西是樂還是苦的呢？”

“大德，是苦的。”

“你會不會把無常、苦、變壞法的識，視為‘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呢？”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因此，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對於各種受……

“對於各種想……

“對於各種行……

“對於各種識，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識，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識’、‘我是識’、‘識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阿那羅陀，一位多聞法義的聖弟子這樣觀察的話，會對色厭離、對受厭離、對想厭離、對行厭離、對識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你會視色、受、想、行、識是如來嗎？”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你會視如來在色、受、想、行、識之中嗎？”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你會視如來在色、受、想、行、識之外嗎？”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你會視如來就是色、受、想、行、識嗎？”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你認為怎樣，你會視如來沒有色、受、想、行、識嗎？”

“大德，不會。”

“阿那羅陀，由此可知，從真諦、真實的層面來看，在現生之中如來是不可得的，如果你解說四種境界——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是合適的嗎？”

“大德，是不合適的。”

“阿那羅陀，十分好，十分好！阿那羅陀，從以前到現在，我都只是宣說苦和苦的息滅。”

三·舍利弗與拘絺羅之一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拘絺羅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

“舍利弗賢友，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舍利弗賢友，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舍利弗賢友，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舍利弗賢友，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舍利弗賢友，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舍利弗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是色的去處，‘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色的去處，‘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色的去處，‘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色的去處。

“……受的去處……

“……想的去處……

“……行的去處……

“賢友，‘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是識的去處，‘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識的去處，‘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識的去處，‘如來死

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是識的去處。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四·舍利弗與拘絺羅之二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大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經文的前部分跟第三經的前部分相同)……

“舍利弗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對色、色集、色滅、色滅之道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對受……

“對想……

“對行……

“對識、識集、識滅、識滅之道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對色、色集、色滅、色滅之道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對受……

“對想……

“對行……

“對識、識集、識滅、識滅之道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五·舍利弗與拘絺羅之三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大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經文的前部分跟第三經的前部分相同)……

“舍利弗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對色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對受……

“對想……

“對行……

“對識不離貪著、不離愛欲、不離愛著、不離渴求、不離熱愛、不離渴愛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對色離貪著、離愛欲、離愛著、離渴求、離熱愛、離渴愛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

‘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對受……

“對想……

“對行……

“對識離貪著、離愛欲、離愛著、離渴求、離熱愛、離渴愛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六·舍利弗與拘絺羅之四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大拘絺羅尊者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大拘絺羅尊者那裏，和大拘絺羅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拘絺羅尊者說：

“拘絺羅賢友，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拘絺羅賢友，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拘絺羅賢友，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拘絺羅賢友，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賢友，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拘絺羅賢友，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拘絺羅賢友，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一)

“賢友，喜歡色，熱衷色，愛樂色，對色滅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喜歡受……

“喜歡想……

“喜歡行……

“喜歡識，熱衷識，愛樂識，對識滅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不喜歡色，不熱衷色，不愛樂色，對色滅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不喜歡受……

“不喜歡想……

“不喜歡行……

“不喜歡識，不熱衷識，不愛樂識，對識滅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二)

“拘絺羅賢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有的。喜歡有，熱衷有，愛樂有，對有滅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不喜歡有，不熱衷有，不愛樂有，對有滅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三)

“拘絺羅賢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有的。喜歡取，熱衷取，愛樂取，對取滅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不喜歡取，不熱衷取，不愛樂取，對取滅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四)

“拘絺羅賢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賢友，有的。喜歡愛，熱衷愛，愛樂愛，對愛滅沒有如實知見的人，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不喜歡愛，不熱衷愛，不愛樂愛，對愛滅有如實知見的人，不會生起‘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解。

“賢友，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

(五)

“拘絺羅賢友，有沒有另一些原因和條件，世尊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舍利弗賢友，為什麼你想在這裏一直問下去呢？舍利弗賢友，一位愛盡得解脫的比丘是沒有生死流轉的。”

七·目犍連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和大目犍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

“目犍連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世間是常’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世間是斷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世間是斷’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世間有邊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世間有邊’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世間沒有邊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世間沒有邊’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外道遊方者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呢？”

“目犍連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喬答摩沙門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呢？”

“婆蹉，外道遊方者視眼為‘我擁有眼’、‘我是眼’、‘眼是一個實我’，視耳為‘我擁有耳’、‘我是耳’、‘耳是一個實我’，視鼻為‘我擁有鼻’、‘我是鼻’、‘鼻是一個實我’，視舌為‘我擁有舌’、‘我是舌’、‘舌是一個實我’，視身為‘我擁有身’、‘我是身’、‘身是一個實我’，視意為‘我擁有意’、‘我是意’、‘意是一個實我’，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婆蹉，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視眼為‘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耳為‘沒有我擁有耳這回事’、‘沒有我是耳這回事’、‘沒有耳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鼻為‘沒有我擁有鼻這回事’、‘沒有我是鼻這回事’、‘沒有鼻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舌為‘沒有我擁有舌這回事’、‘沒有我是舌這回事’、‘沒有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身為‘沒有我擁有身這回事’、‘沒有我是身這回事’、‘沒有身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意為‘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

事’，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婆蹉種遊方者起座前往世尊那裏，去到後，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我不解說‘世間是常’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斷嗎？”

……(跟大目犍連尊者的對話相同)……

“婆蹉，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視眼為‘沒有我擁有眼這回事’、‘沒有我是眼這回事’、‘沒有眼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耳為‘沒有我擁有耳這回事’、‘沒有我是耳這回事’、‘沒有耳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鼻為‘沒有我擁有鼻這回事’、‘沒有我是鼻這回事’、‘沒有鼻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舌為‘沒有我擁有舌這回事’、‘沒有我是舌這回事’、‘沒有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身為‘沒有我擁有身這回事’、‘沒有我是身這回事’、‘沒有身是一個實我這回事’，視意為‘沒有我擁有意這回事’、‘沒有我是意這回事’、‘沒有意是一個實我這回事’，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喬答摩賢者，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喬答摩賢者，剛才我前往大目犍連沙門那裏問這個義理，大目犍連沙門對我說的文句義理就正如喬答摩賢者所說的那樣。”

“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喬答摩賢者，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八·婆蹉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我不解說‘世間是常’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斷嗎？”

“婆蹉，我不解說‘世間是斷’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世間有邊嗎？”

“婆蹉，我不解說‘世間有邊’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世間沒有邊嗎？”

“婆蹉，我不解說‘世間沒有邊’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嗎？”

“婆蹉，我不解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嗎？”

“婆蹉，我不解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婆蹉，我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婆蹉，我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婆蹉，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婆蹉，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外道遊方者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呢？”

“喬答摩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喬答摩賢者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呢？”

“婆蹉，外道遊方者視色為‘色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色’、‘色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色之中’，視受為‘受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受’、‘受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受之中’，視想為‘想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想’、‘想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想之中’，視行為‘行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行’、‘行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行之中’，視識為‘識在實我之外’、‘實我具有識’、‘識在實我之中’或‘實我在識之中’，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婆蹉，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婆蹉種遊方者起座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去到後，和大目犍連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大目犍連尊者說：

“目犍連賢者，世間是常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世間是常’這種義理。”

“目犍連賢者，世間是斷嗎？”

……(跟佛陀的對話相同)……

“婆蹉，如來·阿羅漢·等正覺視色為‘沒有色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色這回事’、‘沒有色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色之中這回事’，視受為‘沒有受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受這回事’、‘沒有受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受之中這回事’，視想為‘沒有想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想這回事’、‘沒有想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想之中這回事’，視行為‘沒有行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行這回事’、‘沒有行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行之中這回事’，視識為‘沒有識在實我之外這回事’、‘沒有實我具有識這回事’、‘沒有識在實我之中這回事’、‘沒有實我在識之中這回事’，因此當被問到生命的問題時，不會解說‘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目犍連賢者，真是罕見！目犍連賢者，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目犍連賢者，剛才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問這個義理，喬答摩沙門對我說的文句義理就正如目犍連賢者所說的那樣。”

“目犍連賢者，真是罕見！目犍連賢者，真是少有！在最高的句義上，導師解說的文句義理跟弟子解說的文句義理走在一起、連在一起，沒有分歧！”

九·會堂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前些日子有許多外道、沙門、婆羅門、遊方者聚集在會堂，他們在談話中說到：‘富蘭那·迦葉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為命終的弟子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他為最高、究極、取得究極果證的命終弟子記說也是：‘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

“‘末伽梨·拘舍梨……

“‘尼乾陀·若提子……

“‘散若耶·毗羅胝子……

“‘波拘陀·迦旃延……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為命終的弟子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他為最高、究極、取得究極果證的命終弟子記說也是：‘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

“‘喬答摩沙門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為命終的弟子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他為最高、究極、取得究極果證的命終弟子記說不是：‘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而是這樣

來記說：“某人截斷渴愛、解除結縛、徹底看破我慢、將苦終結。”’

“喬答摩賢者，這真使我搖擺，這真使我疑惑，不知怎樣去理解喬答摩沙門的法義！”

“婆蹉，你的搖擺是應當的，你的疑惑是應當的。面對使人搖擺的事情，疑惑便會在心中生起。

“婆蹉，我宣說，投生因為有取而來，不是無取而來。

“婆蹉，就正如火因為有燃料而來，不是沒有燃料而來。同樣地，投生因為有取而來，不是無取而來。”

“喬答摩賢者，當火焰被風吹到空中的時候，喬答摩賢者又宣說什麼是當中的燃料呢？”

“婆蹉，當火焰被風吹到空中的時候，我說，風是燃料。婆蹉，這時候，風是當中的燃料。”

“喬答摩賢者，當眾生的遺骸被丟棄但還沒投生到另一個身命的時候，喬答摩賢者又宣說什麼是當中的燃料呢？”

“婆蹉，當眾生的遺骸被丟棄但還沒投生到另一個身命的時候，我說，渴愛是燃料。婆蹉，這時候，渴愛是當中的燃料。”

十·阿難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喬答摩賢者，這是‘有我’的嗎？”

婆蹉種遊方者說了這番話後，世尊沉默不語。

“喬答摩賢者，這是‘沒有我’的嗎？”

世尊第二次沉默不語。

於是，婆蹉種遊方者起座離去。

婆蹉種遊方者離去不久，阿難尊者對世尊說：“大德，世尊為什麼不解說婆蹉種遊方者所提的問題呢？”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有我’，如果我解說‘有我’的話，我便會和那些主張常見的沙門婆羅門一起了。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沒有我’，如果我解說‘沒有我’的話，我便會和那些主張斷見沙門婆羅門一起了。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有我’，如果我解說‘有我’的話，這跟我所生起的觀智‘所有法無我’符合嗎？”

“大德，不符合。”

“阿難，婆蹉種遊方者問是否‘沒有我’，如果我解說‘沒有我’的話，迷癡的婆蹉種遊方者便會更加迷癡，心想：‘之前還有一個我的，現在這個我沒有了！’”

十一·沙毗耶

有一次，沙毗耶·迦旃延尊者住在那提迦的磚屋。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沙毗耶·迦旃延尊者那裏，和沙毗耶·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沙毗耶·迦旃延尊者

說：

“迦旃延賢者，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迦旃延賢者，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旃延賢者，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旃延賢者，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嗎？”

“婆蹉，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旃延賢者，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還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義理？

“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時，你說世尊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義理？

“迦旃延賢者，是什麼原因和條件，喬答摩沙門不解說這些義理呢？”

“婆蹉，‘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或‘非想非非想’的展現是有原因和條件的，若各種各樣的原因和條件都息滅無餘，何來展現‘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或‘非想非非想’呢！”

“迦旃延賢者，你出家多久呢？”

“婆蹉，不久，三年。”

“迦旃延賢者，一個出家三年的人都知這麼多，更不用說出家更久的人了！”

不解說相應完

